

歷史與神話

嚴靈峯譯

畢訥列夫斯基著
嚴靈峯譯

歷史唯物論入門

新生命書局

譯者序言

「資產階級在英、法奪取政權後，從那時起，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階級鬥爭都採取着越發明顯，越發可怕的形式。階級鬥爭便打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之經濟學的喪鐘」。馬克思這一段六十七年前的名言，即應用在對中國現階段歷史的說明中，還不會失丟時效的！

一九二五——二七年以後，中國資產階級進一步地攫取了政治權力，於是近年來出版物，便如車載斗量，雨後春筍；政治上各派別之爭奇鬥勝，縱橫捭闔；



兇猛的階級鬥爭，不但打響了中國「不文化的」資產階級之經濟學的喪鐘，而且打響了他們「唯心論哲學」的喪鐘。

所以，今天在中國思想界中可以出風頭的，不消說，已經不是「禮教」，「倫常」，也不是什麼「科學」，「德謨克拉西」，而是足以解決現社會矛盾之最科學的精神武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

因為，「唯物辯證法」之適應於時代的需要，容易深入於革命青年羣衆；於是所遭際的厄運也就愈覺難堪！受人的曲解、改竄、塗抹、修正，無所不至；而「一般市僧、文氓們更公然地把『唯物辯證法』當做時髦的『商標』，到處假冒，來拍賣其『機械唯物論』，以資招搖撞騙；因此，我們不得不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嘆！

無疑義的，目前叫喊「唯物辯證法」最吃力而響亮的，則不外是這些脚色：一部分會深究過東京「廣告術」的東洋學者；他們一輩子很會自吹自擂；口頭上是

『自我批評』（？）；實際上是藉『自我吹牛』使『自我不朽』；另一部分便是從莫斯科來的正宗的紅色教授，這些先生們以其生活習慣異於常人，多少總帶有史達林式的『粗暴』習氣，善於排除異己，討好主人，誇大，誑妄，造謠，中傷，誣蔑和無理謾罵。這些不可一世的自命爲傑出人物，都是今天在中國思想舞台上脂粉登場，扮演『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角色。其次，便是那些昨天還在詛咒『馬克思主義』的雜班的票友，這些所謂『轉變』（？）來的紅色『名流』，其處世待人雖比之四馬路的『野鷄』不如，但一旦穿起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蟒袍冠帶之後，的確也是『唱做雙全』會引全場叫好的，雖然是莫明其妙的跟着人們搖旗吶喊，但爲着要出賣自己的『百草膏藥』，便不得不稍微忍痛在自己的脅下打打幾下『鐵錘』一顯身手；他們活動之最可記述的成績，便是肯以朋友的資格來干涉人們家內的事！可笑又復可憐，欺騙別人同時也是欺騙自己！

因爲他們本來嗓子的不佳，所以演唱的歌曲雖較新奇，而口腔仍覺陳舊。沿

街叫賣的貨色，總不外是：布哈林的『哲學』（最近他們雖然也跟着動力之後，在社會科學戰綫上發表一篇批評布氏的文章，這不過因為布氏已經失去原來地位以後才有膽量來算算舊賬罷了，其實不久以前，布氏乃他們所擁護的唯一絕對正確政治路線的領導者，即今天他們的理論與戰略中，也還充滿着布哈林哲學思想的靈魂呢！）盧那卡爾斯基（過去的經驗一元論者）的『文化觀』，馬爾丁洛夫（過去的少數派）的『政策』，史達林的『個性』，『主觀心理學』，『形式論理學』和『民族的保守主義』。不過掛着『馬克思主義』的空招牌罷了。其毫無半點創造力自不待言，而『教條』式的背誦公式，千篇一律地抄襲『共產八股』實在有獨到的本領。其理論之零亂蕪雜，乖謬馬克思主義，而自成爲『新修正派』的首創一家，則所包含和隱伏之反動性便也有其特殊的基礎。這類足以貽害革命發展和勝利前途的反動思想體系，我們以爲凡是站在正統『唯物辯證法』立場上的革命青年，都應給與不容情的迎頭痛擊！

不久以前，譯者曾在動力雜誌上，第一次公開地向這些馬克思主義的不肖門徒和冒牌的唯物辯證論者開始宣戰；直到今天所得到的僅僅極微弱的迴聲；如在紅旗日報上的無的放矢與村媼罵街；在文化鬥爭上的斷章取義和淺薄答辯。他們一貫地祇是重提那些腐臭不堪，令人齒冷的陳詞濫調。自然，關於「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的相互關係」問題，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問題，并與此相關連的「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以及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等重要問題，都有詳盡的論列、批評和解答之必要。很可憾的！在這簡短的「序言」中，囿於篇幅，迫使我只得待諸不久的將來，在適宜的雜誌上，充分地來發表關於這類問題的意見。

然而，即就上列的幾個問題爭論中，論戰的範圍若擴大起來，實在會牽涉到全部社會科學的領域，甚至於重要的自然科學的領域；這個思想上的鬥爭，不但具有時代性，而且富於研究性，這一論爭之實際意義的重大，即在於牠與拯救馬

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和無產階級的解放以至於歷史的前途，都是脈絡貫通的。因此，若以為這種論戰祇是少數人的咬文嚼字或戲弄筆墨，便是一種莫大的錯誤！

所以，我們不但要站在最前線上向着這類反動思想進攻，并需要把這個鬥爭的消息、內容、目的和意義使廣大的革命羣衆知道與了解。近今一般革命讀者大衆對於此類論爭之少有興趣和判斷力，即在於一般人對於社會科學初步的和基本的智識之缺乏。要彌補這個缺陷，只有在廣大的革命讀者大衆中，普遍地樹立社會科學知識的基礎。這一偉大工作，固不在於專門從事介紹大量精深博大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所能奏效，（至於漫無系統，濫汗充數的一般投機著述更不足論！）同時還需要淺顯易懂，有條理，有系統和具正確唯物辯證法立場的讀物，始能擔負這個使命的！

畢諲列夫斯基這本小冊子，可說是蘇維埃制度下一個理論上的產物；而又適

合於中國目前一般研究社會科學青年新智識水平線的課本。本書畢氏係依其多年教授經驗，照原來高級學校教學的講義，重行編製的。不但體裁妥善，而且以最簡略的和淺顯的實際例子，提綱攝領地來敘述各別哲學學派的觀點，批評反動的思想，闡明辯證法唯物論的基本概念與範疇。不僅以最經濟的方法引證馬克思、恩格爾斯、蒲列哈洛夫、列甯等等之精粹的哲學著作，且對於許多革命實際問題也有扼要明瞭的說明——尤其是在最後一章中，提出許多歷史上新的問題，如『軍事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蘇維埃國家』等等與哲學相聯繫起來加以檢討，這類實際問題與哲學關係的議論，不但中國革命青年讀者有一讀的價值，而且有更深刻的研究、討論和認識的必要。

總之，這本書在大體上可算是一本很合時宜的一般青年讀者需要之唯物史觀『入門』書；所以，特為介紹出來，以貢獻於革命的青年朋友。

本書原名為『歷史的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譯者因其與坊間出

譯者序言

天

版的同類書籍的名字諸多雷同，故依原書的內容和結構改稱爲：『歷史唯物論入門』，以便讀者；并在此附帶聲明。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靈峯於上海。

歷史唯物論入門目錄

譯者序言

第一編 辯證法的唯物論……………一

第一章 辯證法唯物論之一般的說明……………三

第一節 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三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哲學之認識論……………一七

第三節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即辯證法的唯物論……………三〇

第二章 辯證法唯物論之特殊的說明……………四三

第四節 變化的範疇……………四三

第五節	發展的範疇	九一
第六節	理論是發展的因素	一〇四

第二編 社會科學中之辯證法的唯物論或

歷史的唯物論	一一一
--------	-----

第三章 唯物史觀	一一二
----------	-----

第七節 唯物史觀	一一三
----------	-----

第八節 人類和動物的區別	一二三
--------------	-----

第九節 何謂社會和社會關係	一二八
---------------	-----

第四章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一三五
--------------	-----

A 歷史的略述	一三五
---------	-----

第十節	原始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	一三五
第十一節	奴隸所有者的經濟	一四七
第十二節	封建農奴制的經濟，中世紀社會，農奴制度	一五三
第十三節	資本主義發展之一般的情狀，俄國的實例	一六六
B	理論上的綜述	一七六
第十四節	何謂生產力	一七七
第十五節	何謂社會的經濟結構	一八二
第五章	論階級鬥爭和階級	一九一
第十六篇	論階級鬥爭的原因	一九一
第十七節	論職業及其與階級的差別	一九四
第十八節	何謂階級	一九六

第十九節 階級之再分裂……………二〇四

第二十節 政黨及其意義，蘇聯共產黨（多數派）的實例……………二一三

第二十一節 論領袖及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二二二

第六章 整個社會發展的辯證法……………二三一

第二十二節 一般的敘述……………二三一

第二十三節 依生產力發展的問題對幾個觀點的批評……………二三二

a. 在生產力發展中知識的意義

b. 地理環境的意義

c. 人口增加和生產力的發展

d. 生存競爭和生產力的發展

e. 需要和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十四節 基底的矛盾和生產力的發展……………二四六

第二十五節 何謂上層建築物……………二五〇

第二十六節 論上層建築物對基底發展的影響……………二五四

第二十七節 論社會內部的革命……………二五九

革命的諸原因

革命的段落和局面

第二十八節 社會構造和發展的圖解……………二六八

圖解一 社會的構造

圖解二 社會的發展

第二編 歷史唯物論的考證即社會現象研

究的方法……………二七一

第七章 歷史唯物論對於觀念形態研究的應用……………二七三

目錄

五

第二十九節	何謂觀念形態	二七三
第三十節	觀念形態對於社會關係之依賴性	二七八
第三十一節	論資產階級之唯物論的世界觀	二八二
第三十二節	論無產階級之唯物論的世界觀	二九四
第三十三節	論宗教的觀念形態	三〇〇
第三十四節	唯心論是宗教的親兄弟	三一七
第三十五節	近代小資產階級——級孟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 觀念形態	三二五
第三十六節	結論	三三一

第八章 歷史唯物論對於蘇維埃制度研究的應

用……………三三五

第三十七節	蘇維埃制度的基點·····	三三五
第三十八節	「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他的歷史必然性，錯誤·····	三四二
第三十九節	「新經濟政策」時期·····	三四八
第四十節	論蘇維埃國家·····	三五九

第一編

辯證法的唯物論

第一章 辯證法唯物論之一般的說明

第一節 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蘇聯經濟之急速的增進，便引起了我們文化戰線上之顯著的活躍。廣大的勞動羣衆，很渴望向着光明和知識方面去盡力；而他們的先進一部分人便開始要求非常嚴正的科學書籍。

沒有將他的世界觀普遍起來，什麼教育或自修都是不可能的。後者類似於有

威權的倡導者，足以啓示科學思想運動之困難和彎曲的道路。因此，擁護正確和可靠的世界觀之爭鬥，便是在一般教育系統中極端重要的問題。

需要與否指出，唯一正確，真實和最後可靠的世界觀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呢？現社會之最先進和最革命階級的觀念形態即是無產階級的觀念形態，尤其是在我們蘇維埃條件之下馬克思主義在我們文化創造之一切領域內應成爲支配的觀念形態。這并非簡單地因爲在蘇聯無產階級是一種領導勢力，將自己的世界觀來拘束其他階級的民衆，不是的，在我們這裏馬克思主義應成爲支配的觀念形態，因爲牠在實踐上證明了在其他觀念形態面前有自己的優越地位；因爲牠是我們境內社會主義建設之主要的精神武器。

正統派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之基點的宣傳，同時也是很爲難和艱苦的任務。這箇困難在我們今日由於西歐無產階級革命之滯延條件，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和小資產階級的渾噩便造成一種狀況，使馬克思主義某些地方發生窒塞，而加倍了

的。隨處都發現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并把馬克思主義自身加以曲解。

階級的敵人既非睡覺，那末，他便可進行公開憤激的戰爭來反抗馬克思主義（公開唯心論之各種各式的僧侶）；既造出了他的擁護者，那便開始進行這樣的修正和更改，那些修改不可避免地會走到以某種機會主義的理論來代替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派應當給與所有這些理論以破壞的反攻。使順利地推出自己馬克思主義的武器來。

很明顯地，馬克思主義係從幾個組成部分所併合起來的：辯證法的唯物論，歷史的唯物論，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牠的基本部分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或唯物論的辯證法。後者類似於以太（Ether）貫通於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所有其餘部分之內的。

這裏便發生一個問題，到底辯證法的唯物論是什麼呢？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好幾種。有人以爲辯證法的唯物論與一切哲學漠不相關

的，牠特別是個方法，并非什麼特殊的科學。另外的人便有別種的想法，他們把辯證法的唯物論稱爲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并以爲這種哲學是與方法一起的。

初看來好像我們只着重於研究室的學者之空洞的舌戰，早就失去了與生活的實際相聯繫。但是，祇要進一步去考察這個爭論，并且馬上便會明白，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可說誰個若奮勇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按其實實看來會走到肅清辯證法的唯物論的路線上去，并且也會肅清哲學和方法。爲擁護以科學代替哲學的各種各式的戰鬥員，他們在客觀上便留下一種尙在有產階級世界觀所培育的那種科學主張。近代科學在整個看來（假使我們舉全世界範圍來說）還是由於有產階級學者的力量所鑽鑿或推動前進的。

我們試照問題的實質來考究一下。稱辯證法的唯物論爲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到底是正確或不正確呢？是否哲學的概念本身就已類似於、宗教、落後的象徵和隱昧的魔鬼呢？爲要對於所提出的問題加以正確的答覆，就必要在哲學史中周覽一

「，并考察哲學所已研究的是什麼問題以及在現時從哲學中所留下的還有什麼。在哲學發祥地繁盛的時代中之希臘哲學家，對於解決關於宇宙間一切事物的起源及牠的本質之問題，都曾費過苦心的。在希臘崩潰時代哲學思想便進到了主觀探究的道路上去，吟味靈魂問題比之外部客觀世界問題的興趣還多。

中世紀的哲學思想，對於物質或精神之爲元始的問題有過精密的探究。照本質上看來，這是革命的提出根本上哲學問題，磨削自己的鋒芒傾向於反抗宗教。哲學思想整個更進一步的發展，便是在唯物論與唯心論以及牠之親屬的流派鬥爭的標誌之下進行的。這些鬥爭之整個宏大的意義，十分明顯地便是爲這個事實描了輪廓，即把唯物論之澈底的發展引到無階級之革命旗幟的辯證法唯物論方面來。在綿亘千餘年中曾發生和消滅了幾百個的哲學體系。不管其本身的駁雜和異見他們整個都旋轉於一個存在和思維的一般問題的周圍，彼此互相區別或各別的提出上述的問題或各別的把這些問題解決。

試問，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否提出關於存在與思維之一般的問題呢？當然要提出的。辯證法唯物論的基本界說可概括說：存在決定思維。假使這裏還提到關於統一性，因果律，數量質量的過渡，規律性和發展諸問題，那末，我們便得到一般的心念，即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應從什麼着手研究。誰個否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那便應澈底地否認只關於所說過的那些馬克思主義之一切基本範疇到底。

下全部決心指出了辯證法的唯物論之哲學特性，也不當忘記牠與通常哲學，剝削者階級的觀念形態之根本的差別。哲學與哲學是參差不齊的！馬克思以前的哲學之根本的缺陷，就在於牠想把自己完全脫離科學并有自身研究的方法。從這裏便發生了這樣的現象，即當着哲學家在完全唱同一調子中高談哲理，便忽視了科學的成功，而後者却在自己的道路上發展，一步步地在哲學中借用了牠的方法論上的界說。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在根本上就打破哲學和科學之間所存在的裂縫。牠的一切

實踐意義盡在於牠是研究的方法，沒有那種方法便不能夠有真正的科學。所以，自己要解釋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或辯證法唯物論對於各獨立科學關係的問題，這就是說，要理解方法與科學之間有怎樣的相互關係。

何謂方法呢？在研究中牠的作用怎樣？把幾個例子解說了，對於所提出的諸問題便可極容易答覆。公認地，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之下可將小資產階級自己觀念形態，自己情感和情緒之極端不固定性判別出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學者，在說明這類現象時便成爲銀樣臘鎗頭，縱然他們會指摘這類現象（屢屢是相反的指摘）。在較好的情形之下，這類學者會提出關於人們一定集團的種種心理的理論，并且也僅僅這樣罷了。馬克思派的研究家對於事體的觀察完全是另一樣的。他早就知道，在怎樣的方向中對於小資產階級不固性的問題必需找尋答案。『存在決定思維』這是馬克思派哲學之一般方法論的界說，不能有所例外的。關於這個也可說人類全世界歷史的經驗和近代階級鬥爭的實踐。因此，馬克思派

的研究家確信而大膽地把一般的界說應用到特定的具體現象的說明上去，幷以爲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之下小資產階級觀念形態之不固定性係由於小資產階級一般的瓦解，沒落來說明。

當然，這不是說必定會得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就知道了一般的趨勢之後都會彷徨起來，而找不到緊要的地方。在某種情形之下，馬克思派的研究家和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差別，不在於很滑稽的以爲前者會解決任何困難的問題，而後者費盡心力流一身汗什麼也得不到。無論那一方面都應一樣地縝密從事於研究，以期獲得種種方面科學的效果。在另一方面的差別：馬克思主義者知道在怎樣的方向中去找尋；非馬克思主義者便不知一般的方向，盲目摸索，徘徊暗中。上述條件的結果，馬克思派的研究家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之下，在對種種科學問題正確答案的探求中，比非馬克思派的研究家有原則上的優越。

再舉一個例子來說，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外表上我們看到駁雜的價格、利息

利潤、工資等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便指示說，只有當着揭發了上述現象的本質及其內部唯一的規律性時，始能對這些現象有完盡的解釋。馬克思以價值的學說給與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界說之正確的和有效的應用到有產階級社會經濟的實際性之研究上一種標本雛形。

只要你在分析上述的例子時，對於何謂辯證唯物論即方法，及牠的作用怎樣的問題，自行得出下面的結論。完全明顯地，他首先便給自然界和社會之一般的說明，就是說，給與整個物質世界以一般的說明；換言之，給與對世界之一般的立場，也只有那種世界會給與在人類知識各獨立領域內之有效的科學研究可能性。進一步還要理解到另一方面：對世界之正確的一般立場給與正確的指示，在何種的方向中，并怎樣找尋任務的解決，舉出科學思想一般的發展和直接實踐的現今生活。

辯證法的唯物論在其方法的本質上看來，是起特別重要的作用。因此，企圖

抹煞牠的意義，引牠走到近代科學之最後結論去的，都是很大的錯誤。充分地舉出兩個例子，就爲着指出把辯證法的唯物論和近代科學之最後結論混合起來是絕不允許的。

何謂科學的結論呢？各種各式公通化的一定結果。譬如說，近代物理學已找到了電磁之光的本性。這是一個結論。進一步，物理學同樣發見了，電子在適應自己軌跡之下環繞於中央活動的核心而運動會消失一定量的精力。這又是一個結論。化學指示說，原素的化學屬性係依存於外部的電子。近代生物學便證明了返老還童的可能性：這一切都是結論。

嚴格地說一句，結論的本質可以看做科學所達到的一切總和。假使在辯證法唯物論和近代科學之最後結論間設個等號，那末，前者一些也不會成立。

很正確地以爲證辯法的唯物論在實際上包含了科學的結論。譬如許多科學：地質學，古生物學等等不可置辯地要指出，土地當着還沒有人類和朦昧之時便已

存在了的。在這個結論中自身便把哲學的界說肯定的說，物質在先，精神在後。我們再舉一例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史會揭發了地下對於上帝的迷信和來世生活。牠指出了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怎樣和爲什麼人們的頭腦中會生長宗教的幻想。十分明顯地，在馬克思主義宗教史的結論中自身便把顯著的馬克思的界說，很輝煌地肯定說：『存在決定思維』。

還可以舉出從數量過渡到質量等等之十個百個的科學例子來說，從那些例子中辯證法唯物論很明白地正確地和機巧地抓住物質世界之實在的特性。

但是上述的例子也可以說到關於其他方面的。他們會說，不能把辯證法唯物論的界說和近代科學之最後結論混爲一談。假使辯證法唯物論包含在科學結論之中，那末，從另一方面，牠在研究的過程中要先從這些結論着手。誰個若放過所看到的這類基本事實，那便完全不理會何謂辯證唯物論卽是方法，和牠的實際意義怎樣。

那我們接着進而說到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關於自然界和社會之具體的科學間的相互影響問題，屢屢可以聽到一種非難，以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法的唯物論）希望與各科學以『指導』，規定各科學以前一定的結果。這是貫一的混亂不清。

辯證法唯物論一些也不和關於自然界和社會之其他科學分立起來。反之，牠在與這些科學密切相聯繫中而發展的。牠的真實性之外表的標準便是一般科學的標準，就是說，經驗。

不過要指明的，辯證法的唯物論不以今天的經驗便算滿足；牠憑藉於全世界歷史的經驗。正確地說，辯證法的唯物論也是人類全世界歷史經驗之精神上的凝積物。

從這裏會得到一種極重要的思考：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一般方法論上的界說，即在幾千年的經驗上所證明的；縱使種種局部科學進到完全對立的結論，也不能

夠認為會被推翻的。這個對於我們時代更足信這時在多數場合之內，一切科學都由有產階級學者的勞作而推動前進的。

辯證法的唯物論即一般的方法，在對自然界和社會之科學的關係，應有一種起領導作用的權利。牠並不是來「規定」各科學以前一定的結果，而是指示一般的立場，一般的趨勢，沒有那些完滿的科學研究便是不可能。誰個不滿意這種界說，那可以對他說，這時在兩者中必需選擇其一：

或者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這就是實際認識之驚人而銳利的武器；

或者從準備與科學的任何結論相調和的一切哲學中之資產階級之一碟雜會的冷菜，僅僅只有牠給與了生活的可能性。

或選前者，或擇後者。

我們絕對不應當自傲起來堅決地擁護辯證法的唯物論之領導作用，並且在局部的科學中要從上到下加以考慮。這種觀點便表現了與科學，與生活隔離起來。

這會走到將辯證法的唯物論曲解爲乾燥無味無結果的教條。佔有辯證法的唯物論，這就是說，要理解把牠應用到具體實際的研究上去；所以，這就是說，最少限度還要佔有一種任何具體的科學，如：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機械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

辯證法的唯物論並不是什麼停滯不化的東西。牠所需要的卽在於將牠發展，完成。大家會發問道：能否嚴格地從事於研究這些事體不須知道近代科學的成就呢？當然是不能的。同時，爲要辯證的唯物論有效地應用，爲要牠更發展，把牠分開說明完全必要的。與此相關聯的便發生一個問題，辯證法的唯物論與其他科學分開說明是否只在於教學的利便上或是更進一點呢？并且必要直接說一說，誰個把辯證法的唯物論只是按教學的考量獨立來說明，在本質上，他們便否認在特殊科學或哲學的性質上之獨立的存在權。

他們都說，辯證法的唯物論是許多方法論的界說，這些界說必需採用并可解

說某些關於特殊的科學。屬於這一點可引證在『反丟林』中恩格爾斯所說關於哲學的取消傾向的話。

但是，恩格爾斯所說是關於自然哲學的取消傾向，那種哲學有些自滿的，便把自身與屬於自然界和社會之具體科學相對待起來。恩格爾斯在『自然界的辯證法』中對於所關涉的問題同樣給與很明白和完盡的答案。我們試讀一讀恩格爾斯斷片的話：『辯證法一般的特性即是科學』：『發揮辯證法之一般特性，即與形而上學對相立中說明聯繫的科學』。

『這樣辯證法的公律乃是從自然界的歷史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抽象來的，但是，這些公律不外是歷史發展之兩種狀況的最一般的公律，而同樣是思維的公律』。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哲學之認識論

只有真實的認識乃是對於實際有效影響之切要的武器。

真理——這是適應於實際，就是後者之正確的反映。譬如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界說，自然界和人們不依靠於任何思維而存在的——無條件地適應於實際；牠是很真實的。

人們所判斷的并非經常正確的。可以進一步說：人們往往發生錯誤。與真理一起的存在着誤謬。再進一步說，在每個真理中都有誤謬的成分，不過牠不是一下子會揭發出來，有時由於較遲的時候始發見的。譬如說，古代的原子說假設，物質是從那些不可分割的諸原子而成。科學更向前發展，便證明了實際上原子是存在的，但是相對地的存在，并非最後不可分割的。

原子在極微細中便表現了整個太陽系。所以，在古代原子學家錯誤的理論中便包含着部分的真理如：物質之微粒子的結構說。他們所犯的誤謬即因為把原子絕對化了，就是說，假定牠是不可分割的。

也有相反的情形：在誤謬中也會發見真理的成分。比這個例子相差不遠。牛頓的光的理論，經過九百年中便認為是錯誤的；並且只有著名的物理學家沙納支，費兒慈，湯姆生的成就便動搖了上述牢不可破的休堅索夫之光的理論。在近世便表示了這兩種立場在光之電磁性的研究領域內新發見的根基上的綜合。

人類之有真理與誤謬，因為他應當不斷地在彼此之間有所選擇，因為自身會發問認識之機要問題：真理的標準怎樣，媒介在那裏，在那種媒介幫助之下能夠把真理和誤謬區別出來呢？對於這類問題，馬克思在他的費兒巴赫論綱中曾給與了一個模範的答案。人類的實踐會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為要知道一團粘土，開始便要把牠摸索一下；恩格爾斯在『反丟林』中便詳說到類似的思想。

一開始要下個警戒，必要反對把實踐的庸俗認識看做真理的標準。譬如說，我在鏡上看一看：錶針係指示十句鐘。這是真理否呢？好些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難關中，便表示了不知道怎樣答覆這樣問題。至於黑智兒便從這困難的狀況做出

發，却給與指出了的。

照黑智兒的意見，必把真理和確信分別來看。在這種場合之內，我們並不是以錢來說明真理，而是說明確信，就是說，在於簡單的指出我們所感覺到的某種事實。

但是，認識只是從這個開始罷了。真理所深根的感覺材料，多少要受長久理智的完成。

爲要認識現象，應該着手分析，就是說，牠應是分解爲各組成部分，同時，由於正確的條件使各部分又作整個兒的一個成分；後者乃是綜合。

所以，照列寧模範的說法：現象的真理，我們當着在整個現象中研究牠的聯繫和媒介時始可得到，就是說，探究現象的質量和數量兩方面；說明牠的本質，發生的原因和變化。

并且這裏便表現了，對於直接感覺實踐之現象的聯繫和媒介的闡發業已不

夠。需要另外的實踐，另外的經驗，那些我們可簡稱為科學。

率直的人會質問道：爲什麼需要聯繫和媒介，難道我們感官之直接表示還不夠麼？在實際上，假使我需要知道幾句鐘，那末，便不需對於聯繫和媒介的研究。但是我得到了在鐘錶上省察的可能性之先，應是在工場中所製造的結果。而製造鐘錶又必要有機械學和物理學的基本知識。

當然，科學的經驗與直接經驗的差別，不在於牠會忽視感官的表示。恰恰相反，科學的經驗正需要最大限度感官的正確表示，所以牠使備用顯微鏡等等。另一種差別即在於：在科學經驗中或科學實踐中，感官的表示係以推理爲綜合。一種沒有別一種便是不可思議的。只因有推理的工作，人類自己的感官始能『咀嚼』事物的本質，認識牠，佔有牠。

從感官所得到的材料的意思，即在同一時間之內先把這些材料提到，預言感覺只是在後纔發現的。合理的先見之成分，是實際上科學經驗，科學實踐之必要

的組成部分。

這還不夠，科學經驗應該十分擴大，始算得真理的確實標準。舍此便可發生一切種類的偶然性。要認爲已成立的適當真理，一度成功的預言，并非經常都是充分的。譬如說，心理分析論的創造者福萊特，有時先見某種心理現象得到成功，然而，在他的理論整個中看來是完全不正確的。

某種理論的範圍愈廣和意義愈重要，則各方面需求確定這種理論真實性的實踐也愈廣。譬如說，從許多理論中，這樣最廣大和最深奧的——辯證法的唯物論——不僅要憑藉於無產階級的全部經驗和近代科學的一切經驗，此外，牠要根基於全世界歷史的經驗上，就是說，根基於人類知識發展幾千年的經驗之上。

適應於實際的真理，便是客觀真理。現象論者堅決地反駁這個。他們否認認識在實際上存在的那種世界的可能性。

從現象論者的觀點看來，認識特別帶着主觀的性質。腐敗的懷疑論，他們不

理會在主觀的認識中便反映了實際客觀的世界，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有密切聯繫的形態。

以概念爲兒戲的現象論者，同樣會解說關於客觀的真理。但是，在他們所觀察到的真理是怎樣？現象論之一個彰明較著的代表者蒲格丹洛夫，關於這點所說的話便是一例。

我們可說，他全部生涯都把自己的用心放在爲證明客觀真理認識的不可能性之上。由他看來，客觀對於公認是同一的，就是說，表示『人們之社會有組織的經驗』。照蒲格丹洛夫的意見，真理便是『經驗有組織的形態』，在這種形態之下，經驗自身應看做一定的心理內容加以了解。把一切客觀都闕割去了。從蒲格丹洛夫的觀點看來，在自己的位置和時間的條件之下，上帝也和物質，電氣一樣，同樣都是客觀的，便是一例。

唯心論者的蒲格丹洛夫，把客觀和公認混爲一談。真理是客觀的，并不因爲

牠是公認的，而是因爲適應於實際。

有些人可以提出問題說：假使客觀和公認不一致，那時會把一切以前人類思想史說得幾如綿續誤謬的鎖鍊一樣。在這樣的遠景中，將不會有某些形而上的，反歷史的東西麼？

爲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一來考察某種一定的世界觀，比方宗教罷。很可靠地，宗教乃是人類思維之歷史的必然形態。否認這個，就表示來掘毀萬有的因果律和規律性。并且宗教同樣也是像人類理智的誤謬那樣；誤謬可以是必然的。

馬克思主義說：真理的必然。這是正確的。但相反的界說，就是說，必然的真理，便是完全不正確的。我們重複說一句，因爲誤謬同樣是必然的。

真理不僅是必然的，『并且也是客觀的』。客觀和必然不是同一的。然而，把客觀與必然相對待；切斷這兩者自身之間辯證法聯繫的要素，是不正確的。

在思維中的必然，應有其客觀的基礎，就是說，應自有其真理。這就是說，

沒有，并且不能有絕對的誤謬。

自然，宗教的真理并不在於上帝，超絕世界靈魂的存在，而在於在神祕的外殼掩蔽之下，人們之非常一定客觀狀況的一種表現，如：在自然方面之表現虛弱，在統治階級而前表現怯懦。宗教乃是人類奴隸制之象形文字。遍讀這類象形文字，就是說，理解宗教之歷史上的真理。

當做世界觀來看的宗教和馬克思主義之間，有一種深刻的原則上的差別，就在於後者業已不是象形的文字。在馬克思主義中，很明顯而透明的反映了實際的人們的關係，恰恰也等於在自然界的聯繫一樣。馬克思主義之更向前發展，可說不過包括在於對自然界和社會的認識之一般情況的正確性程度的增長之中，包含在無限的接近於絕對真理之中罷了。

爲要有較好的概念，我們便要拿正確的科學例子來說。過去曾有一時物理學家和化學家以燃素說和溫素說來大吹大擂。這個時代一去已不復返的。近代科學

懂得原子、電子、電氣……牠的進步業已不在於說原子類似於溫素是不實在的東西，而在於在其正確而深刻之中把認識增長起來說：原子存在着，但牠指出由於電子等等而成的。

這樣，還要再說到馬克思主義。按照相對客觀的真理階段來說，在無限的發展過程中之人類認識，會進到絕對的真理。從相對到絕對！

在這樣的定義中，不會有某些不科學或甚至於反科學的東西麼？絕沒有的。唯物論的辯證法并且在近代自己的形式中，是安置在有絕對特性的基礎上面的。什麼可說為這個絕對的基礎呢？第一，自然界在其存在中，或者在其統一性中是無條件的；絕對的；第二，自然界在其規律性的運動中的狀況是絕對的；第三，對自然界（當然，也有對社會）認識的可能性，在原則上同樣是絕對的。這個可能性便在人類之無限的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

誰個很明白地以為絕對無止境的宇宙之世界的存在，並且他會認識，那便非

常容易而簡單地同意於我們接近絕對真理之可能。

相對便是絕對的要素。後者可看做整個的，無相對的。在絕對的基礎上所認識的相對，我們在自己無限的發展中趨向於把握絕對。誰個否認絕對，并且只採用一個相對，那很明顯地便站在存疑論（即哲學上的「相對論」——譯者）的道路上，站在拒絕客觀認識的道路上。假使我們不會把牠還有一個特殊性指出來，那怕還沒有充分的瞭解何謂以唯物論辯證法為立場的客觀真理，後者與形式邏輯辯解者方面以尖刻的進攻。事實就在於辯證法真理的內容，並不樹立在形式邏輯，所按照的規式：是或否的範圍以內。辯證法肯定說：是——否或否——是。

這是怎麼一會事呢？雖然每種動作和現象相對地可說：是或否麼？譬如在伐爾加（Volga）湖從何處流這個問題，應當答覆：流入葛士濱（Caspian）海，或不流入葛士濱海呢？但這是詭辯學家。我們試來分解這個問題。

必要直截地說，圍繞着「是——否或否——是」這個著名公式的，會發生極

多的喧鬧；堆積了混雜的原質和誤會。

在自然界中或社會中，一切現象是多界限的；一切對象是多方面的。並且爲要詳明在對象和現象中這些界限和方面，便受是——否或否——是的魔術公式的陳述所拘限。比方說，屢屢可以聽到這一類的格言：社會現象或屬於天生的或說屬於天然的，但同時這些現象也可以不屬於天生的或自然的。沒有比這個聲音更響亮的。但是這樣的論調乃是廉價的詭辯學家的論調。牠一些不能把我們關於某種對象的知識推動一步前進。

與詭辯學家相似的折衷論者，從這點的差別上看來，只在於前者把同一樣的對象指爲相對立的對象，後者把關於對象之直接對立的判斷努力將牠在『均衡』的基礎之上調和起來。譬如說，唯物論和唯心論是哲學思想之不可調和的派別。兩者之間必要加以選擇。而折衷論者是不願選擇一下的。他盡力把這方面和那方面和調和，所提出的立場便以爲，精神的和物質的，心理的和物理的是同一真實，

彼此相互關係。

辯證法的真理與詭辯學家和折衷論者沒有一些共通點。依據在一定關係中所抓住的各種各式的對象和現象，辯證法給與一定之確定的判斷說：『是』或『否』。從這裏便發生了武裝暴動決定的口號。革命家不應該這樣討論：我們準備暴動，同時又不準備暴動。這是劣種的詭辯學家。

讀者會質問道：在這種場合之內還留着形式邏輯麼？絕沒有的。從辯證法的立場上之答案的決定性，並不是說，會過渡到形式邏輯的根基上去，因為這個決定性是嚴格的受限制的。譬如說，組成人體的細胞，在一切時間之內是消損，破壞和再生的。生與死是彼此交相錯綜的。但這還不是說，活生生的人，同樣可以肯定說，他活着同時又是屍體。不是的，在人體中活的過程優越於死的過程；活的辯證法是這樣，也只有這樣在這種具體的場合之內始把『是——否』和『否——是』公式的意義解釋了。

自然界和社會永世處於變化，成生的過程。一切牢固的和堅實的從來都表現着自身過渡的性質。因此，在本能中一切的『是』，其中便包含着『否』，反之亦然。形式邏輯與此是不相調和的。辯證法便會戰勝牠的褊狹性。形式邏輯并不至被辯證法完全毀壞；他只得轉變為這些辯證法的特殊場合。

第三節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即辯證法的唯物論

盡人皆知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最後之唯物論的哲學。但并非一切都知，與唯物論，物質之概念相聯繫起來有怎樣的內容。

要是一個唯物論者，首先就要懂得承認世界之客觀的存在，就是說，承認自然界不依倚於一切意識便已存在，并且現在還存在着。

不在哲學推理中試探的人，有些同樣對這問題以為很奇怪：一部分由於不了解，一部分由於徒勞無功。譬如說，假使平常人問道：當着他沒曾住過莫斯科

科，沒有看到莫斯科時，莫斯科存在否呢？由他看來，這樣問題會引起疑惑的。通常人會說：有什麼無稽，當着我沒有住居莫斯科時，牠也是存在的。

但是有許多哲學學派，便照另一方面提出關於世界之客觀存在的問題。不管在許多地方，往往有非常實在的差別，他們完全都是同一鼻孔出氣的說，外部世界的存在，不依靠於一切意識，是不可靠的。主觀唯心論者（白克萊及其他），經驗批評論者（亞邊納渥斯），經驗一元論者（蒲格丹洛夫）的學說便是這樣。

值得知道的，上述諸學派的代表者，所根據的自己基本立場怎樣呢？主觀唯心論者，經驗批評論者等都從這個出發，即以爲科學的界說，不過我們的感覺所給與我們的，並且除他所感覺到的存在之外，任何人也不能夠知道的。

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意思。在我們面前有個通常的玻璃杯。以目力和感觸（觸覺）爲媒介，我們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杯子？而經驗批評論者，依據這個杯子便發出這樣標本的議論說：在他的感覺要素中所給與的杯子，就是說，牠看到杯子

的顏色和樣式，感覺到牠的硬度。照他的意見看來，杯子的存在與人類的感覺是不間斷地聯繫着。主體與客體也如左與右，上與下，明與暗一樣有相互的關係。所以，經驗批評論者想提出關於客體獨立存在的問題之盲目，也像沒有『左』而發問『右』一樣盲目。

主觀唯心論者便更嚴格地提出問題。他直截地說，圍繞於我們的事物，應該看做我們感覺的產物，我們的『我』之生成物。這還不夠，主觀唯心論者澈底的議論，以為只有他的『我』之存在是靠得住的。從這裏直接走到唯感論，自欺論和類似的無稽之道路上去。與這樣明顯的無稽之談來爭論，是不值得的。

然而，與經驗批評論之所有派別要從事爭論的；因為牠是在小資產階級觀念形態中之隱諱的流派。牢固地提出科學事實，以為在地球上發現人類很久以前地球已存在了的；便是經驗批評論一切形態的災害。所以，有過無『主觀』的『客觀』。在這個問題上，便把經驗批評論的哲學家自己的頸項折斷的。

在自己唯物論的基礎上，勞動羣衆的混沌意識，牠與在外部世界之存在的問題標誌下所提出的構成品，是漠不相關的。

在這種關係上，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在於把『混沌的』唯物論轉變爲『自覺的』唯物論，就是說，轉變爲辯證法的唯物論。

『混沌的』唯物論，根本上是被宗教的心念所阻礙的。信教的人會承認世界是客觀地存在着。但是從他的立場看來，這個世界是不獨立的。這個原因就是萬能的上帝。上帝指揮自然界和人們。澈底的唯物論與一切迷信神鬼是不可調和的，就是說，與人類運命各種各式所依賴的那種超絕世界的勢力之迷信是不可調和的。

在與信教的人之差別中唯物論者，認爲自然界本身是沒有原始的，牠並不依賴於任何人，並且任何人也不能指揮牠。一切重要地都由於天然的規律性而完成，且一些也不允許有什麼例外的；對於奇蹟是不留地位的。

當着科學已解釋了，爲什麼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人們必要迷信於上帝

之時起，宗教在我們面前便表現了其完全可憐的形式。從今以後，牠只有保持在民衆中之遲鈍、落後、冥頑無知之上的。

在階級社會的條件之下，已黜廢的宗教世界觀，並沒有最後消滅。關於創世主，自然界和社會指揮者之思想，這是剝削者觀念形態的中軸；便採取唯心論優雅的形態。澈底的唯心論，便否認嚴格地制勝關於創造地球和人們之超絕世界上帝的迷信。隨後牠便極力指出，世界自身之精神的性質。換句話說，唯心論把物質與精神的關係表裏顛倒起來，由牠看來，精神是首要的，物質是次要的。著名的德國哲學家，活動於十八世紀末年和十九世初葉的黑智兒，便是這種客觀唯心論最顯明的代表者。

與唯心論直接對立的唯物論，從一個界說出發，以爲物質是首要的，而精神是次要的。當着沒有什麼精神，沒有什麼意識和往古時候物質的世界便存在了的。精神，意識由於物質的發展而產出的。簡言之，精神完全是物質的現象或物

質的屬性。

因此，唯物論之基本的出發界說可概括說：自然界絕對而獨立地存在着；在自然界中的一切現象完全有嚴密的規律性；人類是自然界的生產物。

與這種物質和唯物論之定義相關聯的屢屢會質問說：假使物質的基本定義即屬於對客觀地存在的世界之承認，那末，爲什麼不簡單地稱爲客觀的唯物論呢？這是十分時髦的一個問題。但是事實上物質並不簡單地表示客觀地存在世界，正確地說，並不只表示一個存在的。不這樣實際上我們便被稱客觀論者。物質表示萬有的統一體，恩格爾斯在他的『反丟林』中曾解釋過的。

沒有整數的彼此不相依賴的世界而世界乃是單數的。並且牠的統一體便包含於牠的物質性之中。恩格爾斯和一切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都是這樣。所以，這是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基石。

不久以前我們俄國以很著名的蒲格丹洛夫爲首的現象論者曾進行過反對物質

概念之兇猛的鬥爭，所以也反對唯物論。他們曾證明說「物質」這是經院派的維思與牠的「實體」和「非實體」之殘餘，必需從根發掘的那種反科學思想的殘餘。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曾在蒲格丹洛夫夫的批評壓抑之下放棄了唯物論的主張；有些人曾企圖把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與蒲格丹洛夫夫的現象論相調和而提出過客觀論的口號。

在事實上很巧妙地得到成功！消除了蒲格丹洛夫派所討厭的物質並「拯救了」世界的客觀存在。同時爲馬克思主義開闢攢入蒲格丹洛夫夫之生物結構學的道路，與辯證法沒有一些共通點。

這樣，客觀論第一就表示愚笨的不理會物質不僅是客觀地存在着並且也是存在的統一體；第二，就表示想調和現象論和唯物論之機會主義的企圖。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澈底地唯物論的哲學。唯心論的哲學與牠相對抗的。在這兩種哲學思想的基本派別之間動搖着的各種折衷的大小流派（康德派，經驗批評論，經驗一元論）。生存在我們的時代中應該特別地留意到在新名稱之下而其

實是舊內容的小資產階級折衷流派的發育。從這些機會主義思想的派別中許多人一開始便高舉着馬克思主義的旗幟。

很明顯地，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是簡單的唯物論，而是辯證法的唯物論。這裏便發生一個問題：辯證法唯物論的特殊性怎樣，何謂辯證法呢？

不能這樣着想，以為要把辯證法與物質對立起來。物質自身是辯證法的。辯證法的概念，業已根源於自身對物質的認識之中，像萬有的統一體一樣。

全部統一體的問題，希臘的哲學在牠的古典時代便已提出過的，對實際之最敏銳的分析，便揭發了矛盾的諸要素。從一方面是圍繞於人類之世界的無限多樣性，另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聯繫。從一方面是一切事物是有限的，從另一方面整個世界是無限的等等。這樣便成爲在希臘哲學面前之單數和多數，有限和無限，相對和絕對之問題。

在古代希臘，正確的科學發展得很幼稚，社會的條件還不夠成熟。哲學的思

想混亂於不間斷的矛盾之中，並且進到了不正確的結果。哲學消失了世界的統一體而去抓住多樣性的，差別性的基礎。由他們看來，後者是彼此各部分是不相聯繫的散亂無章的。所得到的就是一個洪荒狀態。那些哲學家同樣把一般性，同一性，放在自己世界觀的基礎之上，必然地會創造了世界之死的畫圖。同一性把差別性吞沒了。後者便轉變為自欺。活跳跳的具體世界便自殺了。

黑拉克里特，亞里斯多德之天才的企圖，想在世界的認識中滲入辯證法就沒有得到更向前的發展和系統的成就。古典的世界沒落了，並且辯證法的思想很長久地便在牠的廢墟下面埋沒了的。

當時商業資本主義盛開了美麗之花，在中世紀的創傷上便復活了科學與牠一起的對於自然界和人們的哲學見解，似乎是某些單一的東西。於是辯證法復活起來了。牠就在黑智兒的創作中，得到了模範的用語，後者在科學的關係上，無條件地是站在當時知識的水平線之上的。思想家同時也是組織者的黑智兒所看到

的，比自己同時代的人物要深遠些。世界統一體的理想——辯證法的基石——最充分而澈底地引進於黑智兒的體系之中去的。

到底爲着世界統一體的問題，偉大思想家的許多後輩，會用心與解決了麼？爲的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便舉一些梗概。著名的康德，曾想一下子永遠在科學中拔去絕對認識的『芒刺』，當時便把世界截斷爲兩個部分：現象世界和自在世界。在事實上，他僅僅暴露了無能力了解人類之認識的思想和客觀世界之間的統一性。

再舉一例來說，所謂心物平行論的擁護者，以爲唯物論者永遠不能說明怎樣的物質運動會發生思想。物理與心理之間沒有什麼共通點，若說相互影響是盲目的。

由心物平行論的附和者看來，物質與精神之統一性的立場，是莫明其妙的。在辯證法的統一性中，便除去了同一和差別的對立性。譬如說，把精神從物

質中分別出來，是看做物質的反映，那種反映就表示認識的過程。但是這個反映的本質，就是從物質發展中所發生的物質的現象；與後者是同一的。

正確地說，辯證法的統一性不僅在於同一和差別之對立性的統一性就算完盡。他有普通的性質並徹底地抓住了質量和數量，運動和靜止，原因和結果，本質和現象，形式和內容等等之統一性，換句話說，唯物論的辯證法之一切範疇（概念），應當看做對立性之辯證法的統一體，加以理解與發揮。除開這個條件，無論什麼辯證法也談不到的。

這還不夠，關於那個統一性不僅是形式上的，而只有必要是實質上的，始談得到。換句話說，真正的辯證法不能不是唯物論的辯證法。對於這個界說之莫大的重要必要加詳述的。

在著作中我們看到蒲格丹洛夫十分能幹的企圖，想不要物質的概念來發揮唯一的方法論。到底得到了什麼呢？在蒲格丹洛夫的卓見中，普遍的有組織的科學

依必要的數量會發生一切範疇之某些普遍基本的作用。違反蒲格丹洛夫的願望，數量却由於世界的實體所造成。這裏實際上把玄學顛倒一下。

蒲格丹洛夫派哲學之無結果和經院性，是非常有教訓的。他們不只一次忠告我們說，只有在唯物論的根基上，辯證法的存在始可能。物質是辯證法的，辯證法是唯物論的。

在這樣的辯證法的理解之下，質量和數量，原因和結果等等之相互過渡，便消失自己虛構的神祕性。牠不外是唯一物質之彼此相互過渡運動的要素。

從這裏很明白地，黑智兒的辯證法之可痛惜的根本缺陷，即因牠是心唯論的，就是說，放在腦上。黑智兒之統一性的理想，便是虛構的理想；因為牠鄙棄了現實的担負者，就是說，鄙棄了物質。完全明顯地，所謂黑智兒的「客觀精神」，並不是世界之現實的統一體。

我們已大略的討論過關於辯證法之後，我們應當進而得出結論說，最一般和

最實在的辯證法原則，可以用這樣的「公式」：對立之唯物論辯證法的統一性，來表現的。在這個原則的基礎上，便擴張了辯證法的唯物論或唯物論的辯證法之一切範疇。

第二章 辯證法唯物論之特殊的說明

第四節 變化的範疇

在物質具體化中最嚴重的困難，像統一性一樣的，就在於要瞭解，在物質屬性的性質中之空間和時間。通常都以爲，物質是一種東西，而空間和時間完全是特殊的事物。我們試轉來舉例說，唯物論者的自然學家。他們把在空間和時間中運動而具有原質的東西稱爲物質。用簡單的言語來說，博物學家的物質，就是那

種可計量、會浮沉、能溶化、可分解的物體。

在這種場合之內，空間被想像如某種「箱子」；或是以物質來「充實」的那種空處。同樣也把時間與物質分離，被想像如某些絕對的長度；事變便經過那種長度而完成。

所以，便發生了三種實體：物質或運動的原質，空間與時間。這些實體彼此相聯；至於其他則全然不大明白。

關於空間和時間的問題，是幾千年中有效的問題。哲學家、博學的物理學家、心理學家等等，都曾用過心力與堆集許多材料，要與牠解決；并給與許多不同的解決。就中有些必要提出說說的。

空間和時間之依客觀和主觀解說的路線，會發生最根本不同的觀點。唯心論者和現象論者，主要的是向着第二條的道路走。這是十分明瞭地，因為對空間和時間之客觀的承認，會走到唯物論方面去的。康德所理解的這個結論，是不可避

免的。并且爲要拯救「自在之物」的自己之世界的唯心論宗教觀，他便進而把空間和時間看做感受之先驗的（就是說，超經驗的）形態。換句話說，照康德的意見，人們有天赋本能所感受的一切現象，不外是在於空間和時間的形態之中。

康德在兩種關係上都犯了錯誤；因爲：第一，空間和時間就是物質的客觀屬性；第二，人們並沒有關於這種屬性之天賦的概念。反之，這種概念，由於經驗的道路而獲得的。

與唯心論者，現象論者和此外的折衷論者相對立的唯物論者，始終都承認過，時間和空間之客觀的性質。在他們之中，是依照其他的問題如：論空間，時間和物質之間的相互關係，而發生分歧的。

譬如，古代希臘唯物論者的德謨克里特曾說：「原子和空處便是宇宙之唯一的基礎；一切其他僅是消失一切固定性的意見罷了」。

因此，照德謨克里特的意見，宇宙在實際上係從兩個基礎：無限空的空間和

無數算的原子而成的。德謨克里特所理會的空間，即「無物」，「空洞」，「非存在」；原子，即「有物」，「堅實」，「存在」，至於他曾認為「非存在」的現實性并不亞於「存在」。

德謨克里特之真正的文集，已不得與我們相見了的。由亞里斯多德，狄更等所傳達的，他的思想關於物質的問題，是不明顯的。譬如把亞里斯多德所寫的：「照德謨克里特的意見，在每個物質的微粒分子中都存在着空處和原子」；而進一步寫道：「這些要素——原子和空處——便是類似於物質之（一切）存在的基礎」。只是從上述的斷片中很難理解，德謨克里特到底是否把原子和空處都計算了呢，抑是只計算到原子呢？可是謝穆伯利茲却說得極其明白；由他看來，這樣便把德謨克里特意見的本質傳達了的：「與此相類似的他的（列夫克辟的——著者）同道者，從亞伯支爾來的德謨克里特也曾承認過：實與虛是（事物）之基本原始，而稱前者為存在，後者為非存在。他以為要假定現存的物質（只是）原子；從這些原子中，

便發生（一切）其他的差別（依照形式、狀態和次序——著者）」。○

把德謨克里特之關於物理學的一切其他證據對校之後，我們便得到結論，後者將空間和物質，（就是說，原子）看做宇宙之兩個獨立的原始來區別的。

德謨克里特的物質或原子的本質怎樣呢？堅實性，或可說，即可想像為某些絕對的那種強固性。在德謨克里特之一切原子堅實性的關係上，便把彼此絕對同一起來；而是把大小和形式來作區別（伊璧鳩魯便把第三種——重力，附加到原子之最後的兩種屬性方面來的）。

在德謨克里特之機械唯物論的理論基礎上，與牠的對空間和物質之一定的理解，經過幾千年中還是一成不變的。

笛卡兒留下了上述理論的新變調，把物質和廣延性同一起來。這即笛卡兒的基本界說：「所以，在整個兒的世界中，都存在着同一樣的物質：牠只有經過自己的廣延性始可認識的。在物質中明白感受到的一切屬性，唯一地可歸結說，牠

在自身的分子中，已是分散和運動了的，所以在整個中也要服從於刺激，那種刺激，應與可以從牠的分子運動中追尋到的之我們的感受相符合的』。

這樣，我們便得到，兩種世界之機械唯物論主見的變調：A·笛卡兒之形式上唯物論的變調；和B·德謨克里特之實體上物理學的變調。在近代自然科學家，第二種變調，曾得到了最大部的承認。著名的布蘭克依據這點，在自己『理論的物理學』中說有如下的話：『世界有些不屬於牠的第一基礎，經常可舉三個基礎——空間，時間和運動，若把牠稱爲：實體、物體、原質或者還有別的什麼，都是沒有差別的』。

關於時間的問題，古代和中世紀哲學，是比較很少注意到的。關於後者，只有在中世紀末葉，特出的英國和德國的哲學家始談論過的。從古代哲學家，應該回憶到伊壁鳩魯，他在給費爾道特的信中，也曾提起關於時間之理解的問題。我們試引一些斷片來說。

「在下面更需要深刻的注意到的：『時間』的表象比之其他事物更需要另一種研究的方法」……

『特別緊要的證明是用不着的，很簡單地注意到這點便夠了，即我們所提出的時間與晝夜代遷有親切的聯繫，而同樣與牠的一部分也有親切的聯繫，與此相類似的與心靈的興奮和鎮靜狀態也有聯繫的，而同樣與靜止和運動也有聯繫的；在所有這些場合之內，我們可想像地設定，有些東西在整個變化中是同一的，並且內在於變化之中，即是牠的特點；爲要表示那個特點，我們便要使用『時間』一個名詞』。

希臘唯物論之天才的宣傳家盧克列齊，說到時間，比伊壁鳩魯更明顯些：

『時間自身并不存在，但當着在過去發生了些什麼時，我們可在對象中把牠全部感覺得到；現在會發生，或者在將來尚可找到。誰個把時間看做在牠以外與體的運動和體的美妙的靜止之外的聯繫，並且還沒有一個人這樣做

過』。

很難有什麼來反駁，這種真正的時間之模範的定義。

在這一點上，引出不依賴於自然界過程之絕對時間概念的牛頓，無疑地，是向後退了一步。在事實上，牛頓說的是什麼：『（在自然界中）不存在可以用完全正確性來測量時間的那種均衡運動是可能的。一切運動可以加快或延慢，在絕對時間的經過中，是不能發生變化的』。沒有一個唯物論的辯證法家，會在牛頓這些辭句之下署名的。孤立地所考察到的時間，不外是運動的抽象化。把抽象轉變為絕對，將牠與現實的運動隔絕了，這就是說，不理會自然界之一切過程的物質統一性。

因此，孤立地存在的時間，就是運動的抽象化。客觀的時間（就是說，并非說時間的概念，而是實際的時間自身）就是運動之物質的屬性。從物質之現實運動，所產出的絕對地、均衡地、獨立地絕對時間的表象，便是形而上學之理性的

虛構。

假使將時間看做運動之物質的屬性，比之極困難地把空間與物質相聯結，便比較來得容易些。笛卡兒的企圖我們不能認為正確的。笛卡兒所提出的，關於空間和物質的問題，在根本上是形而上的。他說：『我們要擯除感情的偏見，且并此處用一種理性，以注意力把理性轉到由於本性所樹立在理性中的理想方面去』。并且在真理現實性的探求中，他的理性便建立在，也只得認為一種物質本質的那種廣延性之上的。依笛卡兒的意見，體之一切其他屬性（強固性，重量等等），不具有真理的現實性。為什麼呢？因為笛卡兒的理性，把體可想像為沒有重量，沒有強固性和類似的感覺性質。沒有理性的廣延性之體，是不能想像的。因此，廣延性或空間，也可用真理的現實性或體的實存性來表示的。

可是德謨克里特及他的繼承者，便不能夠想像沒有堅實性或不可入性的那種體。他們在這個真理現實性的基礎上，認為原子即某些絕對堅實的微分子或實

體。此外，沒有空處或空間，他們便不會想像過這些原子的運動。

所以，德謨克里特和笛卡兒，同樣都是在抽象的理性上，以達到空間和物質之問題的解決：承認真理的現實性，事物的本質，不過就是絕對的，不受排除壓抑的理性。他們的區別，祇在於前者把自己的注意力固定在體的堅實性上和牠所處的位置上；而後者把自己的注意力固定在牠的廣延性上的。必需承認，德謨克里特是比笛卡兒更大的實在論者。在後者方面，無論如何不會有真理的。

無疑地，在這種意義上，德謨克里特很對地以為，空間和運動也是在其中發生的，但混在一起是不允許的。他同樣也是對的，以為在空間中運動的體，比之空間自身有同樣的現實。

德謨克里特的錯誤，就在於他把物質之一個基本屬性——不可入性——與物質自身看做同一，把牠看做某些絕對的東西加以了解。物質之「多屬性」的概念，並不是「一屬性」，這是見外於他的。至於物質之「多屬性」的概念，唯一地由正確

的和科學的表示出來。

把空間理解為物質之根本的一個屬性，往往還可遇見極奇怪的反駁。有人指出說，物質是可感覺的那種物體。空間是什麼也不能『抓住』的那個空處。

另外的反駁是這樣說：假使保持着對於空間和物質之通常的觀點，好像把一方面看做空處，把另一方面看做運動的原質，那可以承認空間是客觀地存在着；并且同時便不承認牠的物質屬性。運動的原質，就是單一的『物質』，并且牠的一切分子，是辯證法地彼此互相過渡。但是，空間和『物質』是彼此不相過渡的。就是說，彼此沒有統一性！

實際上，空間和物體之彼此相互的過渡，無論何時何處都觀察不到的。但是可否從這裏便得出結論說，在物質基本屬性的性質上之空間的想像，是不可能的呢？一些也不能這樣說的。

譬如說，誰個且在何處為的觀察到了不可入性，并不是因為那種不可入性便

可能有這種基本的機械現象；如打擊一樣，直接便過渡到了機械的運動麼？換句話說，運動和振動并不是同一的，同樣沒有一個人在這個基礎上，會在腦子中想說，有兩個實體：運動和不可入性。

可以這樣反駁說：運動和振動是存在於不斷的聯繫之中：前者與後者不能分立的。至於通常所謂體或物質，是完全與空間分離的；嚴格地說，物質是完全自由地在從中探索不着什麼現象的空箱子一樣的空間中振動着。

第一，有一種心念，以為物質似乎很自由地在空處『浮沉着』。完全是不正確的。按照最新論據的物理學看來，世界的空間，應該看做電磁的空間。電磁空間的公律，就是運動原質所遵循的那個基本公律。

第二，事物之空間上的關係，與牠的其他屬性或其他關係有相當密切的聯繫，超乎這些空間上的關係之外，事物和現象便不能有什麼實際科學的解釋，就是說，自然界和社會之唯物論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例如像實體化學那樣的科學紀

律，整個地根基於原子之空間的分佈說上面的。

所以，所有我們討論的總結，應當得到這樣的意見，即空間和時間就是物質的屬性，最後，若只把物質視作『物體』一樣來理解，是不對的。物質的概念與自身所佔有的要素和『物體』以至於空間及時間都是相對立的。

現在我們從物質的運動方面，進而研究單一的『時空』的物質。

最初便應預先反對，把運動加以庸俗的理解。恩格爾斯在『自然界的辯證法』中關於這個問題所寫的很值得回憶。

『在博物學家看來，運動始終是看做機械的運動，轉動加以理解。這是陷於十八世紀沒有化學時候的一種因襲，并且更得力地來阻礙對於事物之明白的理解。適用於物質的運動，這是一般的變化（恩格爾斯加圈的——著者）。所以，在空間中，引力和衝擊中之物質原質的機械轉動，一切化學的反應；生存競爭；階級鬥爭等等，都是運動。』

庸俗的思維，都想把一切上述的過程，看做機械的轉動，也沒有一點關心到，在事實上有否這樣的實際性。沒有批評的許多博物學家，都是採用關於運動之類似曲解的概念。從這裏便發生許多混亂不清并且貽害科學。

物質之運動或物質的運動，與靜止是相互關係的。這個相互關係性，同樣不應該看做兩種要素之同等位的加以理解；而應該把兩者看做相從屬的加以理解。我們樂意說，在運動與靜止之相互關係中的元始是屬於運動的；後者永遠與相對的那種靜止相對立的。

懷疑論者往往會質問道：在什麼地方證實運動是永遠的呢？在億萬年的遠景中，我們能否走到絕對的靜止方面去呢？他們在自己疑惑的加厲之中，往往就引證能力公律來說，按照那個公律，宇宙自身會走到天然死滅的地步。

我們首先便要否認，很明顯而無益的『從能力中』的論證。最新論據的物理學（勒爾斯德等等的著作）所說的，對於能力完全是另一種的理解。後者並不是什麼

絕對的東西。能力的過程，由於能力直接相對立的過程來代替的。在宇宙之某一部分中精力的分散，在另一部分中牠的堆集便伴着來的。死亡和生長是彼此相交替的。

一切科學的論據都證實，物質運動之永久的性質。靜止或固定性反而是相對的東西。譬如說，我在那上面寫字的桌子，我住在那裏的房子，今天看來也和昨天一樣，明天同樣也不能察到什麼差異。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堅固。但是經過幾年之後，假使也是同樣的木桌子，便發生朽腐的狀態；房子便開始崩壞起來。再過多年之後，連桌子和房子的影子也不存留的；我們進一步看到別的領域去，我們試舉生物的例子來說，已往博學的自然論者，都以爲種是不變的，永久的。達爾文出現之後，並指明了生物的種是自行變化的，自行發展的，物種并非永久的，反之，一切都在時間中發生的。

只有一個運動或變化是不變的。自然界的辯證法就是這樣。

運動是表露物質的精力，牠的活動的特性。因此，把物質和精力對立起來是不對的。精力是物質的，物質是精力的。問題只有這樣纔可提出的。一切另外的把牠解決，都會走到混亂的地步。

包含自身靜止成分的物質運動，就是對自然界和社會之一切過程理解的基礎。物質運動更進一步的具體化，我們便進而理解因果律的概念，這些是變化之唯一的和基本的範疇。這個意義，另外的表現可以這樣的說，一切都是存在和變化的；一切存在和變化都有一定的原因。沒有原因什麼也不會完成的。只有存在和變化之無限的總體，就是說，物質是『無原因』的。不能夠探尋這種原因說，爲什麼物質存在和變化好像絕對的一樣。物質本是自作自受的。

從唯物論辯證法的立場看來，何謂因果律或原因呢？德波林在自己的『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入門』中，給與了一個在我們觀點上因果律概念之輝煌的公式。因果律的概念，係從兩個成分做骨幹的：動作和決定的條件。『動作』的成分，會引

到現象的實體性方面去。決定的條件，便限制了現象聯繫的一類性。

很主要的，因果律之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曾受過，并且現在還受着，現象論者和懷疑論者方面兇猛的進攻。譬如說，對於這個問題，蒲格丹洛夫寫道：『會引起自己結果的原因，類似於組織者的意志，會引起執行者的行動一樣，原因一把自己的地位退讓，而過渡（蒲格丹洛夫加圈的——著者）到自己的結果，好像公社之有組織的集體意志，過渡到牠的集體執行一樣。原因和結果業已不是兩個分立的，性質上不同的東西，可以這樣說，兩者之中，前者『支配』後者，而兩個階段是同一樣的過程（蒲格丹洛夫加圈的——著者）』。

從這些引證中，看到了因果律之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像決定的動作一樣；蒲格丹洛夫在否認這個之中，他自己是曲解的來理會。馬克思主義者絕不會把原因和結果看做兩個分立的，性質上彼此互相差別的东西。這個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畫，也是太過草率的。第一，從唯物論辯證法的立場看來，原因和結果是處於相

互影響之中。單一的物質運動或過程，便是這個相互影響的基礎。所以，原因和結果并非彼此分裂起來，而是有密切聯繫的。第二，同樣從上面所了解的原因之決定的動作，並不是什麼絕對的，牠是相對的。

然而，在原因的一定限界內，會引起一定的結果。蒲格丹洛夫及其擁護者，一切都企圖在特定科學上所引證的『引起』一個概念不加信任。我們看看在事實上是否這樣。即說臺球的遊戲罷：棒子在球邊準確的打擊一下；後者便自行打擊另一球子，那個球子便進入網囊中去。在我們面前有許多機械的現象。此處我們可以說到因果律麼？當然可以的。把棒子在球邊決定的一打，這就是原因，并且以說明爲什麼轉到決定的方向（結果）。從蒲格丹洛夫的立場看來，引起球子運動的原因，是不能夠發問的。只能夠說，棒子運動的精力過渡到球子運動的精力上面去。

後者的界說是不可置駁的，問題只在於馬克思主義之因果律的概念，曾把牠

除外與否呢？我們所想得到是沒有的。也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棒子運動的精力之過渡到臺球運動的精力，是在打擊的形式中完成的；後者驅使球子的運動。可說打擊只是精力的過渡，並不能察出實際的具體現象。這就是說，在一般性中所分解的特殊性。

從物理學和化學的領域內，可舉出許多同類的例子（薪木的燃燒和水的沸騰，地球之氣圍的太陽熱量和空氣的運動），那些對於上面所討論的因果律，都有輝煌的斷定。

在生物學的和社會的因果律之現象中，還要明顯地表現出來：微生物活動之結果的病，不幸條件之結果的生物形態的死滅，生產力增大之結果的社會形式的改變，經濟的和政治的危機即是革命等等的的原因。

我們已說過的，原因和結果是相對的。這就是說，一個原因不能引起隨便的結果，並且用一種原因，永遠不能夠把現象解釋得完盡的。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意思。風一吹，樹木便搖撼起來；前者是原因，後者是結果。但是風一吹，在自己的道路上，所碰着的也許不是樹木，而是岩石；後者并不會搖撼起來。或者再舉一個例子來說：用一塊鋼鐵把礮石一打，便引起火花。但是同樣若一塊鋼鐵打到樹木，便已不能引起火花的。這就是說，原因和結果祇有在決定的相互影響因素的系統中始有地位的。

現在從因果律的相對意義方面，來說明牠的特性之第二種成分。我們舉這樣的現象，即一九二一年伐爾加的飢荒來說。飢荒的原因就是天旱，生活品的缺乏。但是爲什麼沒有下雨呢？假使可以這樣說法，這便是提出原因之原因的問題。關於這個氣象學的原因，尚須造出一個推測：我們以爲在布保尼支雨水的缺乏，與北冰洋（在牠的某一部分）之冰的溶解期間的變化相聯繫的。我們假定這個推測是正當的了。那時便發生新的問題：冰的溶解期間等等以至於無窮，依賴於什麼而起動搖呢？

這個例子所說的是什麼呢？說明現象之普遍的聯繫，牠普遍的彼此互相依賴着。爲要得到任何事變的一切原因，便應把全宇宙說得完盡。在我們知識之現時狀況之下，這是做不到的。

假使我們不能絕對地揭發現象的一切原因，這一些也不足以抹煞我們已曾把那種現象之原因的解釋，對於科學的和生活的意義。

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充分地達到揭發現象之最切近的和基本的原因。這業已給與我們在人類的利益上，對於我們周圍世界之有效影響的可能性。縱使這種影響還是非常有限，但牠在實際上也會收一定的實踐效果的。

蒲格丹洛夫在其對因果律的進攻中，並不是始創的。在他很久以前，並且，英國懷疑論者哲學家的休謨之『攻敵』因果律比他更好的；哲學思想之一切後來的懷疑論和現象論的流派，最高限度便是重複休謨的意見。

休謨對於因果律的問題怎樣的提出呢？他依據臺球遊戲的例子，發出這樣的

議論：『由一個臺球所傳達的衝擊，第二個球子的運動便伴着發生。這一切都是外部的感覺，并且我們并不能感觸着什麼感覺，或從客體之這些順序性來的內部印象；因此，在任何一個特殊場合之內，都不至有什麼能夠引起力的理想或必要聯繫之因果律』。簡言之，從休謨的立場看來，祇是在不能去發現什麼必然性的時間中現象之簡單的順序性，可稱為原因和結果。這樣，休謨便否認，把因果律看做科學認識的武器。

特別地投到眼簾來的便是，在因果律的理解中休謨之直覺的接觸。這就是英國懷疑論者的哲學家議論之基本的缺陷。這個對因果律含糊了解的直覺性，恩格斯在他的『自然界的辯證法』中，曾給與完盡的批評。就在這個地方舉出罷：『因為這個，因為人類的活動，并也創造了關於因果律的心念；這個心念就在於說，一個運動即是另一個運動的原因。不錯，一個顯著的天然現象之正確的更迭，可以發生關於因果律心念的基本——從太陽所得到的熱與光——但是此處

並沒有切實的證據，並且在這個意義上，休謨用自己的懷疑論的見解是對的；當時所說的，即在於正確地一再反覆說着 *Post hoc*（這個之後）。永遠不能根據 *Propter hoc*（這個之最後）。但是人類的活動，便留下因果律證明的可能性。假使拿來一個取火鏡，我把日光集中在焦點上，并使牠引起會發生通常的火的那種感應，那末，我們便證明這是從太陽中所得到的溫度』。

因果律，乃是唯物論辯證法之公通的範疇。牠不允許有什麼例外，就是說，沒有這種現象，即不能夠相對地說，那種現象是無原因的。

似乎有兩種現象，會掘壞我們立場的真實性，這就是偶然和人類意志的自由。我們來考察一下，偶然和自由怎樣地與因果律相矛盾。

何謂偶然呢？我們首先必要指出，對於偶然的估量有兩種原則上的考究；那兩種估量，是彼此無條件地互不相干。按照第一種，考究偶然是與因果律對立起來的。這樣的觀點，與實際和科學並沒有一些共通點。我們試舉一個例子來說：快

車遭了損壞，或可說因輪齒偶然地處於不精確形式的結果，或因沒有及時給與必要信號的結果。在這兩種情形之下，人類的¹不正確都歸咎於：偶然的疏忽。這是很大的不幸。我們能否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某個鐵路役員的怠慢，是無原因的²呢？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能這樣說的。在進一步分析中，我們可說，役員沒有及時給與信號，因為恰好當列車走近火車棧的前夜，因過於疲勞而微睡了。而促他去睡的，因為昨夜依激烈齒痛的種種原因，沒有睡過覺的結果。換句話說，此處這種動作，是有許多的原因。要把一切原因都加以研究，是不可能的。但是，從這裏不應該以為，偶然是超出於因果律的動作。偶然是有原因的，在這類問題之第二種考究³，是唯一正確的和科學的就是這樣。

然而，以為偶然並不與因果律相矛盾，這個我們還未曾提到的，偶然現象的特性，包含在什麼地方。這會使各種立場的重新開始分歧的。某一個學者把偶然現象，這樣地加以理解，即以爲那種現象的原因是不明白的。這種定義，很明顯

是不充分的。譬如說，素來我們還不會知道，昏睡病的原因。並且我們始終不了解，爲什麼應當把這種病算做偶然的現象。另一種變調便把偶然看做不意的，沒有先見的現象加以理解；以爲那種現象自身便是不明顯，同時在事物之通常的歷程中，引入了巨大的變化。類似的理解，都正確地抓住偶然現象的外部，或我們的主觀上對牠的關係。但牠沒有給與一個偶然範疇之客觀的分析。

偶然的定義，係從兩種成分：主觀的和客觀的，所集成的，就中，後一成分有基本而決絕的意義。偶然現象之主觀的特性，就在這些現象不意地發生，我們沒有能夠把牠先見，因爲不知道原因的一切總和，牠的拘束。

偶然現象之客觀的特性，包含在什麼地方呢？首先便不能夠把已存在的偶然現象，認爲此處是些微的原因，引起自身巨大的結果。在這個基礎上，便進到舉出偶然的發射；把這種現象看做，由於細小的火花，而爆發了大量的火藥；所謂在電棧上的大破壞，乃電流之約略閉塞的結果等等。

樸列漢洛夫曾給與偶然之較好的定義，當時他同意於許多著名的哲學家，把偶然截斷爲，兩個（并且還要多些）相對獨立的原因系列或必然。這種定義，在具體的例子中都會使我們相信的。山崩發生時，而同時在山麓倒養了一羣牲畜。山崩的結局，差不多把一羣的牲畜完全毀滅了。我們便很明白地看到了兩個必然的系列，并把牠截斷爲：山崩重要的是純粹起於天然的原因而成的，并且在這個時間之內，一羣牲畜的飼養，同樣重要的是在於各種各式的狀況。

在城市中暴動，沿街巡警走着。有些地方稀稀的射擊。小姑娘跑進一個鋪子買東西。俄頃『混蛋的』炮彈落到姑娘身上，并槍斃在這個位置上。這又可以截斷，兩個彼此直接不相聯繫的原因系列。并且我們便說，這個死亡，是偶然發生的。

人類的自由，同樣一些也不能除外因果律的動作。在哲學中，很久時間都會估計到，關於意志自由之實際的問題。假定意志的動作，本來就不受拘束的，就

是說，動作是無原因的。舉出了證明意志自由之無數的例子，如人類可以自由選擇，一類的例子說：可以到劇場去，也可以不到劇場去；這一些不能勉強他的。

在一切類似的例子中，都把兩種事物混在一起：人類沒有找着外部強迫的感覺，當時主觀上便造成自由的選擇，這是一回事；至於選擇活動的無原因，完全是另一回事。假使前一狀況，在我們的舉動中，有實際的地位，那末，後一狀況，便是形而上學的理性之玄想的結果。把我們的動作加以簡單的分析，業已證明，關於意志活動無原因的理論之完全愚蠢。在某種決議之前，人類會細想一下，對許多議論打算擁護或反對。於是便發生主意的鬥爭。末後，把各種各樣的主意比量一下，便着手選擇一種主意，因此，人類便採取了一定的決議。假使這裏再繼續明白的分析，爲什麼這方面的主意會勝利，而另一方面的主意不會勝利；那便可說，這人類的行動有了充分的束縛。可說一定主意之比量的原因，與這個人的般品性，他的本人條件，家庭的和社會的生活相聯繫的。不錯，各種

各式的行動，都是從許多，往往完全捉摸不着的，那些各別原因中發生出來的。可是，這一些也不足以改變，關於意志自由問題之原則上的提出。

爲要把人類已自覺了他的各種各式的行動，以這樣的原因來說明，是完全不必須的。在多數場合之內，人們完全不會細想到，關於自己行動的原因；因爲這種勞作，是以在自身行爲和更多知識上，之現有非常發展的反射作用爲前提的。是與否的決定，一些也不必需不斷地發掘到行動的深根來的。

引起各種各式行動之原因表現的困難，由於這些原因，不是直接地在人類意識上起作用，而是在主意，傾向等等之鬥爭形態中迂迴曲折地發生的。

可以反駁說，有那些人們，可以不須一切主意鬥爭，不須一切細想，會採納決議，所以，他們的意志動作，是無原因的。此類的結論更是滑稽。與其說，關於這種行動之無原因，毋寧說，關於在自由的關係上的那些幼稚的行動，比之在細想的結果之後（即打算，主意鬥爭之後）的行動，應是無比的壞。

所以，對於自由意志之唯一正確的立場，就是有定論的立場，而不是無定論的立場；就是說，把意志自由以因果律為媒介的那種立場是正確的。

這樣，我們不是在宿命論的立場上提出麼？其實，後者同樣否認，把意志自由看做某些無原因的東西。實際上，有定論和宿命論的立場，相同的就在於人類的意志，是以因果律為媒介的。上述的立場之差別，係根源於另一方面，即在於對人類意志之有定化特性的理解。

站在形式邏輯順序的途徑上之宿命論者，會進而承認預定的運命；就是說，承認架在人們身上有天命的重力；什麼不能鬥爭——一切都是有一個終局。

辯證法異於問題之這種形而上學的提出。牠在具體的狀況中，考究具體的人們，並解釋他們對世界之最有效影響的條件。人類實際的自由，就在於他認識自己存在和發展之實際的原因；即認識整個部分（政黨，階級，社會，自然界），並研究在全人類之無限發展的利益上，有效地來改變世界。我們若沒有指出，把原

因的觀念和矛盾或對立的觀念混合之不正確，便不能打破反對因果律的一切駁論。在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中，會遇見以矛盾的概念來代替因果律的概念之企圖；想證明沒有什麼原因與矛盾有什麼各種各式的差別；所以，給現象以原因的說明，就是說，要揭發牠的矛盾特性。并且祇有這樣，便是誤解的。

對的，原因的動作，是在矛盾的基礎上而完成的。譬如說，當着電燈恰當地發光時，眼睛不會損壞的，當着牠瞬動時，便會損害眼睛的。這就是說，只有在眼睛狀態和對牠之不習慣的光亮之間的現有矛盾之下，電燈開始的動作，即成爲眼病的原因。進一步說，因果律不僅不應是離開矛盾而孤獨的東西，牠自身便是矛盾；原因和結果是矛盾的。因果律的動作，本來就會引起新的對立的。譬如說，生產力一定的水平綫的動作是這樣，牠由於必然性，便引起一定的社會結構，一定的社會關係；我們可假定說，階級關係或階級矛盾。後者便拘束許多社會的矛盾（在家庭，道德，觀念形態等等的領域內的矛盾）。

矛盾是因果律所固有的。只有矛盾不必來說明後者的特殊性。其實，不只在原因的相互關係中有矛盾，並且在質量和數量等等的相互關係中也有矛盾。這個根本狀況，往往被企圖以矛盾來代替因果律的人忘記了的。

因果律的概念，即從物質運動的概念所長成的一定動作。後者在因果律中，便包含於蛻棄的形式之內的。因果律是辯證法唯物論之非常重要的範疇。沒有這個範疇，便不能對唯物一元論有正確的和完盡的理解。很不充分地說，因為是一元論，所以一切都是物質。還必要理解，物質過程之一定的聯繫，後者之彼此的一定依賴性。我們已看到，一個過程居於另一個過程的元始，譬如，這時馬克思主義者便肯定說，上層建築物與基底，是在後者的基礎上起相互影響；他們同樣承認，基底居於上層建築物的元始，沒有那些，便不能對於社會現象有一元論的認識。在這種場合之內，元始不外是基底和上層建築物之原因特性中一個成分罷了。

現象之原因的解釋，不能不估計到牠的質量的和數量的方面。質量和數量也和因果律一樣，是基本的範疇。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看來，對牠的正確理解，是有極重要的意義。

何謂質量呢？由黑智兒所給與的質量概念之模範的公式，已曾看到了在質量中對象之這種的定限，後者「并非平靜地」達到那種定限的，就是說，由於質量的變化，由過去的變更爲現在的。譬如說，水是一定的質量，牠自身自行變更，便把這個質量消失了，就是說，過渡爲氣或爲冰，或是還有某種的狀態。

往往有把對象的質量與標誌混爲一談。我們舉房子和圍牆的例子來說。這兩個對象，在質量上自相差別的，從牠的質量方面說來，何謂房子呢？從這裏首先我們拿去房子之一定的外部式樣（一種標誌），隨後把牠預定，以供居住（另一種標誌）；最終，房子之內部的現有建造。圍牆的質量方面，在形式中便表現另一種標誌：另外的式樣，另外的預定。

在這點上，必需指出質量並不是標誌之機械的數額，而是牠的辯證法的統一體或總和。往往用『屬性』一術語來代替『質量』一術語，因為，思維是高級有機物質（腦髓）的屬性；在應用人爲工具基礎上的勞動，是人類的社會屬性。在這種場合之內，『屬性』一術語的應用和質量同一的字義一樣。我們以爲『屬性』和『質量』之間，會引起更深刻的差別，就是說，在兩者之中不同的概念，是不相符合的。

有時很錯誤地以爲，質量完全是自相同一的。這是誤解的說明。第一，在自然界和社會中之具體的質量，是無數算的，如：電子、原子、微分子、細胞、動物、植物種、抽象勞動、具體勞動等等，並且所有這些都有差別的。

第二，不管一切差別，同時質量自相有一共通點，即由於牠的對象和現象的變化，由過去的變更爲現在的。這樣，質量之哲學的範疇，不外是從牠的最一般的，和對於牠的成分之特殊的現實質量的抽象化或抽象性。

伴着還必要解除一種誤解：似乎在對象和現象中的質量，始終會表示差別

的。依賴於已佔有的質量那種關係中，後者可以表示同一，也可以表示差別的。譬如說，有產者和無產者，依其特性看來，是直接相對立的兩階級。他們自相有深刻的差別，即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并且同時有產者和無產者是同一的，即在一般上都是階級。換句話說，有產者和無產者自相有一共通點，即兩者他們都會引起階級的概念；并且是在有產者之資本主義社會內的階級。

具體勞動的種類是很多的，并且在質量上是自相差別的。在這種場合之內，質量便表示一種差別。假使我們轉來考察抽象勞動的範疇，那便表現完全另外的情景。從這一方面看來，勞動的一切種類，在質量上是自相同一的。所差別的只有數量。

同樣，我們也在自然界中觀察一下。譬如說，鷺與鴉即在質量上自相差別的種類；兩者也即是在質量上同一的飛鳥。

從上面所舉的一切例子中，又產生出來對於理解質量之一個重要的結論，即

對象和現象之質量的特性，會擴張到自行啣接的無限鎖鍊，依認識發展的程度，一切漸漸深入於社會和自然界方面去，（如：微分子、原子、電子）。

不言而喻的，這種各別的質量鎖鍊，不能夠孤立地來考察。首先，沒有數量則質量便不會存在的。何謂數量呢？黑智兒對這個便依相反的用語說，他是平靜地達到那種對象的定限，就是說，數量是可多可少的，并且從這種對象中，不會消失自己的本性。然而，所指的『平靜』，是有自己的界限的，到了那個界限，便開始對象之質量的變化。

另外，數量可決定爲，可以測量的和在數目中表現的各種各式的東西。從這裏很明白地，數量的特性可適用到，空間（長、廣、高），時間（小時、年等等），重量（普特、磅等等）等方面去。數量之這種數學上的定義，應當看做達到黑智兒式定義的解釋加以採用。

不應忘記的，一個連續的數量，就是也和一個連續質量一樣的抽象化。在實

實際上，從所存在的數量之無限的連鎖，從那些數量中所抽象來的最一般的標誌，我們便會得到數量之方法論上的概念。譬如說、空間之長、廣、高和時間之「長」之間有共通點麼？是的，只是除丟空間和時間都是物質的，和可以看做數量加以測量之外，決沒有什麼共通點的。這些數量，在現實上也是完全有差別的。關於萬有引力和社會現象之數量的特性，同樣也可以這樣說的。

一種思想以為，數量是世界之某些的實體，從那種實體的各別結合中，會產生各樣式的現象，這是根本不正確的。牠必要走到，把數量和具體的對象及現象之間割裂起來。

在對象和現象中之數量方面，很類似於質量，可以表示牠的差別，也可以表示牠的同一。例如、一、二、三、四等等，在一般上，看做數目是同一的，同時看做一定的數目是差別的。

數量的分析，便引我們從事於不斷性的問題，在解決那個問題之下，偉大的

哲學家和數學家都會用過心力的。這一問題是非常有興趣的。對牠值得提出一些說說一下。

假使拿來，包含在不斷性的問題自身之最主要的和基本的問題來說，那末，我們便得到下面的見解。在直接的直觀感受的空間，時間，可想像如某些連續的東西一樣，就是說，不斷的，同時又分割為各部分的，就是說，間斷的。這是現成的矛盾。並且許多哲學家 and 數學家，自己都曾提出過要解決上述不斷的和間斷的之間矛盾的任務。對這個任務的解決，他們以為，從矛盾的要素中消除一個便得。

我們的目的，沒有必要對於依不斷性和間斷性問題之各別的立場加以分析。要充分地考究，在科學中最公認的上述問題的解決。牠就包括在下面，現實的空間，時間，可看作在自己的基礎上之不斷性的東西加以觀察。在這種場合之內，間斷性便表現在不斷性中之條件的分界。

在不斷性的數學研究中，曾得到了輝煌的效果。我們看到了，由萊布尼茲所發明的微積分數的成績。

若問，爲着承認不斷性原理的元始，數學的成績便很充分達到沒有呢？假使問題的提出是正確的，就是說，特別在數量的平面中提出，那麼，答案在原則上應當是肯定的。我們所說『原則上』，即因爲在實踐上，關於間斷性之過渡到不斷性的問題，只有由於某種近似來解決的。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把無限小與零併合一起的。所以，只有在無限性中間斷性和不斷性之間的矛盾，始能充分消除的。

往往把不斷性的原則，增加着不允許的廣泛意義。把這個原則說得，像在自然界和社會中居支配地位的公通原則一樣。在這種場合之內，關於不斷性之元始的答案，應當與以否認的，因爲不斷性之廣泛的說明，會引到否認質量是唯物論辯證法的基本範疇。後者并不是在不斷性中，而是在對立的統一性中，看到實際上之公通的和最普遍的原則。

說到矛盾（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間斷性和不斷性），我們便指出了無限性，這些矛盾，都在那種無限性中自行解決的。無限性自身到底是什麼？我們所歸結在這個概念中，有何種的內容？

關於無限的，或可說，物質和時間的永久運動，可說無限的空間。

在運動和時間之永久性上，我們是以物質的運動來理解。所以，時間的經歷沒有什麼開始的時候，而過去始終是這樣；也沒有什麼結束的時候，而將來始終是這樣。在這種的判定中，形式邏輯的推理很快地便發現一個矛盾。可說，時間無論若何偉大，牠總是流過的，所以無限性便由有限性表示出來，最少限度，與過去的時間有關係的。

對空間的理解中，可以發現同類的矛盾。在思考上可以把他想像，為已分割的某個平面之二等分。很明顯地，一半應當比等於兩倍的整個小的。然而，解說這個簡單的判定，並沒有不可克制的困難。二者必居一：或者無限空間之一半，

實際上就是一半，并且這時牠不等於無限的整個空間，就是說，牠不是無限的，或者，一半是無限的，那這時牠便等於整個。在前一場合之內，我們便進到否認空間之無限性（假使一半不是無限的，那末，兩個一半同樣也不是無限的），在後一場合之內，我們便進到否認論理學的法則，因為——

不難瞭解的，用形式邏輯法則之絕對無限的概念作媒介來運算，乃是無結果的落空工作。辯證法的邏輯，依這種簡單的原因，即人類的經驗還是太少，同樣不能對於上述的問題得到很快的解決。

從這裏應否認說，我們應當來否認無限的空間和運動的永久性呢？沒有的，不應當的。假使在論理學上發生一個閉塞，那末，這是說，我們認識的缺乏，并不是說，我們的認識是絕對不可能。牠是可以認識的，并且在經驗和我們思維的無限運動中，我們把牠認識的。在科學中，一些也沒有說過，反對這種事物的理解。

數量會過渡到質量，反之，質量也會過渡到數量。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

域內之每次新的獲得，便要確定上述界說的公通性。完全明白的例子，從水過渡到氣和冰，與相反的，并不須重複的說。這是在自然現象的領域內的。但是，在同一程度中之社會現象，也會遵從數量之過渡到質量或質量之過渡到數量的公例的。我們舉馬克思的意見，并連帶舉出他之關於協業的議論：

「類似於一中隊騎兵的攻擊力，或一營步兵的抵抗力，與能夠發展各單個騎兵和步兵的那種攻擊力和抵抗力之總量，所存在的差別，正確地說，也和各單個工人的力的總量，與當着許多工人在同時參加在履行同一樣不可分離的活動中，所發展的那種社會的力之差別，是一樣的」……

「此處不僅要說，經過協業的道路把個別的生產力提高，并且還說到，新的生產力之創造，那種生產力依其本質，就是羣衆的力」。

此地，我們得到一個數量會過渡到質量之光輝的例子。不需要把這個過渡，只是這樣的來理解，以爲似乎這樣的數量一消滅，代替牠的便發生質量。這種理

解，是最純粹的形而上學的理解。在實際上，數量之過渡到質量，或質量之過渡到數量，是辯證法地完成的。在馬克思的例子中，在質量上，新生產力的發生，由於在一定的技術基礎上，動作的個別力量之適宜組合的效果來說明；個別力量的數量，並沒有消滅。牠得到了新質量的特性『羣衆的力』和這個自身加以改造的結果：應用羣衆力量之數量的效力，便成爲無比大於適應於個別力量之機械的總量。質量同樣會過渡到數量。

數量之過渡到質量，和質量之過渡到數量，便表示在現象中之兩個非常重要的成分；關於那些成分應該一說的。我們所看到的有限度和突變。

何謂限度呢？我們在研究某些例子之先，應給與限度的一個定義。在通常的氣壓之下，水當攝氏 100° 時，便開始沸騰，就是說，轉變爲氣。 100° 就是水之溫度數量變化的限度，在那限度之後，便開始質量的變化或突變。

一九一七年秋天，在客觀革命形勢的條件之下，羣衆革命精力之增長，便完

盡了自己的限度，而鑄成了十月革命。此處的限度，比在前一例子中無比的複雜，可是牠的一般外貌，是同一樣的：達到那種數量的限界，便開始新的質量，在此中自身過渡，便帶突變式的特性。古代的界說：“*Naturanon facti saltus*”（自然界不會突變，）不管在自然界中，不管在社會中，自身便沒有一些確定的意見。反之，更深遠的深入到自然界的過程，就表現愈新愈新的突變式的過渡（例如，由布蘭克和包爾所研究的，在電子過渡時之發光精力的原子，從一個軌跡轉到另一軌跡上去）。

這樣，限度可以決定為，在對象和現象中之質量和數量的限界，達到那種限界，兩者都消失自身從前的質量和數量，稱限界為限度，不應當以為，後者是自然界和社會過程之質量的和數量的特性之某些外面的東西。不是的，限度是從質量和數量之內部的聯繫中產生出來，他可說明質量和數量的相互關係的。換句話說，沒有限度，質量和數量便成爲分裂的，彼此內部不相聯繫的範疇。

對於限度與突變的理解，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沒有那個條件，便不能對於自然界和社會中之進化和革命的理解。與此類似的，即質量的變化或突變，沒有預先給他以數量的變化，便沒有可能；即沒有進化的『準備』，革命也是不會有的。這是問題的一方面。牠的另一方面，包括在下列的可說較為重要的。革命的變革，不能夠在任何時間之內發生的。限度動作的結果，牠必要進到決定的，狹小的一煞那間。這個情形，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牠便沒有估量，并且也不能有正確的戰術和策略。

數量的和質量的變化，不必要把快和慢來分別。此類的差別，依時間上始終沒有地位的。在白熱前之赤熱的鐵塊上注入一些冷水，後者立刻便轉為氣。水溫度之數量的變化，無疑地是有地位的，但是這些變化，是俄頃地發生了的。然而，沒有一個人會在腦中把這種急速的數量變化，視如質量變化來考察的。數量是不依存於時間的數量，經歷那個時間之中，牠會自行變化起來。

同樣也可說，相對的質量。在革命的時期中，社會關係之質量改革，以幾個月甚至以幾年來完成的。并且從這個牠不至消失自己質量的特性。

爲要結束關於數量和質量之相互關係的問題，就必然要指出，一個非常根深蒂固的偏見，即以爲似乎質量應當屬於數量；這就是所謂「數量的」立場。牠的本質，就在於數量對質量的關係即是基本的範疇。所以，質量便是所產生的範疇。這種立場有用的證據到底怎樣？通常都是在特種的科學中去引證的（原子之質量的差別，依存于電子的數量、聲、光的差別，依存於波長的差別等等）。在形相上來推論社會科學的事實（從認知勞動之質量上多樣式的種類，而認知到抽象勞動的數量等等）。

我們先從後一個例子來說。完全不正確的，以爲抽象勞動只是數量的範疇。馬克思的話是這樣：若說到一般的價值，那末，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無論在什麼地方沒有直接舉出，與勞動之間十分明白的和自覺的差別，即牠在價值中和勞動

中是同一樣的說法；牠還相當在生產物的使用價值中體現出來。當然，這種經濟學在事實上，就這些差別來估計，因此在前一場合之內，係從數量方面來考察勞動，在後一場合之內，係從牠的質量方面來考察的。可是這種經濟學，并不會在腦子中一想，工作之單純數量的差別，即是牠的質量（我們加圈的——著者）差別的前提。所以，從認知牠的統一或相等，而認知到抽象的人類勞動。

所以，從馬克思對於抽象勞動的理解，正確地說，從人類勞動的抽象方面看來，無疑地會產生這種意見，即這一『方面』同時質量的，又是數量的，并且後兩者有同一基本的特性。

但是，在自然科學中，數量的立場，可以奏凱嗎？難道不應當把原子之質量的差別，歸屬於電子中之數量的差別，正確地說，歸屬電子之數目的差別嗎？若否認在化學元素中質量差別之間的聯繫，和這種情形，譬如說，酸素係從一個電核，和一個循環於電核周圍的電子而成，氫氣係從一個電核，和兩個電子而成等

等，是很可笑的。在物質之電子說的境界內，元素之孟特利的定期體系，得到了意料不到的和更深刻的說明。這是正確的。只是從這裏還不能說，在對數量知識的基礎上，已給與說明。第一，這樣的物理學家，如湯姆生，尼支福德，包爾等等的研究所指出的，元素之化學的屬性，不僅依存於電子的數量，并且也依存於比較集中的活動電核之牠的空間分佈性。第二，我們沒有一點根據，把電子看做『單純的』數量來考究。電子不僅有數量的特性，并且也有質量的和原因的特性。從認知原子屬性，而認知到電子屬性，不外是從認知一種形態（質量的，數量的和原因的），而認知到更深入的和更單純的另一種形態。

『數量』立場的擁護者，把『電子』概念之豐富的內容加以庸俗化，即因為他們當時曾把『原子』的概念庸俗化了的。

既考察了數量和質量之相互的過渡，便不難指出兩者與因果律的聯繫。譬如說，水之過渡為氣的發生，由于氣壓的增高或降低是不一樣的。在前一場合之

內，爲這種過渡需要較高的溫度，在後一場合之內恰恰相反。資產階級社會之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在不幸的原因（經過多年的嚴重內戰，天然的貧困等等）動作場合之內絕不會發生的。

與質量和數量相聯繫中的因果律，可看做軸心的範疇，因爲牠是物質運動的表現，物質自身存在這個基本形態的表現。這一些也不減少質量和數量的意義，那兩者自身的獨立性并不消失，也會歸屬於因果律。

質量，數量和因果律把物質運動的，即一般變化之方法論的特性說得十分完盡。可是我們應當在變化的基礎上來理解發展。沒有這個條件，那物質運動便不適合於科學研究的目的。一般的變化和發展并不是同一樣的。譬如說，在閉塞的露台中，氣的微分子的運動，便是一般的變化，那種變化可從質量，數量和因果律各方面來說明。這還不是發展。發展是以由於樹立在一定規律性上的長久傾向之物質運動的或變化的決定系統爲前提。

物質運動之系統的形成；在現成相對的靜止，或在系統中的均衡時候始有可能的。對於這個問題，恩格爾斯在『自然界的辯證法』中這樣的說：『均衡不可與運動分離的。在天體的運動中運動是處於均衡之中；而均衡也處於運動之中。各個特殊的相對運動，就是說，此處在某種運動的天體之上的分立；而較小的體各個分離的運動，這是傾向於均衡之相對靜止的成生。沒有相對的靜止，不會有發展。體之相對靜止的可能性，均衡之暫時狀態的可能性，就是物質的，也可說，生命的無窮化之存在的條件』。

第五節 發展的範疇

各種發展都是變化或運動。反過來說即：各種變化都是發展，就是說，從發展的特殊種類說起。換句話說，運動不能把發展之完整的定義說得完盡。我們業已說過，發展是以物質運動的系統或形態為前提的。所以，必要來考察這種形

態。我們的任務不在於對物質形態形成的歷史加以研究。這是具體科學的事情。從哲學的立場看來，應充分地對於系統或形態，與以邏輯上的說明。對於後者的理解，必要引出本質的範疇來。

何謂本質呢？試舉對於這個範疇很容易理解的那些例子來考究一下。社會發展的本質當屬於生產力的增大。生物學上天擇的原理，便足夠說明有機體的發展之本質。化學過程的本質就是原子的運動。對於上述一切例子的分析，我們要指出足以說明本質的那些標誌。後者表示在過程和現象中所發見的那種共通點和基礎，即牠的決定成分。本質不是基本的範疇，而是所產生的範疇。牠是因果律、質量、數量之統一性的特殊場合；在物質運動的系統中，那種特殊場合是有地位的。這樣，本質首先便表示着，對於特定系統之現象總和的關係上之基本原因，或基本原因的系統。譬如說，生產力這是社會系統的本質，生產力也是這個系統運動的原因，社會發展的基礎。再則，本質是質量的和數量的。譬如說，

人類勞動就是生產的基礎或本質，後者是有質量的和數量的特性。

本質佔有現象的總和，可將牠區別為相對獨立的形式或系統：生產關係的系統，政黨關係的系統等等。

這些系統依自身本質的特性來區別的。譬如說，黨內關係的系統，是階級關係系統之特殊的場合。後者便是一般的社會關係之特殊場合。這樣從特殊進到一般，我們便達到了物質之基本形式的概念（社會、有機體的、化學的概念等等）。物質之基本的形式，便表露着本質之終極限界；就是說，牠的限度。

承認在自然界和社會現象中，之終極的限度，有莫大的方法論上的意義。這是辯證法基石之一種，因為由於這個道路，科學便發現運動的物質形式之現存的特殊性；並標明達到對牠佔有的道路。社會和自然界之機械解說的擁護者，以完全明顯破壞來反對這一點。他們以為採用關於現象的終極限度之辯證法界說，就是說，把世界搗成絕對不相聯結的各部分。

『機械論者』之一切的反駁，都是不斷的誤解。從唯物論辯證法的立場看來，單一的物質，絕對不留任何其他實體的地位，因為一切都是物質。但是，物質在自身的永久運動中，會改變自己的狀態，那些狀態依樣式，品質而有差別的。此處便存着物質形式之形成的根源。從一種形式進到另一種形式，就是說、忽視這種特殊性，即沒有那種特殊性實際性會轉變為空虛清冷的抽象性。

在本質的範疇中，便再現了一切以前諸範疇（運動——靜止，質量——數量，因果律，限度）之矛盾。同時本質也發展固有的矛盾。本質之兩極的對立運動，便產生形式和內容的矛盾。形式範疇的意思，馬克思在下面的話中，便很清楚地成了公式。

『我們既看到了商品的交換過程自身便包含着矛盾，和彼此相排斥的關係。那種過程的發展，便表現着商品的二重性，就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即進而把商品界劃分為單純商品和貨幣商品，也不會排除這個矛盾，并且創造牠的運動

的形式（我們加圈的——著者）。一般上的方法也是這樣，在那種方法幫助之下，會解決實際的矛盾。譬如說，一個物體不斷地落在另一物體之上，且也不斷地受後者的打擊，在這裏便包含着矛盾。橢圓即是運動的形式，在那種形式中，這個矛盾同時實現同時解決』。

形式和內容之總和的運動也是發展。我們很留意地對於這個運動來考察一下，因為對牠的正確理解，是依靠於對唯物論辯證之正確的理解的。

首先關於形式對內容的關係加以一些說明。從所有前面的研究中，很容易理解，形式並不是什麼盒子，在那盒子中便站着內容。另一方面，不能把內容看做什麼絕對無形式的東西。簡言之，形式和內容不能看做彼此互外的概念來觀察。在實際上，形式和內容是彼此相貫通的。上述的範疇之相互關係，最好是在牠的互運動或發展之下來說明。我們舉，基本的（根基的）社會關係或經濟結構為例來說。經濟結構，即是由於人們共同勞動的條件所產出的一個形式。在階級的社

會內，這個形式便帶着對抗的性質，依馬克思的用語來說，就是在生產界中實際階級矛盾解決的方法。馬克思同樣指出，這種形式會發展自己的內容，就是說，社會勞動的生產性，并且這個內容在自己一定的階段上，必然會引起新的形式。我們已說過，本質的運動，在形式和內容上之辯證法的破裂都是發展。發展的特殊性到底怎樣呢？我們來一讀在列寧的節錄中所論的辯證法。

「發展（進化）之兩個基本（抑是兩種可能的呢？抑是在歷史中兩種觀察呢？）意念本是發展，即減少和增加，即重複。并且『由列寧加圈的——著者』發展即對立的（在相互排斥的對立上，和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上之單一的分枝）統一」

「前一種意念是死板的，可悲的，乾燥無味的。後一種的意念是活躍的。只有（由列寧加圈的——著者）後者給與萬有之『自在運動』的鎖鑰，只有牠給與『突變』，『漸變的休止』，『轉變為對立物』，舊的破壞和新的發生之鎖鑰」。

發展之唯一的和基本的特殊性，即是新的發生。後者不僅是以前之數量的堆

積，并且依其質量，形式看來，有某種新的東西。譬如說，社會主義制度，即從資本主義制度所發展出來之新的社會形式。在這個發展中，就是漸變的休止，當時資本主義便在革命的過程中沒落，并且發生完全新的制度——社會主義。當然，牠并不是『一下子』或『傾刻間』發生的。現在即提到俄國革命的經驗來說，社會主義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社會發展之整個時期的成就。同樣，這一蘇維埃制度之過渡的時期，在質量上業已有別於資本主義的了。假使我們承認，新的發生是發展的特點，那末，從這裏還不是說，我們會從發展中把重複除外的。不是的，在實際的發展中，發生和重複的成分是在兩者的統一性中密接起來。譬如說，擴大的再生產，就表示資本主義的發展，這裏我們看到兩個成分：也有新的發生（在資本的，積聚的，集中的構造中之不僅數量的變化，并且質量的變化）；也有重複（一切時期之生產過程，在資本的基礎上完成的還是資本主義的）。

重複和發生，絕不是均衡的和均衡破壞的同一。為要理解在發展成分的本質

中的重複，就必需來研究特定的系統或形式的結構。結構或說系統的構造，這不外是在一切財富中的本質，在靜態的斷口中所抓住的牠的內容。

從這裏看到，沒有均衡不會有重複，也和沒有運動不可能有新的發生一樣。然而，看做發展成分之重複和發生，並不是由於均衡或均衡的破壞來決定的。想把發展看做均衡破壞來理解，完全是無結果的企圖，所發現到的，就是均衡的擁護者不得不有為解釋均衡破壞之外部推動的『發明』。『外部推動說』，結局便進到無生氣的蒲格丹洛夫式的世界之意念。

固定性不但在發展形式之重複中表現出來，並且也在新的發生中表現出來。這個固定性不外是一種公律罷了，我們以為公律是唯物論辯證法之最具體的範疇。譬如說，為闡發公律，就必需研究現象之特定總和的本質；重複說一遍，要闡發公律之質量和數量方面等等。可是現象的公律，在牠的特定狀態之下並不是什麼絕對的。由於系統或形式的發展，公律也就改變起來。發現系統之內部和外

部矛盾的辯證法，探究牠的各方面，并想解決這個第二步的任務：說明系統變化的趨勢，就是說：給與一個現象公律之公律。只有那時對現象之各方面研究的任務，可說有多少結束的。

在我們的公平判定中，我們可引考福曼對馬克思主「資本論」第一卷的評論之部分辭句來說，即馬克思完全同意的那種辭句。我們且把所引的辭句概括一下：

『由馬克思看來，重要的只有一個：找尋他所從事於研究的那種現象的公律。在這裏由他看來，重要的不僅當着這些現象已有一定的形式，和當着這些現象是處於在特定時間內所觀察到的那種相互關係之時，統御這些現象的公律。此外，由他看來，還有重要的牠之變化，牠之發展的公律；就是說，從一個形式過渡到另一形式，一個次序對於另一個次序之相互的關係』。

把我們對於發展之辯證法的理解說個梗概。發展是物質的形式或系統之特別的運動。機械論者以為，這個運動從下列的各成分而成。特定系統之本質的矛盾

運動，便引到形式和內容的形成。在靜態的裂口中所抓住的形式和內容的統一性，便產出與系統之一定構造相聯繫之過程的重複。若在動態的裂口中所抓住的同樣統一性，便產出新的發生。在舊的胸懷內之新的成熟，即牠的傾向之否定。在內容和形式的關係中，便發生矛盾之數量的增長。矛盾的增長有自己的限度，由於那種限度的窮盡，形式便破裂起來，完成了革命。從前的形式破壞了，而從矛盾之新的『鬥爭』中，生長和加強新的更高的形式。假使發展會走到相反的方向去，那末，後者也會更低的；譬如說，在社會中，是處於反動和反革命的條件之下，在自然界中，是處於生物學上退步的場合。

我們沒有來擴大辯證法發展的特定的畫圖，牠總不過是對於物質具體形式之具體發展的研究之方法論的進行。譬如說，從我們發展的說明中，不能夠過於估計，把社會的發展歸結到，社會勞動之生產性的增大和生產關係的改變。沒有一個人會把辯證法從研究中解放出來；牠不過給與研究之一般的方法，指出研究的

道路罷了。

根據在這種簡單的狀況之下，發展之具體的要求，即我們所已明白的物質形式，在其存在和發展中便表現着，相對獨立的和彼此不相干的特殊性。從這裏便產生在『費爾巴赫』和『自然界的辯證法』中，所詳述的關於低級和高級公律之著名的恩格爾斯界說。

對於法國唯物論之褊狹性的批評，恩格爾斯曾寫道：『借用自機械學的測量器之特殊的應用到化學的和有機的現象，就是說，應用到有機械公律之那種現象領域內，當然，縱使還繼續有效，可是在別種現象之前，便退到不重要的地位，那時高級的公律，便成爲古典的法國唯物論之褊狹性的唯一特別的，不可免的特點』。

機械論者通常并不反駁恩格爾斯這個界說的。他們僅僅指出，從近代科學的立場看來，關於高級和低級公律，業已陳舊和不適用的，因爲——機械論者說

——後者轉到了微分子和原子之內部的機械學方面去，那些便是法國唯物論者所不會理解的。這樣便會結論說，在原則上，法國的唯物論者是對的，就是說，他們對的就在於承認了，在一般上把社會的活潑有機體的規律性等等可引用到機械的公律方面去。失敗了的就是要在十八世紀中造成機械的唯物論；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葉機械論者都有過這樣着想。可是在實際上，事實却不是這樣的。

在研究的領域內之莫大的成績，即所謂無機的自然界，進到了物質之電磁說。此處機械學能像機械論者對於這裏所申言的一樣，會慶祝自己的勝利否呢？能否說電磁的規律性，就是和機械的規律性一樣呢？沒有的，不能的。巨大而淵博的物理學家，如麥克士，布蘭克，列爾士，包爾等等的研究，便指出機械學的公律，在電磁現象的系統中會起作用的。用恩格爾斯的話來說，這些公律在另外更高的公律之前，就是說，在這種場合之內，即在電磁公律之前，便退到不重要

的地位。

再則，在生物學領域內的成績，絕不是證明生物學的規律性就是物理化學的規律性。極特別地，即機械論者很嚴格地說明對於生物學的認知而認知到物理化學，同樣沒有企圖提出，關於由達爾文及其繼承者所設定的生命發展基本公律之物理化學解說可能性的問題。每次企圖都把天擇之特別的生物學公律，引用到物理和化學的基本公律方面去。進而對實際的曲解和變改的。

更壞的便是企圖，從認知社會公律而認知到生物學的公律。這個企圖便直走蕭清歷史唯物論的方面去。牠在原則上可說在社會科學和哲學的領域內，向後轉到斯賓塞，康德方面去。機械論者從事宣傳社會科學之生物學化，有時自己並沒有在對馬克思主義之資產階級曲解的道路上來說明這個。

唯物論的辯證法否認庸俗的偽科學原則和世界的公律是同一的，牠承認兩者之辯證法的統一體。

唯物論辯證法之範疇的連鎖，由於公律的概念來完成的。因此，後者可以決定關於物質形式之運動公通公律的科學。對於唯物論辯證法這個公律之應用，應該理解在這種場合之內，牠并不表示獨立的公式，甯可說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切從前討論之邏輯的總結。

第六節 理論是發展的因素

「哲學家祇是種種地解釋了世界；然而，重要的却在手改變世界。」

——馬克思——

唯物論的辯證法認為理論始終是直接或間接滲入於趨向於改變實際之人類活動的組成中去。外圍世界對於我們所反映的理論，愈是正確些和嚴密些，則我們所能影響到各種各式所感觸的人們利害之客觀過程的歷程和出發，便也愈迅速和愈有效。我們已曾說過，理論的客觀性，就是說，真實性就是好理論之唯一絕對

的條件。

然而，很簡地反映着現存的事物秩序完全是不充分的。必要從理解牠而理解到牠的運動和過渡到另一種秩序。事物的運動，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對牠的認識，便需要一切聯繫和媒介的發現。理論應當正確地估計動作的諸因素之『比重』。不這樣便會阻礙對牠影響的成效。

在這個問題上，一失足便墜入折衷論的方面去。後者沒有在動作因素的系統中找從屬關係，就是說，相依從的關係（基本的因素，次要的等等）；牠對於這些因素之同等關係便滿足了。譬如說：把不可調和的生物學中之活力論和唯物論，哲學中之唯心論和唯物論，政策中之少數派和多數派調和起來。折衷論者在實際上留下一幅諷刺畫，這樣，便很客氣的把理論的作用，看做這些實際的變化和發展之因素。

當着在某種系統（社會，有機體等等）的事物和現象中，正確地發現了同等

關係，便提出關於主觀因素對於客觀過程的歷程影響程度之嚴重的問題。對於主觀因素估量不足，會走到所謂客觀論方面去的。在應用到社會現象中這個偏向，列甯曾給與顯著的說明。

「客觀論者說到特定歷史過程的必然性；唯物論者由於正確地指出，特定社會經濟的形狀和牠的對抗關係的發生。指出特定許多事實的必然性之客觀論者，始終是冒險在辯解的立場上，來淆亂這些事實；唯物論者闡明階級矛盾，并同樣地決定自己的立場」。

「譬如說，在某種場合之內不滿意對於『不可制勝的歷史傾向』的指明，而曾指出了在一定階段的生存上，決定特定秩序的內容和排除越出生產者自己進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可說，唯物論者自身便包含着在每種事變的估量中，直接地和公開地站在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所拘束的黨派性」。

對於主觀因素作用之過分的估量，便走到與客觀論對立的極端——主觀論方

而去。後者把人類從具體的實際中分離出來，并把牠帶進自欺的境界去。正確的原理論，要指摘客觀論主觀論之兩個極端。

正確的行動，同時也就是在特定條件之下，最適宜和最有效的行動。這樣，理論便包含在變化的和發展的實際之中。

會變化過程之客觀歷程的人類活動在那裏呢？首先人類的動作，好像是自然界之任一種機械的，物理的，化學的，生物學的力量。舉農民刈草一例來說。首先我們便看到，運動力學上的精力形式，在勞動的工具上適當的運轉——**刈刈**。所以，在這一點上，**刈刈**便開始具有機械力的性質。但是後者從那裏來的呢？由消於耗筋肉、神經等等之生理精力的道路來的。再則，在工作的時候，**刈刈**便發熱起來；於是發生了溫度——物理的現象。

假使我們考察到人類活動之一切其他種類，我們便可得到同類的情景。牠的一切特點，就在人類的動作首先就是自然界之任一種力量的動作。在事物和現象

以外人類的理性，不能直接產生什麼變化的。至於在自然界和社會中，人類所製造的那種變化中之牠的作用，簡直是宏大無倫的。

這一形體在那裏呢？被理性所領導的人類，是從一切從前的經驗中生長出來的，在自然界外部完成了一定的變化。自然界之不破的公律，完全可以改變現象，此即有用的人類所表現的效果。譬如說，在動力機器的歷程中的調度和安置，人們一些也不能破壞電磁現象的一個公律。至於電氣對於人們是有怎樣重大的益處呀！公律的意義，便是允許改變在人們的利益中過程的歷程。

可說在社會實際的改造中，理論的作用還要趨於嚴格。此處正確的理解社會發展的公律，以保證對鬥爭的實際目的和方法之正確的採擇；而同樣更便於對鬥爭的結果之迅速的和正確的計算；沒有那些牠便不能更進一步繼續有效的。列寧的戰術和策略，就是在革命實踐的利益中，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效的執行之模範的例子。

理論並不是「萬能」的。在各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中，牠都受着在人們所處理中之現存物質方法所限制的。譬如說，在理論上是非常好明白的，在幾年之中，把我們的蘇聯變為社會主義之繁盛的國家。然而，現存的方法便把這個計劃延到幾十年。

除去這種「物質的」障礙之外，理論在自己的實踐的存在中，和從人們自身，從社會制度的頹廢所發出的那種障礙會衝突起來。譬如說，現代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履行科學，就是說，理論，到底的。

他們不願意侵犯私有權，並給與電氣工程之切要的圍套，他們害怕澈底地損失他們在被壓迫階級身上的鎖鍊，也和沉溺於擁護梭羅門，抓住宗教，神祕主義一樣的。資產階級否認自己革命的過去，像很久以前，在美國會有過地方，想把達爾文學說的學派加以放逐。

資產階級即是完全明顯和堅決從事於反對實際理論，反對現代科學的一個階

級；因為科學很久便簽下了他的死亡的判決書。

理論在自己存在中所受的限度，同樣會不斷地走過這些界限，使在自己的可能性中不受限制的。已發現的在現時的傾向中，理論便把未來描下遠景，使在人們生活進步的事業中，有莫大的簡便。

在現時只有無產階級能夠履行，對理論之革命改造的力量到底，因為他迫切地有利益於社會更進一步的發展，要求社會之革命的改造。在與其他被壓迫階級聯盟中，完成了社會主義的變革之後，無產階級同樣要戰勝在人類實踐之一切領域內，迄今還在應用科學而看不到的條件。

第二編

社會科學中之辯證法的唯

物論或歷史的唯物論

第三章 唯物史觀

第七節 唯物史觀

人們若不會懂得要與什麼鬥爭，那他們便不能在自然界和社會中，進行一些好結果的爭鬥。譬如說，與傳染病（神經熱、猩紅熱、天花等等）鬥爭，當着已經明白這些病原（微生物）時，始證明了有個好結果。既知道了原因，人們便找着了方法，爲的把牠消除（注射）。現在我們從社會生活中，舉一例子來說，資產階級

社會時復一時地陷於兇猛的危機：經濟的、政治的（戰爭、革命）。有一方面人卻想道，戰爭是永久的公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有的；另一方面人便以為，戰爭由於人們的嫉妬和怨恨而發生。所以，為要避免戰爭，也只需把人們充分教育一下，並且一切都會依好的方面進行。慈善家開了許多療治社會離開危機、戰爭、革命的『方藥』；而生活却拗執地走着自己的次序。民衆從事於流血的戰爭，工廠和作坊造出了擯棄在路傍之千萬的失業者。

當着新的階級，即基本動力的工人階級，還不會踏進歷史舞台之前，仁愛的願望不過懸在空中。牠在階級社會中之事業的現有狀況上，『揭開了』，社會主義者的眼睛；一切自己的狀況，自己的自發鬥爭；在客觀上便決定了社會主義思想的進程。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便是樹立在，無產階級為根本改造資產階級社會之正確的和有效的鬥爭基礎上面。

科學社會主義，不外是對資本主義之發展和必然沒落的辯證法唯物觀。所

以，科學社會主義是唯物史觀，或歷史的唯物論之特殊部分。

何謂唯物史觀呢？在辯證法唯物論的精神上，牠認為人們之社會生活的進程和出發，最後要受他們之生活的物質條件來決定的。唯物史觀是應用於社會現象的研究上之辯證法唯物論的特殊部分。牠與社會過程之各種唯心論的說明，是對抗與不可調和的。

從唯心論的立場看來，人們的意識便是社會發展和各種各式社會制度之基本的原因。換句話說，在人們之社會生活的解釋中，唯一而決絕的地位，便拉到了主觀的基礎上面去。

唯心史觀可以在兩個平面上（階級的和邏輯的）加以批評。研究了唯心論之階級的根源，便不難深信牠是統治的剝削者階級之原始的觀念形態。法國資產階級，當自己具最高革命性的時期，同樣不能在社會現象的說明中，超絕於唯心論的淆亂。唯心史觀會抹煞在階級社會內之事物之真理狀況，牠證明剝削者階級要

居統治的地位。

從唯心史觀之邏輯方面看來，是經不起嚴格的科學批評。唯心論者之最有重量的辯論，就是這一套：社會進化依賴於技術的進化。後者也屬於發現和發明，所以，唯心論者很得意的申言，人類天才就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

在這些議論中，可信的就在於認為，人們的理性是他們的社會發展之必要的條件。人們不會有過思索，是不能行動的。

但是，承認理性是人類發展之必要的條件，這是一回事；把牠樹立在這個發展的基礎上，完全是另一回事。大家若對於一切發現和發明較留意的分析一下，便會相信，這些都是受着客觀的社會發展，和這個發展的利益所拘束的。哥倫布發現了美洲，並不因為在他有『寬厚的精神』，而因為他比別人更敏銳地和深刻地理解了，在印度發現新道路之必要性與可能性，所以是個天才的人類。

在哥倫布自己直接的估計中，這種情形是錯誤的，並且美洲的發現，是他的

探險之附帶的，『偶然的』情形；僅僅指出一切天才都依賴於客觀條件，即依賴於社會秩序和自然秩序的。

唯心論是反動的和不科學的。牠是預定在歷史發展進程上，自趨死亡之剝削者階級的旗幟。

唯心論極常見地，在其不公開的澈底形態中出馬，我們最常見的就是以折衷論者出馬，就是說，從唯心論和唯物論的『混合物』中出馬。這種『混合物』通常就是小資產階級觀念形態之一盆可愛的『冷菜』；那種觀念形態的原來特點，就是動搖和不澈底性。

若說到折衷論歷史觀之最明顯本態，可說到『因素說』，從這種理論的立場看來，當說明社會生活現象時，應計算到一切條件和狀況，所研究的現象便是依賴於那些條件和狀況的。

其實，馬克思派的唯物論者，同樣需要研究『一切條件和狀況』；這是正確

的。馬克思主義者與折衷論者之間的差別，是根源於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者舉出拘束社會發展進程之「各因素」間的差別：把這些因素分爲基本的和所產出的，或說主要的和次要的，那些是折衷論一點也做不到的。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不僅是社會生活的整個過程之徹底唯物的解釋，牠同時是這類過程之辯證法觀。很可憾的，這後者的情形，有時尙被很好的馬克思派的理論家所忽視的。我們應當更堅決地指出，沒有整個過程之辯證法觀，便也不會有唯物史觀的。

從辯證法唯物論的立場，來研究社會到底有什麼意義？這就是說，首先看到的不僅社會生活，是天然界的延續；并且這種延續，具有人們與動物在質量上分離的特性。

從這裏又得出另一結論，依恩格爾斯之正確的用語來說，天然界的公律縱然在社會中繼續有效，但是，這些公律，此處在其他更高的公律面前，就是說，在

社會公律面前，便退到不重要的地位。

因此，在這一點上，不只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徬徨起來，對這個我們必須舉出幾些詳細地一說，拒絕準確地把社會公律引用到自然界的考究上，爲馬克思主義者『所發生徬徨的』，即在社會科學中之特種的『活力論』。『既徬徨起來了』那在社會觀的關係上，只有看到兩種方法，兩個立場：

或是承認，在純粹形式中的『特殊公律』；并且那時會承認，社會發展不依賴於天然條件之內在的規律性；這是神祕主義的道路，社會活力論等等的道路。

或者承認，『一般公律』，并只有『一般公律』；那時會承認，社會公律在質量上和天然界的公律（物理的、機械的等等）一些沒有區別。這是機械論的道路，在一般上，把馬克思主義之庸俗化和平凡化的道路，特別把辯證法之庸俗化和平凡化的道路。

社會之辯證法觀，很深刻地見外這種『徬徨態度』。他們不能理解，特殊公律

不會和一般公律分隔的（不這樣，在實際上那怕到處都會發生『活力論』）。用黑智兒的話來說，一般性包含於蛻棄形式之特殊性裏面的。在應用到社會中去，就是說，生物學、化學、物理學和機械學諸公律都採取近代新的更高形態。

這樣，假使能夠表現在，天然界公律的根基上所發生的社會公律，是有效用的。沒有這些『根基』或環境，則社會公律便不能存在的。進而言之，社會即是這樣的，即能夠盡情的激烈的改變『環境』之結果（譬如說，非常的大地震，地球與某種彗星的衝突等等）。

同樣，社會公律的性質，有某些是特別的，在質量上與『環境』有差別的；各種企圖，想把社會公律配置在生物學，化學等等較簡單的公律之上，會引到空洞的，無內容的類似方面去，這與實際沒有一些共通點。

在社會發展之原因的分析中，非辯證法觀，或說對社會形式之不理解，也會走到錯誤方面去的。好些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形式的運動和發展，不外看做只

是以自然界方面所探究的社會外部『推動力』為媒介來解釋的。

這是一貫地問題之形而上學的提出。社會關係之變化和發展，在基本上從一個形狀改變為另一個形狀；由於社會的矛盾來說明。在這點上，我們會相信人類從前全部的歷史（比較埃及、雅典、巴比倫、印度、中國、希臘、羅馬等等之歷史）。事實告訴說，譬如社會生活之這種根本的現象，即階級和階級鬥爭，其發生和發展，歸功於社會原因的效用。其實，階級和階級鬥爭，這是一個中軸，在那個中軸的周圍『旋轉着』一切社會生活。

當然，若是否認天然條件對於人類歷史進程的影響，是很可笑的。在社會發展，之第一階段上，牠是相當重要和全面的，但是，縱然是相對的，同樣不能說，社會公律之獨立性。從盲目的混沌狀態的威權底下之社會的『解放』，并非一煞那間完成了的。

要劃一個界限，以為在那裏結束了人們之奴隸的依賴於自然界，在那裏結束

了達爾文的天擇公律；并開始了階級鬥爭之社會公律的效用，幾乎是不可能的。

無論如何總可說，當着家族制度開始崩潰，而代以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時候，階級鬥爭，便成爲決定歷史的進程。

地理環境（在這句話的廣義來說）把自己的一定痕跡，很長久地便堆積了社會生活之進程和出發上面。埃及文明之發生和發展，與撒哈拉沙漠的作用，內地居民之遷徙到尼羅河沿岸，和這個河流的特性，都有聯繫的。但是尼羅河的意義無論怎樣偉大，牠始終不能說明在沙納郎境內的階級鬥爭。尼羅河的條件，同樣不能說明，埃及文明的衰敗，牠（衰敗）由於階級鬥爭、戰爭、移動商業中心等等社會諸因素之複什的「交錯」，來決定的。

社會發展的特殊性之辯證法觀，需要對主觀因素作用之注意的估計。理想進程由於事物進程所決定之這一個界說，一些也不否認，理想歷史客觀進程之反作用的。

矛盾之客觀上發展。在矛盾中同時都包含了，往往是彼此互相排除的各別傾

向。譬如說，一九〇五年在俄國便表示了兩種傾向（即所謂發展之『普魯士的』道路和『美利堅的』道路）；即革命的基本任務之妥協的或激進的解決。并且這裏理想的反作用，就在於爲羣衆所佔有，牠可以使兩種傾向中之一種傾向的勝利。列寧很壯大地理會了這個，并在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七年兩次革命的實踐中，都很公正地指示過的。

第八節 人類和動物的區別

人們的社會生活，是從動物的天然界生活中發展出來的；縱然在最簡略的特點中，來說明人們從他們生活（動物生活）之由一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之條件的復演，并解釋這個第二階段（社會生活）之基本特點，是很必要的。

我們轉來一說，人類起源的歷史。他的遠祖——現在的猿類可作測量——曾居住熱帶的境域。住在樹林上，他們飼食各種的果實，鳥類的卵子等等。在生存的

條件，很得力地起了某種根本的變化（近代科學，還不會知道那些變化），我們的類猿祖先，不得不漸漸地降到地上來；並利用某些原始的工具，如棒子和石塊，以獲取食物。在生活的形態中，一起了這樣的變化，自身便引起了兩種重要的結果：第一，猿猴的軀幹一步步地直立起來，第二，前肢和後肢的機能表現了嚴格的差別。唯一的區別，就在於兩手；沒有那兩個手，人類便沒有什麼意思。直立步行和手部發展，這可說，是在有機體的生活中實在的革命。

此處，還有一個情形應該指明的。恩格爾斯業已指出過，由達爾文所說明的所謂有機體各部之相互關係的公律。譬如說，偶蹄類的動物，有極復什的胃囊，以適應於反芻；碧眼的白貓，幾乎經常是耳聾的。在許多同類事實的基礎上，由於博學的自然學家，便做了這種重要的結論，即以爲，在生物或人類的某一器官中發生變化，必然地會引到許多別種器官中也會發生變化。猿猴的部分器官之這樣重大的變化，即手的形成和軀幹的直立，當然會引起了在身體的別個部分

中，和在生理過程中之重要的變化（譬如，在血液循環中：大量的血液注到一個器官，便減弱到其他器官）。

最早類猿的祖先，僅僅懂得利用與許多動物同等的工具，他只是不斷地研究，始從人爲的道路得到勞動的工具，如製造斧頭，鎗茅等等。人爲工具的生產，以及對於這些工具的利用，便在原始人類生活上面漸漸地留着有力的痕跡；且把他們與動物的生活形態遠隔起來。後者過去和現在要獲取自己的培養手段，都是乞援於自己的天然器官：門齒·爪，牙。在動物的生活中，人爲的工具起不了什麼作用，如：象折樹枝驅逐蒼蠅，猴子有時以石塊擊碎胡桃……這類現象，在動物的生活中，是偶然的和不實在的，我們在人類的生活，所看到的是別開生面的。當時柯資基完全不錯，他說：『生產工具的生產，防禦和進攻，這就是人類之特有的屬性』。恩格爾斯不止一次說過類似的思想。資產階級學者富蘭克林，很清楚知道了人爲工具之決絕的意義，那時就決定說，人即『製造工具的動物』。

我們對於一個辯論有答覆之必要，即那種辯論屢屢來對人與動物區別之唯物觀作盤詰。許多人都以為，人之基本特異標誌就是理智和思維。

在這種論調中，是有小部份的真理。實際上，理智或思維就是人的特異標誌。但是，當着把人的特異標誌（思維）看做基本的標誌，而「一切品質」都出自那種基本標誌來着手考察，那我們無論如何，對於這點都是不能同意的。我們無需乎很詳細地來敘述這個問題，因為在近代十分科學地研究之著作中，可找到極豐富的材料與牠說明。我們的目的，就在於完全充分地指出一個情形，即思維所發生的即是社會勞動之必要的機能。後者也發端於人類開始製造工具的時會。所以，思維一些也不能看做人之基本屬性來考究的。

好些馬克思主義者很正確地指出了，人類之基本的特點——有能力製造勞動工具——從這裏便做出很奇怪的結論，以為「生產工具的生產不只決定（我們加圈的——著者）在社會關係中之變化，甚至於決定牠的各別形狀」。

假使勞動工具的生產，就是質量上決定置立在人類社會，和其他自然界間之實際歷史限。界上，離却動物之屬性，那末，牠縱然可解釋社會關係之一切的變化，這個同樣的屬性，却成爲空洞的和無內容的抽象性。在事實上，工具之人爲的製造，一般說來，都是爲原始人類，中世紀農民，近代無產階級所固有的。這樣，在一種關係上（屬於動物界的）之特殊的和實際的屬性，便成爲一般的屬性并一些也不能解釋另一種關係（屬於社會生活形態的運動）。

有人能夠反駁的，即以爲并非說一般的生產工具之生產，而是生產之一定工具的生產（手工業的、手工工廠業的、機器的），決定社會關係的變化。然而，這是一種誤解。

我們要舉有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生產爲例來說，那種生產，是在機器技術的基礎上面而發展的。我們首先要指出的，即生產工具的生產僅，是一般上生產之一個部門。此外，在這種部門內所生產的機器，如：鍵盤和漩盤，并不是當做勞動

工具，而是當做勞動生產物。并且很特別地，在技術上機器之生產方式，有些時期，比在一般生產中之居支配地位的技術水平線，要落後的。譬如說，紡績的和另外的機器，很長的時期，由於手工工廠業的方式製造出來的。至於這個情形，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中已指出過的。

實際上，關於社會發展的原因問題，當在另一方面提出。不是在一般的生產上之無內容的引證，而是對於社會運動所遵循的那種複雜『機體』之揭發，始會解決上面所提出的問題。

第九節 何謂社會和社會關係

社會是相互影響的人類之勞動的統一體。換句話說，這就表示着，在人工所製作的勞動工具幫助之下，人類共同從事於取得食品和其他消費的對象。在這個根基上，他們必不可免地彼此便建立了一定的經濟關係，分成各階級。

社會是聯繫的整個兒。在社會一點上研究人類，這就是說，研究他們的：A．從他們的生產活動方面，B．經濟關係，C．階級鬥爭，D．從他們的社會心理方面等等。社會的人類，是所有這些方面的總和。他若從與另外的人類的聯繫中拔了出來，便不成個東西。

在一般上，人類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自然的和社會的。人類之自然標誌的總和，乃當做他的種族之一員，“*Homo sapiens*”，在動物學的行列中之最上部的連鎖。從自然方面來研究人類，就是說，研究他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研究頭腦的反射作用。

人類之社會標誌的總和，係把他從動物學的行列中分離出來。即我們不止一次指摘過，人類之唯一和基本的標誌，就是人爲的勞動工具或技術，由於這類標誌的出現，在地球上便萌芽新的『境界』，這個『境界』命名爲社會，或社會上的人類。

我們進而敘述，『自然的』和『社會的』之間的差別。對於『社會』的定義，極屢見地都以爲，在於指出『人際關係』的標誌。不過忘記了，并非人與人間之各種關係、都是社會關係的。譬如說，性交是人與人間的關係。從這個，在這句話的嚴格意義上說，牠會成爲社會現象嗎？不成的！性的活動，即是成爲生物學的現象，在人類生產活動的根基上，所決定的直接或間接發生出來的那種人際關係，始稱爲社會關係。

可是怎樣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工具或技術，其實是人與人間的關係，而是人類對於自然界的關係。在怎樣的基礎上，我們纔認爲技術是社會的現象呢？因爲只有假手於技術，人類便把自己與自然界對立起來——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在狹義上說，技術即是自然界中所沒有的那些東西，譬如說，沒有一種植物，沒有一種動物會用犁鋤耕種，會用紡梭工作等等。

然而，不能把技術看做，某些社會的一般方面來理解。也可以從『自然界』

的立場上，來省察技術，就是說，技術也有自己的自然方面：化學的、物理的、機械的。譬如說，我們用犁來鋤地，把草根弄翻。從這方面看來，耕種過程是自然的現象，而祇是機械的現象。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來說，即說私有權罷。在理論上的推理中、沒有思索的人們會認為，私有權是物的佔有，即人類對於這個物的關係。不難指出，此類觀點的錯誤。譬如說，我有一雙皮靴。從我方面看來，對於皮靴的關係應在那裏呢？即在於我把皮靴穿在足上（物理學的現象），在於皮靴會保護我的足離却濕氣和寒冷（生物學的現象）。這裏就是說，對於皮靴的『關係』，即是對物的關係。但是，我現在佔有皮靴，皮靴便是我的私有物！而私有權是社會現象，怎麼是呢？答案是這樣：我對於別人，對於社會，即屬皮靴的所有者。

孤立的人（縱然，同樣是魯濱孫），不能看做物的所有者來佔有牠。他把這些東西看做、食、著、穿等等的對象加以利用。在社會中的佔有（法權的現象），

只有當着人類可以把物放棄或把持牠的時候纔開始的。

我們既說明了『自然』和『社會』之間的差別，便來提出關於社會現象，或社會關係之主觀性和客觀性的問題。資產階級的學者，無時不想把社會關係，想像如主觀的，就是說，精神的關係。我們并不在熱心於條陳，何謂『客觀』和何謂『主觀』，而是要指出，主要的和實在的現象。至於技術，就是說，勞動工具，是客觀的；就是說，不依賴於和超越於人類意識而存在的，在這點上，十分簡單地便會相信。我們可說，在生產中，人類之技術關係的客觀性質，是極困難理解的。我們要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意思。就說，有個女靴匠，在縫針上縫着長靴。在她的一切動作中（主要是手的運動），是參加意識的。沒有意識，長靴便縫不得的。但是，熟練的女縫工，在工作中并不須參加意識，可以製造長靴的。著者曾觀察過一個場合，即當女靴匠坐在棹傍，并且很留心閱讀書，把所有縫紉工作放在棹子底下（爲要不至轉移視線），而完全自動地進行。并且長靴的出品

也不壞。所以，這裏所看到的例子，可以在分立的勞動過程之客觀方面（手的運動之吻合於器官的一定狀況等等）來觀察。

不言而喻的，主觀方面不能夠與客觀方面分離的，因為主觀方面，會起自覺調節的基本作用（並且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再錯誤和再壞沒有地，便是把社會現象之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混為一談。

我們還要考究一個例子。就說，社會經濟的結構，即人與人間之一定生產關係的總和罷。怎樣來理解，經濟條件之客觀性，譬如，資本呢？完全明白地，商品的存在，即是不依賴於人類的意識。人與人間之商品的關係，并非什麼存在於他們的自覺之中。這些關係，不是存在於自覺之中，而是客觀地，僅僅在自覺中所反映的一定形態。資本之另一成分，即生產關係——剝削，同樣是客觀地存在着，而不是主觀的事實。在經濟條件中，主觀的事實在那裏呢？資本家渴望利潤，這是經濟條件之主觀的要素。工人也固執着希望使剝削落空，又是一個經濟

第二編 社會學科中之辯證法的唯物論或歷史的唯物論

一三四

條件之主觀的要素。

第四章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A. 歷史的述略

第十節 原始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

很久以前，人類怎樣開始應用勞動工具呢？我們假定，在四疊紀初，人類業已理解利用人爲的勞動工具。在發掘中所發見的人類相似的實物殘餘，都屬這個時代，便稱爲『人猿同宗』的時代。

棒子和石塊；就是人類之最初的人爲工具。這些工具供他使用，同時是防衛

野獸的工具，又是採取食品的工具。

人類轉到應用石塊，因為這個不僅在自然界中之最廣佈的材料；并且是最便於製造的材料，因有牠的屬性，一打擊便粉碎起來。此外，石塊有固性為特徵。

礮石（石灰石之類）便是在製作時，一切石層中之最柔軟而最便易的一層。牠首先也加入於業務，硬性的石屑，人類到後來，尤其是由於磨琢的發明，始學習製造的。縱然所學習是製作最粗笨的工具，而人類業已有系統地開始獵狩動物。這個結果，便重大地增高了動物食品的來源。

進到石器第二時期之末，氣候開始發生變化，因為最得力的冰河之推動，與此相併而來的也改變了外部的自然界。在狡黠的野獸面前，重新表現陷於寒冷，飢餓與恐怖；於是便把野蠻的人類，驅逐到洞窟——最初的天然逃遁處，後來住所的象徵——中去。

這個時期之工具中，發見了石製用手用銳利末端的削器，很顯然地，人類使用

那種削器，來刮淨由他所殺丟之動物身上剝下的皮革。剝皮的事實，便留下假定，在這時候人類業已知道毛皮的衣着（動物的毛皮）之一種根據。這樣，寒冷和潮濕便助長了，在衣和住中人們新需要之出現。

蒙着極重要的火之發見，大多數人類便得救了；火表示了對於人類生活後此進程上，有極端得力的影響。最初牠使人類暖和，保護了他離開野獸。隨後便在火上製造食品。

食品的消费是在煎煮的形式中，而不在生冷的形式中，便表示了對於原始人類高級的精神能力之有莫大的影響。很難計算到，火的應用之一切後果，因為甯可說，他們是各方面地和加深一層地來應用。

溫暖的和較寒冷的氣候之混雜的動物，便由於冰河的流行而出現。人類從自己的地洞中，最屢出來獵取、野牛、犀牛、野馬、牡鹿、野黃牛、之獸羣。他的活動擴大了，於是勞動工具，便不斷地完備起來。除外、大的手打錘、土削、刮

刀、便出現了較特別的工具，就是說，適應於個別運用的工具，如：小刀、短刀之類等等。尖尾和刀式已製造的石塊，在蹠帶或樹毛幫助之下與棒子固結，便形成了鏢槍。

到石器第四期之末，便進到骨、角手製之日用品，在發掘中所發見的骨的魚杈或角的棒軸約有五、六米突長，而輔以傍邊的鋸齒，可說在這時期的人類，與打獵一起，還從事於漁業。這裏連帶了根、果、植物、葱菜的採集……

原始人類之新技術的獲得——石的磨琢——在原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便引起了巨大的變革，並助長了後者使從打獵而過渡到較複雜的經濟形式。磨琢允許把石塊增加較各別的和輕薄的樣式。已磨琢的勞動工具，很容易地履行自身所預定的工作，如利用牠便易於割裂所殺死動物的屍體，切伐很厚的樹木等等。磨琢並允許了，製造完全新的勞動工具、例如、石鋸，那種石鋸在從前較粗笨的工作方式幫助之下，幾乎是不可能製作的。磨琢並為後者開了石器的第五期。

石器第五期的人類，便開始了陶土的藝術。粘土便供他作家具的材料，即是最可彫型的材料。粘土家具的製造和牠的利用（關於這點，或在所謂廚下的殘餘中所發現的粘土家具之破陶器的殘餘，或「垃圾堆」——石器第五期人類的堆物地方，便可作個證明），便成爲在定居生活的條件之可能。

與定居相聯帶的便表現了耕稼。剗子便是最初耕稼的工具。這是簡單分叉的樹枝，或三角的石塊攢一孔子，在那個孔子中固結了棒子，以便利和減輕工作。有時應用鹿角的大剗來代替石塊。最初的耕稼勞動，由於婦女來履行。這樣，原始的耕稼自身發展，婦女是很必需的。

與耕種的發展相併而起的也開始了圍養野生的動物。最初野生動物，往往因爲娛樂而偶被圍養的。人類僅是不斷地相信圍養的益處。動物的圍養便樹立了牧畜的基礎。這是依着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道路向前走一大步。

與後此耕稼發展相聯帶的，人類便開始培植亞麻，最初特別爲着那些種子做

食品，隨後也就成爲完全新的需要。從亞麻的纖維中，假使把牠製造，那便得到稀細堅實的線子、粗大的繩子、漁網、衣着。在外觀上看來，紡績藝術是從較古的縫紉藝術中成長起來的。

亞麻的纖維，並不是紡績之唯一的材料。在石器第五期的人類，除亞麻之外，供紡績的業已需要獸毛，同樣也需要芝麻的纖維。縱然在發掘中，還不曾發現屬於石器第五期的紡盤，但是，依我們所見到的物體殘餘來判斷，石器第五期業已有過十分復什的紡盤。

在同一石器第五期，也已曾有過擦種子器，即我們磨子的祖先。婦女便在擦種子器的幫助之下來搗研種子。這種擦種子器的全部「磨輪」乃從兩個石塊而成的。兩塊中較大的一塊，安置在地上不動，而較小的另一塊，婦女拿在手中，用牠從事於搗搗種子。

由於過渡到定居，由於耕稼的發展和漁業，火在有史以前的人類生活中，還

要起着更重大的作用。牠允許了人類散播到地角天涯。因有爐灶，人類自己便感覺了，在最冷的地方，也和溫暖的地方一樣是很好。這樣，與勞動工具一塊兒的火，便把人類從在自然界的外部勢力面前之嚴重的依賴中解放出來。

試問，在石器時代之更往古的時期，人與人間所存在的關係怎麼樣呢？原始社會關係的情狀，是很缺乏著作上的紀念品，依這些關係的陳蹟來說，都是在習慣、祭祀、物語、語根和近代的野蠻人生活中保持着。

所有上面所記述的根源，都一致地證明，原始的人類，也不是彷彿像寓言的魯濱孫，離羣索居的生存於社會之內。他們之間存在過，樹立在爲生存之酷烈勞動鬥爭的根基上之一定的聯繫或關係。質樸和一類，便是這些關係本來的特徵。原始人類以很小的集團，從一地方轉到一地方，從事於各種果實的搜集和狩獵。移徙屢屢發生異常少量勞動生產性的結果。

原始人類爲勞動的活動，便依血統的標誌而聯合起來；從一方面，依自身的

本性聯結了兒子與父親，姪女與訓育條件的叔父，鬥爭與野生動物；從另一方面，原始人類之酷烈的鬥爭條件，便迫使了他對於『外方的』人們，就是說，對於他所不會與那些有血的連鎖和共同生活的人，帶着非常敵意。

原始人類的勞動活動，曾有過簡單協業的性質。勞動工具幼稚的結果，便缺乏嚴格的專門化。忽而一切集團都從事於果實，根株等等的搜集，忽而共同佈置狩獵龐大的野獸。剩餘的生產物，是不曾有過的。一些也沒有過什麼組織者或執行者，剝削者或被剝削者。所搜集的和所捕獲的，都是共同一起消費了的。同樣缺乏私有權。這個原始制度，稱為原始共產主義，就是這個原因。

若說到原始的共產主義，可不指出『共產主義』一字，從而指出『原始的』一字。這因為我們所看到的有一個很可憐的萌芽，『極微少的』運動前進，頑固常習的支配，完全依賴於自然界之渾混的勢力。

在生產方式中的進化（牧畜、耕稼、和手工業之發展）自身便引起了，在原始

種族集體的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化。所增長的勞動生產性，便允許了比以前有些地方更擴大的社會的統一。在新的生產方式之下，集團之每個新的成員，不僅保證了自己生存的必要手段，甚至於生產了一定多餘的生產物。從另一方面，在廣大的空間上之社會聯繫，由於動物的幫助，便減輕了新方式的轉動。依這些原因，種族集團的數目，便重大地增長，在各單個場合之內，都達到300——400人。

在新社會統一中的分工，還不受男、女之生理上差別所限制。

最初男子在婦女耕種的活動中幫助了她，自己同時便從事於漁、獵。由於牧畜的發展，在耕種中居支配作用，便輪到男子手中。當時兩性間的分業，便更深了。男子從事於耕種，看護牲畜，製造耕種的勞動工具，從事於鍛冶事業，溶鐵，製造武器，而女子僥轉到別種工作：製造家具，操作於陶業、紡、織（在最初時代）。由男子所履行各種各式的工作，全把種族連結之各個成員間更分散出來，那個結果，便出現了製造勞動工具和武器，溶鐵，鍛冶業之各種類的專門家；隨

後，便出現陶匠、織匠等等。這樣，在種族集團的內部，便開了手工業的濫觴。

在種族公社中，與復什生產的增長相聯結的，便表現了分工的特種形式；即組織者的勞動和執行者的勞動。組織者勞動和執行者勞動的對立性，或者也可說，從爲生存之嚴重鬥爭整個所包括的公社成員中，發育出來之依智力勞動和肉體勞動的優越之對立性，要把公社事業一般的領導之時間和精力分開，是絕沒有可能。至於這種領導，便表示了原始社會後此發展之必要的條件。因此，從最有經驗的人們中，便應形成爲上層份子，那些人自己便攬住了公社領導的社會機能。這樣，在生產力水平線的增大上，就發生族長制度。在族長的血屬公社裏面，與原始社會相對立的，最初就是萌芽了統治的和從屬的關係。這個生產關係的新形式，對於後來社會發展，具有莫大的意義。

因爲各分立集團間所發生的局部戰爭，特別是戰爭的組織化——紀律和無條件地服從個人——便表現了，對於公社經濟活動形態的影響，從其自身方面來

說，并助長了族長權力的增加。

戰爭的勝利品，通常都交於族長，去處置，那些族長便依自己的意見，把牠分配於集團的成員之間。這個又是增加了血屬公社成員對於族長的依賴性，并提高了他們的權威。

血屬集團之大多數人，隔離了對於分配的直接監督愈遠，所增長的剩餘生產物數量便愈多，則後者之大部分轉變為族長個人的消費也愈甚。在廣大的集團間的交換發展以前，這個不平等并不起重要的作用。過去血屬公社，在那樣純粹自然經濟中之族長的需要，與公社之其他成員的需要，還不能嚴格地區別出來。在這種場合之內，我們始終業已看到剝削的端倪。

血屬的族長公社中役使奴隸勞動，就是剝削外來勞動之另一來源。從勝利的種、族中，奴隸是以俘擄的資格入籍。在原始的社會中，人們的一切時間，要浪費在與自然界鬥爭，保護自己生存上面，對於外入勞動的生產物之利用，是沒

有地位的。因此，俘擄并不用作剝削的來源，而是用作食品的來源：最簡單不過地，把他們吃丟。因為提高了勞動生產性，在血屬的族長制集團中，奴隸就是公社的生產力；他創造了剩餘生產物，也因此把他用來剝削，比之毀滅更爲有利。然而，在血屬族長制公社中的奴隸，還表現不大的數量，并且對他們剝削的程度，也不十分重要。當着人類也和原始社會中一樣，還只是利用了自然界的恩賜，或者特別由於自己手上的生產品之前，在公社中從來不能夠發生過私有的權；并且最初族長，也不過居於血屬私有權的代表者的地位罷了。

私有權首先就表現在勞動工具上面，隨後便表現在經濟對象，牲畜之上。最後就表現在土地上面。

族長制公社中私有權的明顯表現，在飼養集團之牧畜業中發生的，那裏人類的幸福，特別依賴於動物的頭數。一切所有權的結果，便引到財產的不平等，社會分裂爲較富和較貧方面去。牲畜較多的那些人，便是富者，貧者是相反的。

因此，血屬的族長制公社，是發生在較複雜技術的根基上面，發生在耕稼、牧畜、田獵、捕漁、的根基上面；在血屬集團的結構中之有條件地深刻變化，都是分工和剩餘勞動的表現。在社會中，便表現了最初支配的和從屬的關係，發生了剝削，發現了奴隸。生產界中的變化，自身便引起了生產物分配的形態中，和法權關係的形態中之更進一步的變化；在社會中發育了私有權，很明顯地，原始游牧集羣完全是沒有的。此外，與耕種和牧畜同時的在社會中，便發現了最初手工業的端倪。血屬族長制度的特性，就是這樣。

第十一節 奴隸所有者的經濟

『磨琢石塊時期』與溶解金屬藝術之間。橫陳着一個過渡的時代，那時人類業已知道了。特別在天產形式中所採取的『赤金屬』——銅的使用。用石鋤從銅塊所隱存的地方，把牠搗破，并且隨後用鍛鍊的方法，在石錘幫助之下在冷態中製造好的。

在冷態中所完製之銅的屬性上，人們業已注意到重大特色的金屬；因為新的材料，很容易順從於工作，使他能夠增加隨便的樣式。金屬工具在他的使用時不至粉碎和打壞，而在損壞的情形之下，又很容易地把牠重新鍛鍊。從骨、角而成之脆弱的模形，和各式工具，即如、針、錐、捕魚的釣鈎，特別合宜改變為金屬的了。

銅的鍛鍊，很快地便把牠變為鑄造，與溶銅同時的也就開始溶錫。最初溶解是在安置火爐上面的土製壺子內進行的。銅與錫在一定的比例中溶合起來，人們便得到了青銅——混合金屬，在純銅前面具有這樣的特色：第一，牠比後者堅硬，第二，具有較少的重量。已溶解液體的青銅，注入從生砂或粘土所製成的式樣中去，那種式樣中牠便凝固和固定了的。從銅和青銅所溶鑄的工具之式樣，起初時候是以石器工具為模形。這樣，為要用長久牢固的勞動來代替打、磨石塊，人們祇有用溶體的金屬，填滿了他們先輩所不會預料，和夢想所得到的那個結果之粘土預製的式樣。

與金屬同時，我們要從歐洲之石器第五期轉來說到近東各國——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隨後也說到希臘和羅馬之古代世界。

鐵最初就在基督紀元前二千六百年，便從一個埃及的金字塔中發現了的。但是，這種天產物，甯說帶着偶然的性質；并且還不足以證明對鐵之廣泛的使用。埃及之過渡到鐵的技術，在我們的世紀之五百年前始發生過的。很明顯地，亞洲跟着前面的國家之後，到這時候業已生產過鐵的對象和工具。我們世紀前三百年，在雅典巴比倫的鐵，便是有力的手段，蒙着那種手段之賜，第二雅典王國，經過幾世中統治了定居的民族。

勞動工具之新材料的鐵，在赤銅前面表現了重大技術上的特色。這類金屬在冷態中是異常堅硬的，便於製成赤熱的狀態。鐵器的特徵，就是耐久。在其所有硬度的中，鐵是不像青銅那樣可以很容易地打毀的。從鐵中可以得到最銳利堅固的武器；因為牠的器質可以鍛鍊。金屬之較大的堅固性，在製造鐵的工具和對象時要

受了牠的數量太少所限制的。

鐵的獲得便已需要不斷地開採礦物。這樣，便發生了稱爲礦業之勞動新的豐富部門。

若說到埃及和中亞細亞之礦業必要連帶說到這些國家物質文化之另一方面。

古代埃及在其經濟生活中，是與尼羅河有過密切的聯繫。依尼羅河沿岸的地帶自身來說，假使沒有估計到河流的最窪地，不是豐饒的，以及定期的較大河水氾濫，包圍了肥沃的土質，那些土壤在非常酷熱和乾燥的氣候影響之下，應該很快地會乾枯了的。由於灌溉運河的密網和各式建築物——堤堰、水門——之建造的道路，埃及人便把在洪水時自己田野上之尼羅河的水保留了；并把牠依較乾燥的部分地加以分配。在埃及之人工的灌溉，達到了很大技術上的成就。在尼羅河之乾燥的沙岸上，創造了富足的農業經濟。因有許多後代堅忍的勞動，尼羅河便成爲埃及人的臣僕。

美索不達米亞和巴比倫，使用持格和幼發拉的的溪河爲中心，田野灌溉的藝術，比之埃及還要站在更高的階段上。

這些國家之農業經濟中的勞動工具，除我們所已知道的錘子之外，就是木製的原始靶子、鐮刀（木的和金屬的）匙鉞、木犁、那些木犁，我們可想得到有適應於人們和動物，在其中駕御之兩角交叉的分枝。

可說在這樣原始技術之下，不能夠用牠的運河、堤堰、水門建造巨大的灌溉系統。

但是，這應該估計到，在埃及社會生產力發展中之新因素，就是奴隸。埃及當權者的奴隸，包含了巨大的軍隊，那些軍隊和勞動工具，或工作的牲畜，一樣同樣可以自由處置。在灌溉系統的建築物上，在運河的開關上，同時有幾十個奴隸而至於幾百、幾千的奴隸工作。

從勞動制度中的退職奴隸，便是新陳代謝的，與其說，由於奴隸自身蕃殖的

道路，無甯說，由於戰爭的道路而使然。那些戰爭之大部的意義，是把奴隸所有者的國家，歸結於奴隸氣力的戰利品的一方面上。除這個方式之外，并且奴隸也有在奴隸所有者的國家內部獲得的；對於還未瓦解的公社，手工業者之費力的剝削，奴隸所有者，不斷地便把他們轉變為自己的奴隸。

在古代世界中，奴隸的數目達到宏大的限度。譬如，在古代意大利繁盛時代，計算起來約有一千三百萬的奴隸，當時即自由民也不過六百萬人。在古代希臘內部考察一下，在奴隸對於自由人民佔優勢的意義上，也很近於這樣的比例。

在奴隸制度之下技術的發展，是很緩慢地。是的，在過去不能有另外的辦法。奴隸是處『會說話工具』的地位，直截地說，是在棒撻之下工作的。在這句話全部的意義來說，要工作至於疲勞。他一些也不利於技術的完成。自然，從這裏會知道，奴隸的勞動工具，就是以笨重，龐大和粗率（為避免毀壞）為特徵。

然總有奴隸勞動之某些部門，在技術的關係上是完成了的。譬如，在古代希

廠，在奴隸的產業最繁盛的時代，在商業中心，有過幾十個的製造所，在每個製造所中，都用幾百個奴隸；那些製造所依其技術的結構來說，便使我們要回憶到中世紀末葉之手工工廠業。

奴隸制度之經濟條件，我們業已明白：是對貶到“Instrumenta vocalia”（會說話的工具）水平綫之奴隸的剝削。與此相應地也建立了奴隸和他們的主人之間的『法權』的關係。在奴隸自身之間，一律都是自己沒有可統御的。奴隸家庭的聯繫之創立或破壞，要符合於支配者的戡算。支配者的戡算，同樣也決定了，應當給與奴隸部分的那些生活手段的數量。

第十二節 封建農奴制的經濟。中世紀社會。農奴制度。

由於古代世界的沒落，幾乎後者的一切技術上的優勝都沒落了。到了封建的中世紀纔開始運動，大約是開始了的。手工業緩慢的發展。用具的完成，便一步地推動前進。擴大了市場，增加了對於手工業生產之生產物的需要。商業資本自身便把手工業屈服了。在手工業者（行會）方面可以對抗的地方，便較微弱一點，商人開張了自己的企業，比方，績布企業，那裏便招攬了更依靠於企業的許多績匠。績匠在一個企業上工作，同時都履行同樣的績造工作。於是便得到了簡單的協作，企業的所有者，便利用了那種協作的便宜。

深信了在自己企業上工人之共同勞動的好處，自然，企業家便想擴大自己的企業，到與織造相鄰近的其他勞動部門上去。或者也可說，轉到自己製造所的各種類的手工業上去。在同一樣的製造所中，存在了許多紡紗間和打毛間以及織布間。所有這些工作，都供着同一樣的目的——紡織品的獲得，也在同一樣時間之內可以發生。此處所有的協作或協業，但已經處於復什的形式之中。

我們還要考究一個協業的例子。我們假定資本家組織割針的生產。在自己的製造所中，牠當製造割針時、由於各個工人之間來分配作各間的活動。在割針的製造所中，各間活動的數目達到十二個甚至於十八個（在製針的製造所中，達到七十五個）。同一樣鐵線在變為割針之先，在這種情形之下，要經過十二個或十八個分開的工手；或另一種說，「分門的」工人，那些工人同時進行工作：一個切鐵線、另一個把牠引長、第四個弄尖牠的末端、第五個製造針頭、第六裝置針頭、第七個磨光等等以至於最後活動。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面前所看到的便是複雜的協業。我們所標明的技術活動之間，存在一種最密切的聯繫：只要把其中一種活動放棄，則整個生產便會破壞了的。

這種根據在複雜協業（分工）上面的生產方式，有別於簡單協業和手工業；便稱為手工工廠業。

由於手工工廠業的出現，便把手工業從各種勞動部門之內排擠了的。失去自

己手工藝的手工業者，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企業家的資本家。手工工廠業的生產方式，爲工人創造了勞動的新條件。手工業者是用許多用具而工作。各種各樣的活動，便引起了思想上之不斷的工作，消除了在工作中同一樣肌肉之特別的參加。反之，手工工廠業的工人日復一日地把自己全部生活專司於一種的活動。他的兩手要適應於用具之一種的運動，那些用具一些也不需思想和特殊理解力的緊張。這種適應，往往改變了工人部分器官達到畸形的程度；這從企業者的立場看來，便是非常有利的。

此外，從手工工廠業便產生另一種結果。在製造所中所生產的勞動生產物，已不算得一個人勞動的結果；因爲牠要經過十二個——十八個人的手中。在類似的條件之下，工人不能認知自己個別的生產物，這樣就出現發明能力。各單個生產者的創造力，便向着獨創的工作讓位。在手工工廠業內新技術式樣的發展，製造所內部的分工繁複起來，都因爲要勞動生產性提高到更高的程度。手工工廠業已經可

能把大批的生產品投集在市場上面，從另一方面，需要巨量的原料以供改製。手工廠業所提高的勞動生產性到何種程度。可以在割針的例子上面便可判斷出來：各單個工作的手工業者，一天之內不能生產多過十枝割針。在割針的手工廠業中，由十個工人之間分工之下，可生產四萬八千枝的割針，就是說，一個工人可生產四千八百枝的割針。與人類勞動之生產性提高同時的，便也盡量地增長生產的限度。在德國革命前，毛織物的生產允許了五十九萬四千個以上的工人去工作，約有六萬八千五百架的織機從事於動作，並出品了三百六十六萬七千件的毛織物；從那些毛織物中，有五分之四從法國來的羊毛，五分之一從荷蘭和英國來的羊毛。有二百個城市製作絨線，差不多所有的省份，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在茅屋中製造冬天的紡織品。然而，照數量來說，棕類的製造品，便以大麻的和亞麻的產業居於第一位。在所有的鄉村中，差不多都有紡作：在每個農民都有自己的紡錘，在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紡車。好些紡作的領域。不僅為地方上的需要，而且為着銷售。

我們從來所考察到的那些一切生產方法，在其基礎上都有過，在延長千餘年中所改變的那種各別形態之手部的勞動。但是，手工工廠業的工人，業已統一在一個製造所裏面，那裏分工達到異常廣大的限度，那裏技術的式樣，最終進到最簡單的獨立運動。『屬於偏面機能的習慣，便把工人轉化為由於本能的確信而動作的一個器官，以及對於總體機械的聯結，便迫使他由於各部分機器的調節而動作』。（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誠然，在手工工廠業中，用具的分門化達到這樣的程度，用具能夠從手工工廠業的工人手中拔出來，並直接安置在機器上面去了。機器的物質前提，便是這樣。

但是機器還需要一種固定的推進機。人類或動物的筋力對於這個是不夠的。在單個手工工廠業上，單個勞動部門內，比方，在磨業或鍛冶業中，供磨石運動引導的，或供風櫃吹盪的，都應用了流水的力。在同樣的磨業中，為搗磨種子，除設置水磨之外，又有風磨。但是，這類的推進機，是有很大的不便，因為，第

一，牠不能在必需的場合之內，與動力的源泉水或風一起；須從一個地方轉到另一地方，就是說，牠祇是有限的應用，第二，牠給與了過分不固定的和不平衡的機械精力的源泉。

在手工工廠業時期，已經有過地方單獨的發明推進機和機器。還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便有人發明了紡作機器（波以耳和瓦特），那種機器，僅僅在亞古拉特把牠完成之後纔得到了產業上的意義。亞古拉特的紡盤，係以水力來推動，并產出了過於粗大的紡紗。在哈格列布斯所發明的那種新式機器上，並被他稱爲『茲利織機』，可以紡出稀細的紡紗，可算是第二代的機器。同時在冶金業中和鑛業中，都出現過單個的推動機。冶金產業的發展便，轉向森林加以無情的剝滅；於是便引起了住民嚴格的抗議（英國還在一五八一年，便頒佈過議會的特種法案）。固定的需要，便表現從木炭轉到石炭。石炭之第一次在實踐上應用，很明顯地是在一六一九年，但是，僅僅在十八世紀，纔得到最廣泛的應用。

開採石炭時，要掘穿了極深的礦坑，必需從那些礦坑中不斷地把水汲出來。這裏，最初爲着汲水，並應用了蒸汽推動機的唧筒。在一六九八年發明第一個唧筒的沙維列，他在自己的特許權中，稱這類唧筒爲『抽水及引動火動力的萬能磨機之一種發明』。然而，這種機器不能給與和不能發展更大的力量，此外，在礦坑中一破裂，便增加了危險性；因而較合宜於建造噴泉或灌溉花園。已經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在英國）得着廣泛應用的牛柯孟唧筒，便是以後的發明。

在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條件下，城市生產力發展之一般的和整個的情景是這樣。這個封建農奴制度，從其自身看來，又表現什麼呢？

牠是從族長的血屬制度中發展出來的。關於這點，一致地證實，我們所完全明白的歷史來源。還有農奴制之基本特點的複演，是的，我們要說明他的發生和發展之一般的條件。博克洛夫斯基指出，對封建農奴制的社會形狀之說明的三個標誌。這個，第一，在自然形式中（貴族耕地），安置在服從者之經濟剝削上面

之大領地的支配權；第二，與領地相聯繫的政治政權，這種聯繫相當堅固，因為在封建社會內，那些土地所有者不能不有各種程度的王權，那種王權同時不能不是土地所有者，或簡單的地主。最後，第三，土地所有者的政教，是一特種的關係，當時較小的土地所有者，便依賴於較大的土地所有者；更小的土地所有者，又依賴於這些較小的土地所有者等等，這樣整個系統，就是某種階梯一類。

原始的封建農奴制經濟，便表示了純粹自然閉塞經濟的形式。土地所有者，或地主，在自己的處置中，有了極其特性之充分數量的勞動力，不僅爲要滿足一切自己物質的和精神的需要，並且同樣要滿足自己農奴的一般特性的需要（譬如、種子的搗碎、馬的勒練、家財的修理等等）。交換的實施視如例外，而不是看作常規。

但是這裏要說到前世紀。並且封建農奴經濟的原始形式，非常得力地起了變化。拿十六世紀莫斯科的俄羅斯人的實例來看，我們便看到封建的世襲財產，好

像整個的自足經濟一樣的破壞，並且在市場上的土地所有者，以買者的資格出現，又以賣者的資格出現。商業成爲比較普遍的現象，因爲宣傳家的道德家一開始說到商業時，好像說流行病一樣。『盡人都懶於學習技藝，一切都避免手藝，一切都拋棄商業，一切都誹謗耕種』（丹利兒大教主）。

十五——十六世紀莫斯科的俄羅斯人中商業的繁盛，主要的是因內部麵包市場之有拘束的出現和發展，非常嚴格地反映到農民身上，曾幾度惡化了他的狀況。第一，好幾次增加了貴族的耕地，一切都嚴重地橫置在農奴的十字架上面（貴族耕地）；第二，其大部份自然品的貢稅改爲貨幣的貢稅。農奴制的農民，在自已很壞的狀況之下，便反應了當時俄國邊境（頓、烏拉山等處）的搔動和脫逃。他們的無組織和缺乏正確的政策領導的結果，搔動者便無情地遭了鎮壓。農奴制的羈絆便愈成爲煩重而難堪。

我們把封建農奴制的形狀與奴隸所有制的形狀來比較一下，是非常有心得

的。牠指示出，依其實質是同一樣的生產方式，依賴於特種社會條件，可以遭遇有力的變化，並完成了非常的差別。首先我們只要回想這兩種社會形狀，都有其發展的共同出發點：家長制的血屬公社。再則，假使要說明在奴隸制和農奴制之下，物質生產力發展的階段怎樣，那末，不管那一方面，我們都要說到手工業（就這個字的廣義來說）。就是說，由於手作的勞動工具之明顯的佔優勢。在農業經濟中或產業中，同樣地應用奴隸的和農奴的勞動。在古代希臘所存在的奴隸製造所，我們以為依技術的製作來說，與存在於法國卡爾大王的領地中之製造所，是沒有一些差別的。這兩個形狀的經濟結構，有一共通點：個人的依賴和在自然形式中的剝削。換句話說，奴隸和農奴不過都是『會說話的工具』。是奴隸所有者和地主之物質幸福的來源。奴隸制和農奴制的觀念形態，在它的發展之一定階段上是相同的（宗教）。

但是，奴隸制和農奴制之間也有差別。農奴制的農民有『私有的』家財和用以

供養的部分土地。起初付給地主自然品的貢稅，結果給與貨幣和在貴族耕地上服役，就是說，替地主的土地耕作。奴隸便沒有什麼家財或土地，工作和生息全靠於統治者。

需要指摘一下，在地主的經濟中，由於深入貨幣的關係，農奴的狀況，很明顯地起了惡化：加強了剝削，個人依賴，等等。一部分的農奴在事實上和形式上已轉到奴隸的地位（多數的奴僕）。從另一方面，有過一種情形，即奴隸便轉變為農奴。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要分別這兩種社會形狀（奴隸所有者的和封建農奴制的）彼此有怎樣的關係呢？兩者之中，那一種站在社會發展更高的階梯上面呢？完全明顯地，首先，這兩種形狀差別的根源還不在於這類的生產方式之上，而在於奴隸世界和封建世界之經濟發展的速度之上。古代希臘在五百餘年中，都在自身發展的週期上進行，羅馬也是一樣。而封建的中世紀制度便發展了千餘年。

在俄國也有這樣的情景。

發展的速率，應由商業來說明。奴隸的製造所，在廣大的市場上工作，並不是為滿足奴隸所有者的需要，這比外界（希臘）為特色。奴隸的製造所，屬於交換經濟的系統，而不是屬於有的地方與封建製造所一塊的自然經濟的系統。在封建農奴制度的條件之下，手工業得到了擴張而與商業相結合起來，並留下了資產階級的基礎。在奴隸制之下自由的手工業是沒落了。自由的手工業者階級和一部分農民便形成了，無能力為社會改造鬥爭之流氓無產階級的寄生蟲集團。

比較中世紀之古代世界迅速的發展，在一般和整個說來，便只限於後者的特徵，依其自身來說，還沒有權利可說，是好像已有在質量上與當封建制之下居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相差別的自己固有生產方式之奴隸制度。這樣我們就說，是之形的發展，更正確些說，是同一生產方式之兩種變形。

第十三節 資本主義發展之一般的情狀。俄國的實例。

從十八世紀七十——八十年代起，機器很快地佔領一個生產部門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在社會的產業生活中，便起了一種變革。最廣佈的機器，最早發生於絲織工業中。在紡作機器中，紡錘的數目可算出幾十個，幾百個，而在較高的時期，就有幾千個。在十九世紀末年，英國在一個工人身上，約有三百個紡錘。一個紡工在『茲利織機』上，可製造比在牠未出現以前二百倍的生產物。

在紡作業中，勞動生產性這樣大量的提高，便引起了紡織機完成的需要。事實就在於當完備的紡作機器未出現之前，一個織匠通常是優越於一個在工作中的紡工；後者製造手作紡織機的紡織品沒有好成績。在手工工廠業時代，依這個原因會發生過一種情形，即當着輸入大批的棉花沒有改製得好，並在生產界中會暫時發生很大的結塊。由於紡作中生產性的提高，這種關係便改變到相反的方面

來：織匠改製紡織品沒有好成績。於是完成織造技術式樣，便是嚴格的必要。這種織機，是十八世紀末便已發明了的，但是，牠僅僅在較晚一些始得到廣佈的。

當蒸汽發動機出現之前，機械的織機也和別種機器一樣，以工人的手或水力來推動。瓦特的蒸汽發動機，不僅在織造業中造成了一種變革，並且在人類一切產業生活中造成了一種變革。第一個紡作機器和織造機器，也和瓦特的機器一樣，是在英國出現的。

與以前織造的方法比較一下，在機械的紡織機上之勞動生產性，是達到了巨大的限度。第一個機械的紡織機，已有把勞動生產性提高到幾倍的可能，在這些織機上工作的一個織匠，在經過同樣的時間之內所創造的，可與四十個手作織匠所創造的相等。

從在工廠上履行同一事業的大批機械的紡織機來說，一個工人可以管理許多集團的機器。最初這種機器集團，係從幾個織機而成的。隨後，由於技術更進一

步的發展，織機和集團的數目，便達到幾十個。在較高的時期，美國織布工廠中，一個工人一下子可管理二十四——三十架的機器。

我們轉來說冶金業。這裏蒸汽和新方法的應用，從礦物中塊鐵的獲得，便限制了這個產業部門速度的增高，那些部門的生產物處於盡量的廣佈，尤其是與已發展的鐵路運輸相聯結起來。

生鐵和鋼鐵之機械的製作，便分散為許多活動：溶鑄、鉗接、鍛鍊、壓榨、研磨、刮削、鑽孔。所有這些活動，為着生產便建造了用許多大製造所的近代冶金業之巨大作坊。

投集極大批生產物的大機器生產，從一方面需要廣大的市場，把自己的商品轉運到遠距離去，另一方面需要原料很快的獲得。從這裏便產出了，適應於運輸發展的必要性。至於，資本主義前的歐洲之交通路線，已不能夠滿足新的需要。

在十九世紀初年，蒸汽力是應用於水上的運輸，隨後也應用到陸路上。在一

八二六年，英國因為機關車的發明，便構造了第一條鐵道。這個經過二十年之後，歐洲便敷設了，約有幾萬啓羅米突的鐵道路綫。在較高的時期內，便把世界鐵道路綫，引長達到幾百萬啓羅米突以上。

機器技術的進步，便把家內手工藝的和手工業者的生產帶進死路。這同樣可以以在俄國的實例中看得出來。

機器的出現，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中葉，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機械紡織機，把織匠之家內手工藝的生產方式改革了的，并加深了這種家庭工業的部門。手工業者是被機器打散了的，且從一八六五年——一八九五年之間，他們的數目幾乎縮小了三倍。

此外，機器在自己工廠中或作坊中，把工人的勞動改變和排斥。牠在生產物製作的一切階段中，會履行分門別類的工作，不要人類參加；即因為在我們自己面前，有個自動的機器系統。由於機械動作的機器，把人類的勞動充分的排除和

改變了的，在那種機器之下工人的一部分工作，僅僅陷於要一般的指揮機器，這就是自動主義的理想。

我們今天，在各單個生產界中勞動的機械化，已經達到若何的程度，關於這層，我們可委托，曾有一時考察美國各單個絲織生產界的目擊者來細說：「假使你走進任何的織造所，你又会驚訝工人的缺乏。這裏你可以看到，在自動的織造機上，一個織匠，一下子可工作二十四——三十架機器。在中飯時間內，我們會考察一個織造工廠，并目擊在這個時間之內留在機器上的一半工人（在工廠中爲吃飯先解放一半去吃飯，然後另一半去吃飯），很容一下子執行四十八——六十架織機的工作。在紡作的工人中，可能減輕人們的工作，并把操作的工人數目，有時因非常簡單樣式的結果而得以減縮。這樣，操作工人數目之重大的減縮，便把紡作機器的布置成一橫陳的軍隊；因爲這個，這些機器很長地排列，使工人一下子可能注意到很大數量的紡錘。至於襪子焙乾的機器，會發生奇怪的印象。把平

而形式的金屬足，放在棹上一個地方，那裏放着已製的襪子。襪子自行伸張到這個足的金屬模樣上面，自行抬高起來，自行脫落了，便進到焙箱中去，在這個焙箱中相當的時間，便從另一方面出來，又自行脫落，並且放在棹上。在這個時間之內，特種的細齒，便從一個楔形勾引襪子，然後，從第二個，第三個等等。這樣，當時便聚集了十二個襪子，這些襪子也自動地包裝了，便把機器拉到一方面，并來聚集後一打等等。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工人參加。他只要看管機器使在工作中不至毀壞。在這個工廠中，商品的包裝和把牠以後派送時，同樣完成了勞動的機械化（『洛金在美國旅行中寄來的消息。『真理報』一九二四年）。

機器技術自身之空前的繁盛，便造就了資本主義的條件。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怎樣的發展起來呢？

牠在封建農奴制社會的母胎內，便已成熟了的，在、商業、手工業、和手工工廠業的形式中，成熟了的。在各個國家中，這三種要素之相互關係的形式和發

展的具體道路，是有某些差別的。即如說、在俄國手工業的生產、在法國、德國和其他西歐各國，永遠沒有看過所達到的這樣得力的發展。在俄國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便採取了較深刻的剝削形式。很瞭解地，這就是自己特種的原因。與天然財富相較之國境的貧乏（我們所看到我們的中心區域），很壞的交通路線，從各種程度的部落方面，莫斯科的俄羅斯，所陷于那種長期的破壞，這都是特殊的原因，那些原因在沙皇的俄國生產力發展的特質上，都留着自己的痕跡。但是成熟的資本主義一般的傾向，到處都是一樣的。家內手工藝之原始的形狀和牠的剝削者——占買人，却很好地認識了舊俄國（是的，不但舊俄國），由於某些變態的方面，也可以在其他國家如西歐各國，和世界的其他部分觀察得到的。

商業資本的和手工工廠業的時代，改變為產業資本的和機器技術的時代。俄國還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機器技術在絲織產業中便得達了最廣佈。這個情形，便是農奴制法權之崩潰的基本原因。後者不適應於已發達的資本主

義，并且也被排斥了的。不適應即表現於：第一，機器勞動是以較熟練的工人爲前提，并且那些機器勞動，要強迫工作較好和緊張，業已『不是鞭撻，而是盧布』。在這一點上，農奴制的工人，就是極端不順利的，把技術發展開倒車的材料。第二，已發展的機器產業，便需要像飛鳥般自由的工人之不斷的來路。在農奴制的法權下，這是不可能的。第三，農奴制度極端地把內部市場的發展開倒車，在那個市場中，激急地需要俄國的資本。外部的搔擾（克里母的戰爭）和農民運動，便把這個事業完成了的。農奴制的法權，當還未把牠從下顛倒時，却意料不到地便從上擯除了的。

這個，便給與了俄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之一個很大推動力。牠的發展，并不是『在溫室中的』。牠走進了一大步。外國資本的充塞，政府的保護政策，便把牠加速了。沙皇政府對於俄國資本的幫助，只是無限制的在所輸入的外國商品上，建立高度的關稅。政府順從的供給資本家補助金，并替他們掠取了愈新愈新

的市場。中亞細亞的征伐（土耳其斯坦的棉花和與東方民族的貿易），高加索的征伐，與土耳其的戰爭——這樣雄厚的歷史事實，那些事實都足以證明沙皇與俄國資本主義有最密切的聯繫。最後，沙皇政府在資本家與俄國工人鬥爭中始終擁護他們。我們的工人運動，直截地說，在工人與資本家的鬥爭中，每走一步，都錯雜着當局之行政上干涉的事實。那裏的調解、那裏的鞭笞、那裏的監獄和絞首臺，沙氏制度，是幫助了資本家敲剝工人中的剩餘價值。

假使，從一方面，沙氏制度對於資本家的呼聲之傾聽，那末，從另一方面，後者便需要沙氏制度，需要牠的固定權力的系統，需要哥薩克的鞭笞。俄國的資本主義。是處於重大的依賴於宗室的俄國。這是基本的歷史事實，沒有那些事實，便一些不能理解一九〇五年，或一九一七年，或最後幾年之資產階級的行為。

在沙氏政權羽翼之下的資本主義，怎樣迅速地繁盛了的，我們可看從列寧之『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所摘出來的下面一個圖表。

一八九〇年中在歐洲俄羅斯之大工業的企業。

按工人數目之工廠、 作坊、鑛山、鑛坑、 等等的集團。	鑛業		工廠作坊和鑛業	
	企業數目		企業數目	
	總數	其中用 蒸汽發 動機的	總數	其中用 蒸汽發 動機的
A) 從100—499人	三六	九	一·三九	八六
B) 從500—999人	三	三	二·五	三三
C) 從1000和千以上	七	四	一·八六	一六四
合 計	一七六	一七六	三·五九	二四三
			一·八二	二四三
				八二·二〇

在鑛業中的工人，總共約有三〇五·〇〇〇人，而在所有企業中有一·一八〇·〇〇〇人。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什麼呢？牠告訴在鑛業的企業中，以從一〇〇〇人的工人數

目的工作超過八〇%，就是說，操作於各別鑛業企業中的工人，在四分之三以上，並且在絲織工業的企業中，以同樣工人數目，的便集中較少於全部工人——絲織匠之四分之三。因此，假使我的舉一個大企業來說，就是說舉用工人數目從一〇〇〇人起和在千人以上的企業來說，那末，可說每個企業處於三九八、〇三五：一八六，平均一下，大概有二一四〇工人。至於我們若舉德國來說，那可說，在德國依一八九五年的統計，用工人數目從一〇〇〇人起和千人以上的創設，可算出二四八所，至於在這些企業上工人的總數，當成為數字四三〇、二八六人。平均可得一、七三五人。得出完全意料不到的結論：可說俄國的大企業與德國同樣的大企業相適應的。

B. 理論上的綜述。

第十四節 何謂生產力。

恩格爾斯在自己『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之起源』一書中，很同情於摩爾根所引證的話說：『從一切生物中，只有一個人類大概可以無限制地增加自己生存的手段，并且人類進化的各時代與他們的蕃殖相一致的』。生存手段的增加，并非生產一般工具之人類抽象本能的結果，而是因為社會生產力的增高。爲要信賴于上述界說的公正，要充分地舉出幾個歷史上的例子來說。人類社會之最重要的進化有，過地方由於牧畜和耕稼的出現。無論那一方面的發展，即是應用新工具的結果，火的發現和在勞動活動中之新習慣的獲得的結果。生產力之更進一步的發展，自身便引了手工業與耕稼的分離。并且我們又可看到，在社會關係發展之新的進化，生活手段之新的增殖。在等差的牧畜，耕稼和手工業之基礎上面，而同樣也應用奴隸的勞動，并且發育了所謂上古世界（希臘和羅馬）之東方的古代文

化。在手工工廠業的和機器生產的根基上，發展了近代資產階級。因此，馬克思當時完全正確地說道：「由於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也就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由於生產方式的改變，或說生存手段獲得之方式的改變，他們也就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

就社會生產力而言，首先應當理解牠的技術或生產工具：織機、用具、發動機等等。再則，十分明顯地，一個技術沒有人類便不能作像社會生產力一樣機能。因此，人類若以生產過程的代理人出發，他們便應當屬於生產力。所以，技術或勞動工具的系統與人類的勞動力相結合之中——這就是社會生產力。在生產過程中，他們是以牠的因素或代理人的資格出發。勞動對象和勞動生產物，比方，在工廠中已製的紡織物，已縫的內衣，并不加入於生產力的概念之中。

假使人類自己活動的勞動力，加入于生產力的組成，那末，從這裏必不可避免地要產出一種意見，即以爲勞動力所表現的具體形式，或人類之具體的勞動活

動，就是社會生產力的要素。人類的勞動力，與自身所表現的形式分離，便不會存在的。牠在自身的形式中，纔表現出來。

對於人類具體勞動活動之形式的分析，我們就在下面指出的。勞動工具的製造，和對這些工具的利用，我們並不當做生產的一個部門來考究，而是看做人類的本能或屬性來考究的，必需看做具着勞動具體形式之最一般的定限（標誌）的職能。在事實上，我們舉出與否，匠鎖、或織匠、或小農夫之具體勞動——工具的製造和對這些工具的利用，便是牠的最一般的和基本的標誌。至於這個具體勞動形式之基本的定限，是一個跟着另一個與其他定限（標誌）相聯結起來，如：農村的勞動和城市的勞動，機器的勞動和手作的勞動等等。依馬克思的意見，具體勞動「由於自身的目的，活動的性質，牠的對象，手段，和後果來決定的」。譬如我們把小農夫和刈工的勞動來比較一下。這兩種勞動的種類，自身之間的差別在那裏，并爲什麼有差別呢？第一，是活動的性質。小農夫動作的總和與刈工動作

的總和，是存在有差別的。這種差別與各別的勞動工具（犁鋤和刈具），是處於密切聯繫之中。在勞動工具中的差別，便受勞動對象（土地、草）的差別所限制的。

第二，是勞動的後果。後果便會實現勞動的目的。

在事物之這樣的理解之下，完全不可避免地會把所謂技術關係屬於生產力。事實上，何謂技術關係呢？

我們要拿幾個例子來說，這裏有兩個農民，父親和兒子，鋸着樹木。在這種勞動的過程中，他們并不是以父親和兒子出馬，而是以兩個鋸木匠出馬的。這有什麼意義呢？第一，我們這兩位鋸木匠，空間上彼此對抗成爲一定的形式。假使一個坐在地上，而另一個全身站起，那便不能鋸着樹木的。第二，他們應當在時間中適應自己的運動。

再舉一個例子說，這裏建設一所磚的建築物，并且一羣工人爲建造往上拋磚。工人彼此在相當的距離上排成一列。幾個工人便配置在牆上，形成爲某種階

梯一類的東西。在空間上便發生了人們一定的配置。於是便開始拋磚。此地便需要在時間中之一定的契合性。縱使一個工人在時間中較遲地把磚傳遞，即一切其他工人的工作便解散起來。這就是技術關係的第二個例子。

因此，在空間中和時間中工作的人們之一定的配置，便會限制他們的技術關係。後者不能看做與技術自身分離的某種東西來考究的。假使我們的鋸木匠，開始用斧頭來切伐樹木，那便創立了完全另一種的技術關係。代替鋸木匠，我們便看到了樵夫。這也就是另一種的技術關係。

技術關係應當從兩方面來考察，第一，這些關係就是人類對於勞動工具的關係。譬如說，鎖匠在自己的工作中應用錘子、鑿子等等。木匠在自己的工作中應用鉋子，雕鑿等等。但是。鎖匠，木匠等等很少孤獨的一個人去工作。我們通常在製造所中可看到幾十個，幾百個和幾千個人在那裏工作，那裏勞動的技術過程是契合的，有組織的。這種技術上契合的成分，已經就是人際的關係。牠同樣加

入於技術關係的組成之中。這便是第二方面。

所以，人們勞動的活動和技術關係，是在技術或勞動工具的根基上始實現的。一定的技術關係，便依賴於一定的技術。

第十五節 何謂社會的經濟結構

在前一節中，我們既認識了生產關係之一個形式，就是包含於生產力的組成中的那種技術關係。這些關係，便是從牠的技術方面所佔有的生產之必要條件。人類生產關係之完全另一種形式，我們所看到的即有個他們的經濟關係。從歷史唯物論的立場看來，把這些關係與技術關係混在一起，便是深刻的錯誤。

經濟關係的總和，或說社會之經濟的結構，就是這種在遵從於人類全部勞動的和勞動自身的生產物運動的那種生產中之人與人關係的系統。譬如說，我們從政治經濟學中知道，資本主義的經濟條件，或簡單地說，資本也是這種在社會發

展的一定階段上之整個生產過程中支配社會的形式。并且人類自身的勞動，正確地說，他們的勞動力都要遵從於資本的。

馬克思在自己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給古蓋曼一封著名的信中，便對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下了非常明顯的定義。我們很值得引證在我們這個地方。

『同樣，一切人都明白地，爲要適應於需要之各別數量，便要生產物之各別的數量和社會總體勞動之數上一定的數量；自然而然會顯明地，在一定的比例中，社會勞動之這種分配的必要性，無論怎樣不能破壞社會生產之一定的形式。能夠變化的只有牠所表現的形式，自然界的公律，在一般上并不至於破壞的。在依存於各別歷史條件中，只有形式可以變化的，在那種形式中，這些公律便自行表現出來。而在那種形式中，便表現了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即當着社會勞動的聯繫存在於勞動之個別生產物局部交換的形式中之這種勞動的有比例的分配，這種形式，也就是這些生產物的交換價值』。

對於經濟條件既具了這類的觀點，那便完全不難把牠與技術關係區別出來。我們舉出兩個例子來說。

我們可說，採薪的農民勞動，在鋸木所上工作的工人勞動，在荒地搬運石造建築物之建設工人的勞動，若說牠就是整個特定社會之總和勞動的一部份，那從經濟的立場看來，他同樣已被我們研究過的。社會生產是一個系統，在那裏分立的每個人，也全體在事實上彼此共同工作，而同時在矛盾的利益鬥爭中衝突起來。假使農民不會生產麵包、假使絲織匠不會織造、而裁縫匠也不會縫作等等，那末，建築工人便不能永遠從事房子的建造。所有勞動之特別種類，乃是總體的社會勞動之各單位。

這裏，在我們面前有個自然形式的農民經濟，就是說，在一方面沒有什麼可買的那種經濟，由於自己所生產的生產物來滿足的經濟。那裏是「技術」，那裏是「經濟條件」呢？農夫以鋤掘地，以刈器刪草，以草又把肥料堆在貨車并搬到田

野中去、以木棒打穀等等。農婦在一定的時間、烹煮食品、修飾房子、翻鬆乾草、剪切厚紙、結縛裸麥、燕麥等等。以及家族中之其他人員，也用各不相同的工具來執行各別的工作。這是技術和技術關係之一幅畫圖。但是，假使我們把農婦的勞動，農夫的勞動和家族中之其他人員的勞動，看做一個閉塞的家族總體勞動之各單位，那末，在我們面前便有個一定的經濟結構，經濟條件。

我們拿煙草的工廠來說，在他的「技術上」看來，我們便見到，機盤的系統，調帶。晒煙草，摘煙草，區分煙草，大技師，小技師等等各集團的人。技術關係的系統：在時間中和空間中人們之一定的安置。在工廠的「經濟上」看來，我們便見到「資本家」在有產階級制度下）和「工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這已不是技術，而是「經濟條件」。我們可說，所得到的問題的一般公式，即以為社會的經濟結構，就是調節人類直接物質生活趨勢之天然過程的社會形式。技術關係，就是人類用爲自己目的而適應於「自然界」之一定工具爲媒介之適宜的勞動動作。

社會的經濟結構，必然地要樹立在已發展的生產力基礎上面。即這個怎樣發生，也必然地在資本主義發展上始能研究的。

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一切社會的歷史中，利益中曾起過莫大的作用，牠是一種基本的條件，因為那種條件，生產力的發展纔達到了這時代的規模。人們之一定集團（資產階級），絕不是偶然地成爲這個形式的擔負者，而重要地是做了社會中的統治階級與民衆中之其餘等級不相和諧。沒有兇猛的階級鬥爭，資本家便不懂得堅持自己的剩餘價值。階級鬥爭和政治暴力，一般上說來，在資本主義的晨曦上曾起過顯着的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以非常明顯的和正確的颜色，來描寫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之一幅畫圖。小私有生產者遭了無情的剝削。把成千累萬的農民，在自己一小塊的土地上趕開，成爲無家可歸和無糧可食。這種方法，便履行了資本之根本的要求：獲得『自由的』無產者，那些無產者可以很輕便地『飢餓不是叔母的事』繫到資本『陛下』之勝利的征軍上去。

所以，完全明白地，社會的經濟結構，或簡單地說經濟條件，一些不能分立地與技術相連繫，或分立地與技術關係相連繫的。於是便發生了『單一體』和實際性的變形。經濟條件由於整個的生產力（而不是生產力的各成分）來決定，並且在兇猛的級階鬥爭條件之下，從可能性轉變為實際性。

這個意思，由馬克思在下面的一句話中便弄成了公式：『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過程中，加入於一定的，不依賴於他們意志的關係——生產關係，那種關係是與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發展之一定階段相適應的』。被生產力所決定的經濟條，會反響到生產力。於是便發生相互影響。完全不可爭論地，生產力不能夠在一定的經濟形式（奴隸所有者的，封建農奴制的等等形式）以外發展的。生產力好像把經濟形式通通地『浸透了』。

經濟結構另一種，稱為生產方式，譬如說，有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正確地說，有產者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但是，『生產方式』這個術語，有時作用在另一字

義，單純技術上的字義。如說，手工業的，機器的生產方式。

經濟結構，或說在生產中人民基本集團之一定的生產地位，由於法權關係，或簡單地說，以法權為媒介多多少少在客觀上束縛於某人物之固定的圈套。牠（地位）若是有了束縛，那依布哈林的公正解說，我們便看到有個人們之社會階級特性。

我們必要指出經濟關係和客觀上法權關係之間的差別。在著作界中，把這兩者混合起來，比之把經濟條件和技術關係混合起來，還要屢見。

我們在資本主義的例子上來說明這個意思。資本是產生剩餘價值的價值，即表示着人與人間之物的生產關係的這樣系統，在那種系統下，直接生產者的勞動也和商品一樣，要轉到市場上去。完全明白地，這種現象，即生產上經濟關係之物的性質，以及對工人的剝削不能與財產關係，與佔有關係，或簡單地說，與私有權相一致的。但是，從另一方面，自己也需要申述一下，沒有財產關係，資本

便是無意義的。在生產手段上的私有，會創造一個條件，在那種條件之下，沒有這些生產手段的工人，便不得不走到市場上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簡言之，資本和私有權并非一致的，不是同一的；但是，兩者在同時彼此有必然的聯繫不可分離地聯結着。

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分析做個總的結束，我們所看到的，即人類不斷地從盲目自然力的威權之下解放出來，完成了自己的生產工具，或說技術，并改變了自己生產關係，或說勞動的關係。我們的分析毋可置辯地證明了，第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只有在相互的聯繫之中始能發展的。兩者就是形式和內容之統一體；第二，那個辯證法的統一體，是安置於社會基礎之上。所以，這個形式和內容的統一體，我們有權看做社會的本質或牠的基礎來考察。那個基礎的運動，足以解釋社會發展之總的過程。但是，在進到解決這些任務之先，必要完成基礎的說明，是的，并且在一切社會的整個中，在階級對抗的分析中來說明的。其實，從

來一切社會的矛盾，都不外在階級矛盾的形式中發生作用了的。

第五章 論階級鬥爭和階級

第十六節 論階級鬥爭的原因

我們若對於社會生活事變有最敏銳的環睹一下，便不至於懷疑，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共產黨宣言』之著名的界說，從來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近代業已不見嚴重的反駁的。

當有產階級還不是反動時之較好代表者，（基佐，支爾等等）都很清醒地知道

了，歷史是受階級鬥爭所推動的。

在問題理解中之困難，即始於我們要牠的理解更加深造，并要自問一下，在事實上，從何處可抓住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的勢力？以及主要地在什麼條件之下社會分成各階級？

我們把社會發展史回憶一下。牧畜，耕稼和手工業的發生自身便指明了，在原始分離社會之生產力的增長中是走一大步。推動後此生產發展的交換萌芽了。俘虜業已不行殺戮，而是在經濟中看作奴隸來利用了的。奴隸制度是經濟上剝削之最初形式，與此并行的便是階級鬥爭。

在奴隸所有者社會內生產力之增長：開鑿了運河，建造了建築物，創造了新工具，擴大了製造所的密網，開墾幾十萬里土地的荒地和耕作穀物——一切都是以奴隸的勞動為媒介而得來的。在封建農奴制的社會內，便創造了地主階級的幸福，增多了許多社會政治制度（國家、教會、等等），創造了城市手工業和商業

興盛的條件——一切都是以農奴的勞動為媒介而得來的。在有產者的資本主義社會內生產力之宏大的煥發（機器勞動、全世界貿易、鐵道、郵政、電報、電話等等），高度的文化——都是在工人階級有力的雙肩上成長起來的。對奴隸、農奴、工人之經濟上剝削的事實，這就是階級鬥爭直接的原因。

無論什麼技術的適當性，什麼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性，什麼經濟條件，都不能強迫奴隸、農奴、工人、自願地接受剝削的羈絆。並不是愛好藝術把奴隸鎖在足鏑裏，且在這種形式下強迫工作，還要設置監督人。俄國的農民也並不是依着善意把一禮拜的四分之三為地主工作。不然過去便沒有這種現象，即窩拉真派和布干譎夫派。而「自由的」勞動者，他會自願地走到資本家方面去麼？十九世紀全部的歷史，便是工人與資本兇猛鬥爭的舞臺。

當着人類之分裂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已強固了，在極兇猛鬥爭的過程中，便開始完成了一個事實——形成了各階級和階級社會。在各階級中和階級鬥爭中，

也像在一個焦點中一樣，可找到矛盾的社會實際性的自身之表現。

第十七節 論職業及其與階級的差別

在未結束何謂「階級」的說明之先，我們要來說明關於職業的問題，即職業本身到底是什麼。縱然是我們的鋸木匠，我們可以拿來說說。我們假定。這個已經不是農民，而是人們偶然地拿了鋸子不斷地從事於鋸木。他們應懂得很好地轉動鋸子，應當把自己的動作在鋸木時與空間和時間中相符合的。所以，在我們面前人們的勞動和後者的關係，是就技術方面來說。這個便是職業的雛形。這樣，人與人間之技術關係的總和，及同時對於樹立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之勞動工具的關係，便稱爲職業。

我們再從職業的領域內舉出兩個例子來說。譬如，農民的勞動是「多門職業」的；假使這樣便可以說：農夫掘，播，刈，飼養牲畜，修理和配置貨車與雪車，

纏繩；農婦紡績麻布，縫製內衣等等。假使拿工人來說，我們在這裏業已看到另外的情景：一個只有從事於織造；其他只有從事於鎖匠事情等等。

『農民』並不是一種職業，『工人』同樣不是一種職業。然而，從職業的立場看來，可說在『農村』和『城市』中的工作。操作於農村生產部門的人和操作於城市生產部門的人，這是人們依技術路線，依職業路線分裂之一般的標誌。隨後以標誌的標誌便進到依職業之更進一步的分類化，我們可說，紡績匠和金屬匠。比方，金屬匠再分爲『鎖匠』，『金屬剝物匠』，『鍛冶匠』等等，便得到了人們技術分類化之異常複雜的系統，就是說，依職業的分類化。這些系統的特性是與勞動工具的特性相適應的。

職業和階級是兩種不同的事物。在不同的階級中會有同種職業的人們，反之，在一個階級中會有各種各式的職業（這是最通常的現象）。譬如說，已有私有製造所和傭工的靴匠，便應算到剝削者的階級。依僱用在任何資本主義的製造所

中，或正確說，在工廠中工作的靴匠，就是被剝削者工人階級之真正代表者。最後，從上面的例子中的傭工，其實他也和他的東家一樣是個靴匠。然而，他們成爲不同的兩階級。

第十八節 何謂階級

我們已說過的，剝削就是階級鬥爭之直接的原因。然而，我們在剝削上指出關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並不完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相對立，是從社會對抗的條件中產生出來的。舍此便不能正確地理解階級和階級鬥爭——這是社會發展的彈條。

我們要下個正確的階級定義，就是說，首先要闡發階級形成的基本原因。

第一對於馬克思，恩格爾斯和列寧論到階級所說過的和所寫過的之留心的研究一下，不可爭辯地會證明，他們都在社會分工中看到了階級形成的基因。對階級之一切另外的理解，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

這裏一引恩格爾斯的『反杜林』之特別精粹的話：『很顯明地，當着人類勞動還是很少生產者的時候所得到的僅僅在必要的生存手段上之一點點剩餘，生產力有一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法權，藝術，科學，之發展，凡此一切只有由於大批人口之間分工的成立始可能；簡單的手上工作，便建立在那種分工之上；並且不多的特許從事於勞動和商業的領導，國事，而後來始從事於科學和藝術。這種分工之最簡單的，最自然的形態也只有奴隸制度』。

在『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之起源』中，恩格爾斯便把社會分工基本的階段描成一幅明顯的圖畫。牧畜與狩獵分離，便發生耕稼，手工業與耕稼分離，便發展商業和工業。假使對於所有已指出的分工形式從階級的立場來看，那末我們便懂得，似乎有一條肉體的和智力的勞動相對立之導綫通過於分工的各個形式。因此，在『德國的觀念形態』中很正確地說過：『分工祇有當着物質的和精神的勞動開始分配時候纔成爲實際上的分工』。

馬克思和恩格爾斯並不限於肉體的和智力的勞動對立性，即對階級形成的基因之指摘。他倆在歷史的必然性中指出了這些對立性。即恩格爾斯在『反杜林』中寫道：『我們順便指出，向來一切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統治者和被壓迫者間之歷史矛盾的彼此交替，在同一樣比較不發達的人類勞動生產性中自己會找到說明的。直到此時當着實際上勞動的人民還是從事於自己的必要勞動，在他並沒有參加社會公共事業的時間，而即是參加：指揮工作的，管理國事和公平裁判的，以至於研究藝術和科學等等的時間，——直到此時往往存在個特殊階級，於是那個階級便從實際的勞動中解放出來，我們應留意，在這裏他爲自己本身的利益，永遠不會放過剝削勞動羣衆的場合。』

關於階級形成原因問題，蒲格丹洛夫之實際的錯誤，並不在於他研究了馬克思關於組織者勞動作用的意思，而在於他把這個意思曲解了，併合了有優越意義的觀念形態，並抹殺了剝削的事實。這種曲解是從一般蒲格丹洛夫派的經驗一

元論的主見中產生出來的，那種經驗一元論不外是不徹底的唯心論罷了。

社會分工一些也不能由於生產力發展的條件來判定，一些也不能由於超出生產手段所有權形式之階級形成的基因來判定。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德國觀念形態』中可找出一個有趣味的思想：

『與分工同時的一開始便也發生了勞動條件，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表示着各別私有者間所積累的資本之分割，也表示着資本和勞動間，以及所有權自身的各別形式之分割』。

『私有權，其實牠在勞動的範圍內，從與積累的必然性中所發展出來的勞動相抵抗的』。

已堅固了的生產手段私有權，在人與人間之牠的一定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成分。然而，從這裏完全還不是說，財產關係，就是說，生產手段的私有關係，便是階級形成的基因。有些馬克思主義的企圖，為根據類似的思想來推倒馬克思

是不成立的。

他們都在那個已解決的地方引證了下面的話來說：『……當着分配成爲生產的分配之先，牠是：第一，生產工具的分配，第二，什麼是這一種關係之更進一步的定限——依照各種類生產之社會成員的分配（個人是屈服於一定生產關係之下）。很明顯地，生產物的分配，就是這個分配的結果，那種分配，便包含於自身的生產過程之中，並且那個分配會決定生產的組織。很明顯地，要把生產看做不依賴於包含在生產中的分配，便是個空洞的抽象化』。

但是，依馬克思的意見，假使生產是這樣，就是說，人類的勞動活動超出於包含在生產中的分配之外，就是個空洞的抽象化；那末，與分配同時的生產並不是這樣。關於這點馬克思自己在同一的『導言』中，批評里嘉圖說他的非歷史的對生產的接觸，並進而寫道：『無論如何，不管是勝利者的生產方式，不管是失敗者的生產方式，不管是從兩者混合而發生的生產方式，都足以決定自身新成立的

分配。縱然牠是新時期生產的前提，牠自身總是生產的生產物，並且不僅是一般的歷史生產物，而是一定歷史的生產方式之生產物』。

我們關於階級形成原因討論的總結是這樣：社會分工，正確地說，肉體的和智力的分工便是從來綿亘全部歷史具有効力的階級形成之基本因素。這個分工要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條件來決定，便必要要求生產手段之一定分配。在階級社會的狀況中，沒有私有權便不會有積累的。積累由於剝削誰個失去生產手段（奴隸、農奴、工人）的人作媒介而完成的。政治壓迫便戴上階級社會的築物。

從這裏很明白地，階級不能由一個標誌來決定，以致發生對實際的曲解。必需抓住標誌的總和。且當着各階級，就是在生產過程中起同樣作用的大羣人時，一樣都屬於生產手段，同時也一樣都屬於剝削者或被剝削者，一樣屬於壓迫者或被壓迫者。

統治階級利用國家政權，頒佈傾向於保障他在生產中和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

支配地位之各種法律，國家政權之整個力量，便在於對那些法律的破壞者加以摧殘；警察，軍隊，監獄，便屬於那個國家政權的僕役。

社會各階級在自己的發展中，通過了各別的階段和採取各樣的形式。當着特定的階級已失丟了自己的意義之後很久的時間，他們的殘餘還是保持着的。這種情形往往是在階級的理解中之混亂的來源。譬如說，屢屢有人把階級和身分混爲一談。

這兩者很明顯地是不一致的。譬如說，在革命前時代俄國的最有『世襲的』工人，然而依照通行證來說，便算入農民身分。或者此刻舉例說，在國外大商店的店員中，有出身自羅曼洛夫家裏所『御用』的從前大侯爺。從大侯爺到店員是個極大的距離！然而，身分的稱呼還是非常客氣地保留着。無疑地，不僅在我們的蘇維埃時代中，甚至於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身分都是從前封建農奴制度的殘餘。

在當時『身分』的作用是怎樣呢？在農奴制度下的各階級，其實也是：農奴主

和農奴。這無疑地是兩個階級。在那裏身分又怎樣呢？我們回想下面的情形：足以束縛農奴的不僅他們的經濟狀況，就是說，受貴族耕地勞動之剝削方法的狀況，足以束縛他們的還有在他們的技術生產狀況以外的東西，就是說，受着職業的束縛。技術關係束縛之類似的方法，并且也帶到在封建農奴制度母體內所發展出來的城市手工業和商業上去。這個束縛可用著名的中世紀行會勞動條例作個模範的例子。職業的束縛在低度的勞動生產性之下纔有的。

因此，在當時的身分就是階級，那裏除經濟條件之外還有受職業的束縛。這些都是我們自己所指出的『身分』和『階級』之間的相同和差別。我們要指明的，在封建制度達到資本主義的過渡中，便把這個『職業上』束縛的系統掃清了。於是行會的屏障便自行毀壞起來。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之下，工人不得不從一種工作過渡到另一種工作。飢餓和失業，所有工人都料得到的。身分可看作一種殘餘，會保持一些的時間，而在生產中并不起一點作用的。

極屢見地有人把階級的概念與『富』和『貧』的概念混亂起來。我們不難相信這是不正確的。『富』和『貧』都不是不一定的概念。假使拿兩個極端——乞丐和百萬富翁來說，那末，從任何階級中的流民都有做乞丐；乞丐對於社會生產過程沒有一些關係，沒有一些企望到政治政權。乞丐的範疇，只是『用在』從特殊人物的收入和國家收入的一部之給賜品為生的人。不言而喻的，地球上的乞丐並不是偶然的。乞丐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乞丐僅是飽滿的百萬富翁之反面。并且飽滿的百萬富翁絕不是因有自己的財富而屬於資本家階級，而主要是別種標誌纔屬於資本家階級的。照財富來說，從前俄國沙皇尼古拉第二可與美國百萬富翁相角逐。然而，財富並不會使他做個資本家，因為尼古拉氏主要的和基本的還是繼續做個俄國唯一的地主。

第十九節 階級之再分裂

我們在一般的要點中已考究了，何謂「階級」和「階級鬥爭」；我們便來考察社會之分裂為怎樣的各階級——尤其是牠的有產者的資本主義階段之各階級。我們依着階級路線，仍原在下面說說有產者的資本主義社會之再分裂。

(A) 基本階級——剝削者或資產階級，和被剝削者或無產階級。就是說，我們只看到兩個基本階級。而地主呢？他們屬於何種階級呢？首先，地主就是土地的所有者。假使地主消失自己這個土地的所有權，那末，他便不至於像這樣的存在着。而資本家沒有土地所有權也可以存在的。進一步說，土地所有權在一定條件之下會阻礙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的。這個特別明顯地在俄國的沙皇制度中表現出來。同樣，地主在資本主義之，下便不成為特殊的獨立階級。

地主即這樣的一個階級，在資產階級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一般地和整個地轉變為有產者階級之特殊的隊伍或副階級，那種副階級的特性，由於一切從前歷史進程來決定的。

在一般說來，在一切階級中都有副階級。即在有產者的階級中，我們還可看到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銀行資產階級，之各種副階級。

在工人階級，中我們可看到很好工資的上層分子，所謂工人貴族。這是一切具高等資格的工人。工人貴族，應當看做工人階級的副階級。賦與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從勞動的資格和工資的立場看來，與『貴族』比較多多少少是沒有兩樣的。

(B) 中間階級，便處於中等的地位。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如：智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等等，比方，在生產過程中技術的智識分子，在一定的限度內是受剝削的，但比之工人便極微弱。他從資本家處沒有全部得到自己勞動生產物。這是很明白地。但是，同時智識分子會參與到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

(C) 過渡階級——農民和手工業者。這是從封建制度留給資本主義社會的遺產。很明白地，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農民和手工業者是瓦解的，在一極分出資產階級，在另一極分出無產階級。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過渡階級，在資本主義

的條件之下，起着資產階級之特種的後備作用。後者把農民引到自己的方面，將他們做成私有財產者。例如，在一七八九年革命中法國資產階級便進行過的。然而，同樣農民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由於對自己較有利時，也可以成爲無產階級的後備。

上述的三種階級形式，在一般上和整個上，都足以說明有產者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有個觀點是不正確地，依據那個觀點，絕對地要所有人們都列入上述的各階級中去。實際生活永遠是複雜的，並且在任何的框格中都不會裝得充滿。一種『框格』不過抓住特定歷史篇幅之基本的和特色的地方。在三個階級形式的一種『邊緣』還會剩下許多人。比方，乞丐屬於何種階級呢？很明顯地，不屬於什麼階級。或者我們拿所謂流氓無產者的浪人來說，他們之中的特色處便是錄入於竊賊，強盜，騙子，妓女，鴇母等等之流。這到底擁護什麼階級呢？他的經濟上生產作用怎樣，在社會中他爲何種政權而鬥爭？這個一些也不會引起他們注意的。流

浪的和一切『犯罪的』分子，都是根據在剝削和壓迫上面的社會制度之必然產物，不成爲一個階級。這個是從階級社會的『磨石』底下飛出來之特種人的『埃塵』。

此地，極順便地也要對於另一種情形的指出。純粹形式的階級是不會有的。在這點上，在沙皇的俄國和蘇維埃的俄國的實例上，都特別容易相信的。俄國工人很特色地都是從農民中出來的。并且他們直到現在，最主要地還沒有與那個把他們堅固地聯結到土地上的『臍帶』割開。完全公正地的意見，以爲我們的工人是特殊的工人：從一方面看來他是工人，從另一方面看來他是農民。在歐洲先進國家內（英國、德國、法國）廣大的工人自己很久以前便與土地分開了的，即他們也是個『兩面』的工人。然而，同時我們要進行一個嚴重的答辯。假使西歐工人很久以前便與土地分開，這也可說，很久以前『農民解體化了』，那末，從他們中有許許多多很久以前便也『小資產階級化了』（請恕我們一用這個不通行的字）。到底我們所用的用語有什麼意義呢？在戰前的時代，西歐中部的工人業已不必說到上

層份子，已貯存過自己家常必備的東西，有過銀行中的貯蓄等等。這樣經濟的『繁榮』，漸次地創造了比較舒服的狀況和多多少少和平的情緒。『殖民地的剝削』也給與了工人某些小塊的東西。尤其是落到了工人的上層分子身上來。這樣，刻剝殖民地奴隸的有產階級，便把『自己的』工人釘到了資本的車輪上去的。所以，純粹的形式始終是得不到的。並且在其他階級之中，也可觀察到類似的現象。有某種巴爾萊也夫者，即塞爾布合夫斯郡，莫斯科縣的農民，藉與自己鄉村的近隣組織了用幾百個工人的綿料作坊，很久的時間，還保持着與土地的聯繫，自身從事『農作』。這裏你們可看到資本家和農民之同時的形式。用不着證明，在階級中『純粹性』之缺乏，只有把鬥爭混雜起來；但是，他所保持的根本特性是不變的。

現在我們很流暢地來觀看，資本主義前的形狀之社會階級分裂的情景怎樣。原始的形狀是沒有階級分野的標誌。奴隸所有者制度，業已包含着兩個基本階級：奴隸所有者和奴隸。奴隸不僅沒有所有權，此外，他自身也不屬於自己的。他

是屬於自己統治者的物品。而中間階級在那裏呢？——這種階級，當前即有對於農奴的許多監督人，在耕種、建築等等之中，履行技術上領導機能的僧侶。也有當前已瓦解的公社中之過渡的『階級』，這個即在古代希臘的例子中便可看到的。農奴所有者制度改變為封建農奴的制度。並且此地，在農奴制下，我們可看到兩個基本階級：剝削者——地主和被剝削者——農民。農奴『即有』農業經濟的生產工具，在自己家族中一星期內，有一定數量的日期，在分割給他的一小塊土地上工作；然而，大部份的時間在私有土地所有人的土地上，即在地主的土地上工作。

在封建農奴制的社會內之中間階級是非常不偉大的。這個就是地主和教會貴族宗室之最有資格的一部分（貴族是大封建主）。

嗚！過渡階級在那裏呢？這種階級也是有的。這個就是在種族生活形態中生存的苗族。由於征服，經濟奴役等等的方法，便不斷地把那些種族生活引到封建農奴關係的圈套中去。必要說一說，假使在一般上，可以用這個名稱來稱呼他那

因為這個過渡的「階級」，達到農奴制繁盛的時代便完全消滅，在資本主義最煥發的時期，用農民來稱呼他也不是偶然的了。這個差別，由於把苗族引入於農奴制圈套中去的方法，無量地簡單於對農民「同化」之資本主義的方法來說明。資本主義搗毀，破壞自然的農民經濟條件；改變了生產方式。類似的東西，封建制度一些也做不到的；牠自己所遵守的，就是不要把革命帶到農業經濟的技術上面去。

現在我們試依布哈林的例子，在一個習見的圖表幫助之下，來比較社會發展史上所有過的那樣被剝削的和政治上被壓迫的各階級。用「+」號所表示的是有某種標誌；用「-」號所表示的是沒有某種標誌。

標誌		階級		
1	經濟上的剝削	+	+	農奴
2	所有權的對象	+	+	工人
		-	-	奴隸

3	政治上的壓迫	+	+	+
4	與私有權的聯繫	-	+	-
5	在生產過程中所樹立的團結力和協力	-	-	+
6	貧困	+	+	+

在農奴上面的『與私有權的聯繫』我們所作的一個指標，是照這種簡單的原因，即我們上面所已說明過的，這個是假的所有權，而不是實際的所有權。另一會事就是，當着我們不拿農奴來說，而說到有產者的資本主義經濟時期的農民，那時從前的農奴便形成爲過渡階級。農民業已不是虛假地與私有權相聯繫，而是實際地與私有權相聯繫起來。他是對大私有者抱着很大希望的小私有者，小業主。已經把各被壓迫階級敏捷的比較一下，便可指出在階級鬥爭中工人階級，在奴隸和農奴面前，是具有那種巨大的特色。這些特色，即在機器生產行程中和資本集中的過程中所創造的那些個人自由，團結力和協力。所指出的特色，便可造

成工人階級中有能力根本改造根據在剝削上之階級社會的分子。

然而，工人階級，并不是一下子便造成了團結的，協力的，自覺了自己階級利益和階級任務，就是說，成爲『自爲』階級。最初他很久都滯留在『自在』階級的狀態之中。我們舉例來說明這意思。在一八〇八年暴動的法國紡織工人之反對查卡特的機器，并把這類機器搗毀，這個還是『自在』階級。他們不理會機器之本來的作用，和所看到的仇敵，事實上并不在那裏。陷入獨立防衛的羅網之俄國工人——祖巴托夫派，這同樣還是『自在』階級。但是，在一九〇五年創立工人代表會的，與資本家談判的，即階級與階級談判的伊凡諾夫保列星派，業已進到『自爲』階級的

第二十節 政黨及其意義。蘇聯共產黨（多數派）的實

例。

階級鬥爭在自身發展的形式中，便是拌着黨的鬥爭。超黨派以外的階級鬥爭之不可能，正如超出一定經濟形式以外的生產力發展之不可能是一樣的。假使實際資產階級由於某種奇跡，把所有國家內的共產黨都破壞得成功了，那末，我們可大膽地說，在幾十年中工人運動便萎靡不振了的。

政黨并不是現成的政黨，牠是在兇猛的階級搏戰的過程中所鍛鍊出來的。我們舉俄國，正確地說，蘇聯作例來說，聯邦的工人階級有自己的黨，即是蘇聯共產黨（多數派）。俄國工人階級，在這個政黨領導之下，推翻了沙皇和資本家；并來建造新的社會主義社會。

黨的定義，即階級的先進部分。不僅已成爲馬克思主義之一般的地位，并且很簡地也成爲蘇維埃推理的一般地位；此處大概不至引起什麼爭論的。關於政黨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意見，即是人們之理想的集團，在與一定階級的聯結以外之觀點中的一致，便是那裏決定的條件；這在根本上便已露風了的。

當着指出政黨階級性之決絕意義時——這一些也不至於廢除自覺信念之莫大的意義。政黨沒有信念，便不是個政黨；好像沒有大半個頭腦的人，便已不是一個人一樣。很不充分地說：『應有信念』，這些信念應當有一定的堅實性，全部性，而主要的這些信念應符合於階級的利益與任務。多數黨永遠的特點，就是自條己信念之專一性和堅實性，因為這是保障她對於敵人階級勝利之一個重要的件。

但是若說，工人階級政黨的觀念形態——科學社會主義，是由於從資產階級出身的智識份子所鍛鍊的；那末，此處階級的決絕意義在那裏？或者說，假使聯邦共產黨（多數派）有三〇%以上的農民（其實，農民是工人的同盟者）那為什麼我們，的黨不稱為工農黨呢？

所指出的各問題，足以搖動當代工農的青年學子；因此，對這些問題的答覆完全是必要的。

農民，他若是經過局部市場，孤立地與社會生產發生聯繫，便是小商品生產者。小商品經濟的根基，非常有利於資本的發展。從這裏便是在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動搖，從這裏便是農民的不固定性。所以，加入多數黨的中農，假使他要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那便應當克服自己小私有者的本性和不固定性。

農民的共產主義者自己活動主要的視線，是提出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他若屬於農民，即屬於無產階級可以和需要住在一塊的那個階級，即屬於可以和需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引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的那個階級。

農民共產主義者的心理之這樣根本改造，是不易做到的，但是這改造是絕對必要的。不消說，貧農他若不是私有者，又不是藉僱傭勞動為生，那自己個人之所有指出的各方面，更是簡單地生存着。然而，在紀律的關係上，在各種偏見的關係上，在自覺幼稚的關係上，貧農也要用充分教育來非常強固地加以制服。

至於智識分子，着大概也應走同類的『變性』的道路。那些智識分子，很激進地與自己的地位決裂，并公開地轉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因此，蘇聯共產黨（多數派），乃是工人的政黨而不是工農黨。

現在還要答覆一個問題，即不是從工人階級出身的智識份子，却完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這是他與資產階級鬥爭之工人階級的理論旗幟，這到底怎樣發生呢？先進的智識分子之社會主義意識，成爲革命的工人階級之意識。事實便是這樣。原因是非簡單和平常的：在工人需要這樣的大人物，因在資產階級制度之下，肉體勞動消化許多的精力，工人便沒有可能緊切地佔有資產階級所積累的一切智識，和決定自己社會發展的道路。於是在初期激進的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自己本是最能幹的和最革命的代表者，便做盡這種工作。

類似的過渡到底怎樣可能呢？其實智識分子或有產者的階級生活沒曾決定社會主義的意識！事體就在於，一般的實際性，尤其是有產者的資本主義的實際性

是矛盾的。有時，革命的資產階級拋擲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這在資產階級的實際性上得到什麼呢？普遍的自由成爲少數人，資本家的特權，並且對於被剝削階級的多數人是不自由的。普遍的平等，在事實上便表現了完全的和全面的不平等。博愛呢？即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條件底下怎樣的一種諷刺呵！實際性很嚴刻地揭破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空口說白話。

階級與階級之間沒有個絕對的屏障。其實矛盾的經濟實際性，始終是一個的。並且最革命的，而有澈底和深造思想的智識分子，不能不看到階級社會現有的情景（聖西門）；不能不從難堪的狀況中，找尋一條出路（烏托邦主義者）。歸根結底，戮力爭鬥和政治上受壓迫的工人階級，在思想上便與他們起了衝突。即在於歷史自身要喊叫誰個來戰勝有產者的資本主義社會，同時要戰勝一切階級社會（馬克思）。

從所有前面，已看到了政黨就是階級之最自覺的，最積極的，最堅硬的，最

有組織的一部分。這個屬於蘇聯共產黨（多數派）是充分具備的。此處很允許人家質問，爲什麼工人階級不在到處整個的起作用呢；他爲着什麼持出政黨呢？所指出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獻中，很久以前便解決了的。工人階級形成政黨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後者在所有自己各部中不是一個種類的。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的例子中，我們業已考察到了這種不一類性，當時先鋒分子，主要的是從五金工人而成的；爲要鼓動落後的工人羣衆，於是便費着莫大的努力。爲要鼓動整個的工人階級，而某種努力便需要了布爾塞維克的黨。在工人階級中之不一類性，是從：第一，在各別生產界中的勞動條件是非常不同；第二，許多工人與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有個聯繫；所發生的結果。

縱然我們不只一次對於俄國五金匠和織匠的記述。在一九〇五年前夜，前一種工人每晝夜大約工作十一小時，每年平均可製造約三百五十個盧布的東西；後一種工人每晝夜要十四小時的工作，每年平均只製造約二百個盧布的東西。或是

食拿品產業的工人（麵包匠，釀酒匠等等）來說。這裏我們可碰見不只一半工人還不會與土地失去聯繫，同時在彼得堡（現在列甯格拉）類似的工人一些也碰見不到的。在生活中所有這類差別，便也制限着工人中重要文化的差別。

政黨是統一階級之最文化的和最自覺的一部分。牠擁護階級的長久的和一般的利益，同時并不拒絕工人之局部利益的鬥爭。我們舉例來說明這個意思。工人的黨，由於組織罷工的方法，而走到了吃烟的工人每月工資提高一個盧布；就這個本身來說，牠并不曾擁護工人階級之長久的一般利益，而是過渡的和特殊的利益。但是布爾塞維克的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在農民擁護之下，引導工人推翻資本鸚鵡的角鬥中，布爾塞維克黨員之這些行動，便擁護了俄國工人階級之長久的和一般的利益。并且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利益，甚至於農民的利益。布爾塞維克黨人在事實上便證明了，他們是工人階級的黨，他們同樣是全人類之一切被壓迫和被剝削階級的實在的擁護者。

然而，並不是一切工人的黨都會擁護工人階級之長久的和一般的，就是說，革命的利益。譬如說，孟雪維克黨人，沒有一點會擁護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反之，他們放棄這些利益，客觀上便是在工人階級中之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這是怎麼一回事，工人的黨怎樣可以貽害工人呢？

這個問題極簡單地便解決了的。孟雪維克黨人，雖然也是工人的黨，他們完全不能表現工人階級基本羣衆的利益，而是表現，他取自資產階級額外利潤有較好報酬之特權層級的利益。孟雪維克黨人，同樣是擁護這個層級的過渡利益，自談不上其他工人羣衆的利益。因此，正確地應把孟雪維克黨人看做掛名的工人的黨。

只有共產主義者是真正工人的黨，因為他們不僅擁護工人的暫時利益，並且也擁護他們的一般革命利益。很顯著地。後者就在於要破壞有產者制度，並創造社會主義的社會。

從一切上面所研究的我們看到，政黨的根本意義，就在於領導自己的階級鬥爭或他的一部分等級鬥爭。當著謀取政黨者階級勝利時，他的勝利的黨，領導者那時便會實施國家的機能：對敵人階級的鎮壓和破壞，對這個社會之國家生活的領導。在蘇聯已勝利的無產階級，便經過自己的黨，來管理全國（壓迫自己階級的敵人和領導社會主義的建設）。

第二十一節 論領袖及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政黨依其自覺力和組織性來說，比之階級更專一些。但是在黨中始終有時期會充分感覺到一種差別。譬如說，蘇聯共產黨，依其社會成分（三種成分：工人、農民、役員），依職業（黨務工作人員、政府機關人員、協作社員、軍事工作者，職工會工作者）依階級固定性的發展，紀律，是非常駁雜的。這個黨的不一致性，便也引起領袖的必要性。蘇聯共產黨（多數派）的領袖們我是知道的，就是

現在已故的列甯，隨後，托洛斯基，季洛維埃夫，卡米尼夫；史達林，布哈林等。這樣，布爾塞維克的黨，過去和現在都不只一個領袖，而是很多。不消說，他們的意義遠不一樣。列甯是天才，其他人是有才幹，或簡單說，是非常之才。敬愛列甯的有：全黨，整個工人階級，勞動農民羣衆；至於殖地的奴隸都知道了他，并傾聽他的呼聲。列甯同樣是資產階級的死敵，而那些資產階級，又不得不承認他的天生理智，清廉正大和工人階級解放事業之熱烈的，不朽的信心。

其他領袖的聲望，權威，較少得多。由什麼會有這一會事呢？博克洛夫斯基完全正確地說過，「誰個比別人看得更遠，那便凌駕他們之上」。當然地列甯比別人更深刻和更正確地估量狀況，他較好地和較機巧地推測勞動羣衆的需要，并很快地使他們遇見，正確地標明黨和階級之行動的路綫。在這點上，與無產階級羣衆混在一起，就是列甯的力量，聲望和權威，即是個領袖。

與領袖的作用相聯帶的，還可提出一個關於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問題。這是

陳舊不堪，完全使人齒冷的問題。然而，對於這個問題會發生反駁的，并且近代青年學子和我們的智識分子，還會把牠提出來的。這個，我們會遇見到大部分的不同意者。

有人以為個人會做到『一切』，因為歷史由於英雄所造成。拉弗洛夫，米哈洛夫斯基和他們的理想上不肯鬥徒社會革命人，實質上便夾着類似的觀點。所差別的僅僅在柔軟的形式之中。他們不敢直截說，個人『合着兩手』便可改變社會制度；但是，他們都確信於對思想的個人批評的干涉，就是社會發展唯一的因素，因為這個唯一因素，是包含於別種因素（經濟的，國家等等）的系統之中，可以『嚴重地和長久地』在願望方面來改變歷史的進程。

當着你向這類立場的擁護者要事實時，他們便會給你一大堆的事實。他們會說，在世間若沒有過大彼得，並且俄國也會依着另外的道路走；在法國的革命中之一切壞處，都是從馬爾特，羅伯斯彼爾和他們的戰友而來的；拿破崙改變了歐

洲的局面等等。在歷史解釋中，這個『英雄派頭』之最顯明的代表者——英人加里來，曾默慮過革命前法國的運命和米爾勃的義意，『很深意地』指出：『劉杜伯克王是一個零，是的，可惜，他的活動也等於零。假使，同時在法國站着一個能夠解決偉大問題，能夠退避，抵禦，逃出障礙之唯一的法蘭西人，換句話說，『知道』要做什么，那末，現在法國便可避免革命，并且改造會由於和平的方法來完成了的』。

托爾斯泰很公正地來打擊同意於『個人一切會做到的』那個立場，我們在許多地方應與他同意的。他在『戰爭與和平』中寫道：『許多歷史家都說，布羅庭的交戰法國人不操勝算，因為拿破崙是傷風，假使他若沒有傷風，那末，在交戰時間之前，他的布置也許更天才些；并且俄國會覆沒了的，*Et, La Face du monde eut eue change*（連世界的顏面也會改變起來）。由承認俄國係依大彼得一個人的意志而形成；和法國從共和併於帝制，及法國軍隊進到俄國，都是依拿破崙一個人

的意志之歷史家看來，那末，這種論調便以爲俄國之成爲強國，因爲拿破崙有第二十六號的大傷風，由這類的歷史家看來，這種論調必然是很澈底的。假使允許或不允許布羅庭的交戰，依賴於拿破崙的意志；以及造成這種或那種布置也依賴於他的意志，那末，很顯然地，在他意志表現上有影響的傷風，可算是俄國得救的原因，也因此曾忘記把第二十四號防雨靴交給拿破崙的那個部屬，便是俄國的救主。在這種思想的道路上，若對這類結論不懷疑，那即對於維利脫做了稽滑家（自己并不至懂得在那裏）所說的，從卡爾九世的胃部損傷而發生了巴爾佛洛孟夫之夜的那個結論，同樣不會懷疑的。但是，由於不承認俄國依彼得一世一個人的意志而形成；和不承認依拿破崙一個人的意志而發生法國帝制的吞併及與俄國戰爭的人們看來，這個論調不僅表示不正確，不理解，并且是反於一切現存的人類。在關於什麼成爲歷史事變原因的問題上，我們所得的另一答案，就在於以爲世界上事變的進程，不依賴參與這些事變中的一切人們自由意志的一致而先預定

了的；至於拿破崙對於事變進程的影響只是外表的和虛構的罷了。

我們從托爾斯泰的文集中引出這個很長的節錄，明顯而確定的結果，即在此中便包含了宿命論的思想。假使托爾斯泰對於頂頂大名的『崇拜英雄』的批評是不錯，那末，他在對立的立場上的解說中，便陷於一個極端。

蒲列哈洛夫十分聰敏地指摘過：『村媪般的歷史，在一切中犯過失，在一切中『造因』，即：在壞中又在好中；在人類明顯的思想中又在人類混沌的思想中；在人類正確的行動中又在人類錯誤的行動中。但是，即因為牠在一切中犯過失，於是在歷史上的證據一些也不足以證明在我們眼中之我們的錯誤。在歷史上所引證的也是無法自拔』。

所以，不管普遍的因果律怎樣，我們可否改變實際性呢？實際性是矛盾的。人類便是在矛盾鬥爭中之一個要素。這個自身便已允許在一般上對於實際性之積極改變的可能；性尤其是對於社會實際性之積極改變的可能性。只要揭開形而上

學的眼鏡，并在生活中去省察他是怎樣。

鬥爭的進程和出發，是由力量的相互關係來決定。至於個人，人就是僅僅在一定的社會聯繫中知道力量之鬥爭的力量。從與黨，和階級的聯繫中所拔出來的人，便是一個零。在這個聯繫中他便是一種力量，愈有才幹的人，力量也就愈大。所以，此地的問題所包括的，不僅在於人的自由或不自由，而在於，較好地來估計矛盾的實際性；并為改變實際性而鬥爭。用實際的手段來鬥爭，而不是用虛構的手段來鬥爭。為現實的目的而鬥爭，而不是為玄想的目的而鬥爭。

第六章 整個社會發展的辯證法

第二十二節 一般的敘述

素來我們都已說明和指出過的，人們的生產活動是貫通於階級鬥爭之對抗的形式之中，所以，當階級存在之下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就必然要帶了對抗的階級特性；最後，依照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對於認識人們社會生活的進程和出發之鎖鑰，應當在基底中去找尋，這些社會基底或社會本質即是各個系統。

然而，還有馬克思主義一類的好多學者，對於社會發展的問題；是另一樣的提出。他們都會同意，在社會發展中生產力的發展，同樣有重要而決絕的意義；他們不正確地提出，關於生產力自身發展的問題。這裏縱然因為社會的外圍環境對於社會意義的問題，與關於生產力發展的問題有聯繫，但我們對於此種觀點的分析也是必要的。

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在依賴於意識或各別的外部因素中，陳述生產力的發展。我們一開始便要考究，由他們相當滿意地所造出的說明。

第二十三節 依生產力發展的問題對幾個觀點的批評

a. 在生產力發展中知識的意義

連打達夫教授曾認為，他在根本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凌辱是成功了的，當時在他的『社會學』一書中曾寫道：『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恰恰相反地着重於受技

術發展所限制的，就是說，受發明天才發展所限制的各別生產方式發展中之社會發展的基礎」。換句話說，不是從智慧做出發，而始終把理想簡單化。這些理想即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原因。

關於發明和發現之決絕意義的意思，最初由聖西門比較明白地弄成公式。這公式在人們之不成熟的科學推理中是非常流行的，我們要着手對這公式說說幾句話。

不可置喙地，技術的進步是依賴於發現和發明。美洲的發現，火藥，印刷術，蒸汽機器等等的發明，便引起了物質生產力發展中和人們生活中之整個的變革。在發現與發明中都有個腦袋，就是說，人類的理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以為在發現和發明的過程中腦袋之必要是一回事，當着把牠看做在發現和發明的過程中之基本原因，完全是另一會事。

為要某種發現或發明，腦袋必然是需要的（這是平淡無奇的真理）、但是，

爲什麼和在怎樣的時代會有這種的發明或發現，而不是另一種的發明或發現，從腦袋出發的，對於所有這些是不能理解的。其實科學的任務，就在於要說明根本的原因；并把所有反復的現象都引到這些原因上去。

歷史上有許多的發明，那些發明重要地對於這個社會條件適應的缺乏而不會得到應用。同樣發明和發現，往往通常適合於某種極成熟的社會需要那，些發明和發明自身始得應用的。後者便推動學者，發明家，思想家的工作。

科學思想向前快步一走，便把增加人類對自然界駕御的威權之新眼界揭開。然而，新獲得的思想之現實性，是依賴於現有的社會條件：生產狀況，階級鬥爭等等。

從這裏得出一個結論，知識有影響於生產力的發展，因爲牠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知識並不是這個發展之唯一的因素。牠依賴於客觀的社會條件。

b. 地理環境的意義

有些著作家（同樣是馬克思派的）都保持着這種觀點，以為地理環境或地理因素決定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牠是這個發展的原因。這個是這樣麼？若說我們要研究事實，同樣也要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史。

沒有一個人會提出爭論，來反對地理因素之意義的宏大；沒有地理環境，在一般上說，人類自身的生活和他們的經濟活動是不可能的。

動，植物界供給人類以食品，衣着，住所和煖和。動物和植物的區別，在人類整個社會生活上，尤其是在牠的第一階段上，堆集着很顯著的痕跡。林居人類的生活與荒野住民的生活有重大的差別。在美洲（在牠未發現以前）馬，牛，羊，豬，之缺乏，非常有力地印度人的文化上面表現了的，那些在舊世界中所找到的動物也馴服於新世界之原始的住民。一個馴服的喇嘛，自然不能供給各式和豐

富的食品，歐洲或亞洲的住民，從自己的家畜中，便已得到了那些兌換的手段。

現在我們未考究這種地理因素的作用，即現有已探掘的財富，豐饒地帶和氣候，的作用。不須誇大地可說，所有近代產業自身巨大的發展，主要地要歸功於生鉄，煤炭和石油。

豐饒地帶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太過豐饒的地帶，還是當着酷熱的氣候人們懦弱，便是文化發展當前的障礙。只有等差的豐饒地帶，與中和的氣候，便使文化有得力的繁榮，即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得力的繁榮異常順利的條件（歐洲）。

氣候的影響比較易於看到，於是在科學中，便有一種想從氣候出發，來說明人們社會生活之一切方面（他們的經濟，政策，氣質，品性等等）的企圖。在事實上，祇應很敏銳地把亞弗利加的黑人與極北的住民來比較，就以埃西克摩斯人的例來說，我們會相信氣候的作用是如何重要。在於氣候條件之得力一個埃西

克摩斯人，應當消化大量的脂肪質物品（每件到二十鎊），穿着溫暖的毛衣。亞佛利加的住民，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沒有類似的需要。北方住民在找尋和採取食品中，比之他的熱帶同胞應消耗無限量的精力。

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上，表示着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直接的對於生產力發展的影響，和間接的經過生產力對於社會生活方面的影響，例如，對於政策，經濟等等的影響。地理因素對於社會生活間接影響有趣味的例子，會產出近代的實際性。我們舉中國的內戰（一九二四年秋天）來說，那裏盡量地激烈起來，并且還不明白何從結束。就在中國領土上的鬥爭力量的背後，有各別集團的世界資產階級：在一方面是日本的資本家，在另一方面是英，美的資本家。在『真理報』的摺內，曾依這個論據，有過一個有趣味的註釋。在兩年之前，華盛頓會議幾個月之後，同一的軍國主義集團，在同一的領土之上，便已表演過類似的鬥爭。但是當時這個戰爭是依着帝國主義者的指示而中止了的。過去這個時期，日本還是

驚人的軍事力量，爪牙的堅固，美國對日的關係，也不得不停止自己進攻的政策。目下我們可觀察到另一樣的相互關係勢力。日本在不久以前，發生過足以削弱他的經濟和政治的地震。同時美國在歐，亞兩洲的影響，無限制地增高；與這個狀況相適應的，也就增高了美國侵掠的貪慾。近今牠不僅為影響中國中部而鬥爭，甚至於為影響滿洲里而鬥爭。所以，這裏有個原因和結果的鎖鍊：地震破壞了幾百個的工廠和作坊，并損傷了日本的生產力（經濟的剝弱）。同時困於軍需品的生產。新的修復并非這樣容易進行，而需要時間和宏大的手段。國家沒有軍隊便是玩具的國家。軍隊沒有武器便是遊獵者的組織，國家的政治勢力，牠的實際比重，直接地以牠的軍隊戰鬥力為比例。在軍事上削弱的日本便在政治上也削弱了的。美國僅僅利用了已造成的地位罷了。

我們舉別的例子來說，蘇聯的收成，還是依靠於天然狀態，就是說，依靠於地理因素。旱魃一逍遙，飢餓的境界便到來了；并使我們經濟的發展幾乎蒙着可

怕的損失。經濟條件之緩慢的發展，便增加失業，造成物價騰貴，迫使降低文化教育工作。

所有類似的事實和想像，便迫使了柯資基與下面一個問題以肯定的說：「實際上：人類生產力和社會關係的發展，會使自然過程的進程，有一定程度影響和變態；但是，牠完全依賴於自然界的公律，並且只有從這些公律中纔可理解，因此這些公律，便成爲牠的前提」。柯資基在一點上，無疑地是對的。圍繞於人類外部的自然界與牠的公律，成爲社會，社會生活和發展的前提。

同樣，從自然界公律出發，我們也能說明生產力的發展。不管我們所抓往的何種地理上的（自然界的）因素（氣候，豐饒地帶，現有已探掘的財富等等）；所有這些因素，都是或多或少依定量對於變量的關係，社會已發展的生產力，就是這樣。英國的氣候，在三四百年來實在沒有什麼變化的；至於他的生產力和一切社會制度，變化到不可知的程度。在這裏氣候又怎樣呢？

從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時代起，在德國之天然豐饒的地帶，一些沒有變化；而從這時期起，德國的農業經濟之發展，在怎樣宏大的規模中完成了的。土地之現有的已採掘的財富多少是個定量。這些所增長的產業上益處，并不依賴於天然條件，而依賴於社會條件。

c. 人口增加和生產力的發展

在資產階級的科學中極廣佈的一種觀點，即以爲人口增加，就是一切社會發展，也可算做生產力發展之主要的和基本的因素。即俄國讀者大衆很好知道的社會學家考巴列夫斯基，便在人口增進的運動中，看到生產力運動的原因。他認爲馬爾薩斯的人口律，是個偉大的公律。同時把人口律概括說，生存手段是數學級數的增加，而人口是幾何級數的增加。人口增加是超過培育的手段。依馬爾薩斯的意見，從這裏，在社會生活中便產生一切貧乏。從這裏，同樣產出不斷找尋更

新更新的培育來源之不可避免的必要性。

我們已曾追述過的『在自然界和社會中之蕃殖和發展』一書中，柯資基藉手
中的數字和事實，便使馬爾薩斯的公律，遭了破壞的批評。他曾指出，這個公律
不僅在社會中沒有地位，並且自然界中，同樣也沒有地位的。

我們舉出兩個例子，并用這個想像來說，即人的蕃殖是依賴於社會條件。法
國的人口，在最後的時期以來，便停止了自身的發展，同時，進到減少方面去，
在這裏便沒有這個自然界的公律。法國蕃殖『停滯』的原因，主要地應當在法國
農民之經濟和法權的狀況中去找尋。在小私有權基礎上之法國農民，與其他國境
比較，曾達到了幸福之平穩的水平淺。更進一步分裂為小部分，不僅迫使生活水
平淺一般的降低，甚至充分的貧窮。處於困難狀況之中的產業，并不能容納農
村人口的過剩。這裏，由於牠的一切結果，在這個根基上『Zweikindersystem』
(兩兒制)的口號，便得到了流行。

今日蘇聯，不僅在城市中，甚至在農村中，都可看到減少生育數目的趨勢。廣大地施行墮胎，避孕，在很小保證的役員和知識分子之中，特別加厲這些傾向。蕃殖的本能，便進到與生活的社會條件相衝突；并且也開始限制牠的動作。

d. 生存競爭和生產力的發展

假使地理因素的總和（氣候，地帶，已探掘的財富等等），祇成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前提，假使人口律，乃是從生產條件中所產出的分量，那末，生存競爭，可否說是生產力發展未知的原因呢？這個思想自然會要求，把達爾文的理論應用到社會發展的說明上去。好些馬克思主義者，也都這樣做的。譬如說，「歷史唯物論與學生談話」一書的著者杜拉登柏格寫道：「怎樣和爲什麼生產力會發展呢？什麼迫使我把洪水前的耜改爲新的和更好的鋤犁呢？生存競爭；第一，征服自然界力量的必要，即可以使牠的生產物更多，第二，在同樣間隙的時間

內，慾望使這個做得更易，或更多，換句話說，爲使自身的力量更經濟些。這完全是不自覺地會造成了的；其實，任何野獸，牠都會努力用最簡短的道路，走到需要的場所。生存競爭，也與達到自身力量經濟之牠的慾望相聯繫，便是推動人類走着他的技術完成道路之原動力」。

我們首先要指出的，達爾文之生存競爭的原理，與引用在科學中之力量的最少耗費的原理，主要的與馬黑和亞邊挪烏斯學派，沒有一些共通點。依達爾文的意見，難道從動，植物中那些個體之存續（縱然也是不自覺地）可以應用經濟學的原理嗎？這一些實際性也沒有的。依達爾文的意見，最適應的便生存。後者并非因爲個體會經濟自己的精力，而因爲牠有較好的器官（較銳利的爪，較快的足，保護色，尖銳的聲音等等）；那些都是給他在其他個體面前有特出地生存的可能性。

爲着生存，人們應有，飲，穿，與疾病鬥爭。而對於生活手段：食品，衣

着，等等之獲得，人們只能以勞動和鬥爭為媒介的。所以，人們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但是，他要在由他們自己所製造的人為環境的條件之下而鬥爭；在動物界所完全看不到的階級鬥爭的形式中而鬥爭。因此，把人們的鬥爭與動物的鬥爭來比較，我們只發現一個很遠的類似。但是類似，並不是個解釋。達爾文主義對於社會的分析，很明顯是無用的。他的地位是存在於有機的自然界之中。社會之生存和發展的公律，有別於生物學的公律，并且這些公律，由於歷史唯物論的方法，纔揭發出來。

e. 需要和生產力的發展

食品，衣着，住所的需要，在人們生活中，是起重大的作用。我們進一步說，一般上看來，需要即生物學的現象，乃是人類活動之永遠的基礎和原因。從這裏便有企圖，從需要出發，來說明社會的發展。但這是錯誤的。

科學的分析證明，需要的發展，依賴於生產的發展，而不是相反的。馬克思對這個問題，考究得非常詳細。我們從已指的著作中，引證幾句話來說：『然而，生產對於消費，不僅創造對象；牠給與消費以牠的定限，牠的性質，牠的終點。類似於消費終結生產物，也像生產的生產物一樣，給與消費的終點。第一，對象並不是一般的對象，而是一定的對象；那些對象，又是由於所說的生產之一定的方式來消費。飢餓是飢餓，但是，以刀子和肉又幫助之下，用熟肉來滿足的那種飢餓，比之以手，爪，牙幫助之下，勉強來嚼嚼生肉的那種飢餓，是另一種的飢餓。因此，不僅消費的對象，甚至於消費的方式，都由於生產而產生，不僅是客觀的，而且也是主觀的。這樣，生產便創造消費』。『在必要的本質上的消費或需要，自身便是生產活動之內部的成分；然而後者，就是現實的出發點，而因為支配的成分是行為，在那種行為中，重新開始復演一切過程』。

這樣，需要僅僅表示對生產的反影響，所以，也表示對於生產力發展的反影

響。在其具體的形式中，這些需要，由於生產而產生的。

第二十四節 基底的矛盾和生產力的發展

所以，關於由歷史事實所確定的社會發展問題的提出，當歸結到，生產力的發展，應以社會制度的原因來說明。馬克思在『哲學之貧困』中曾寫道：『近代以前，生產力蒙着階級對抗的統御而發展了的』。

盡人皆知的，社會生產力，自身不會增長起來；是人們把牠發展的，至於這個發展，從來都在階級鬥爭對抗的形式中完成的。

不錯，在原始階段上，階級社會生活以前，是社會發展之另外的原因：自然條件，生存競爭等等，起過作用的。但是，在社會進步的運動中，每走一步，拘束這個運動之『自然界的』因素，便漸漸退到不重要的地位。

社會之唯一而最偉大的進步，是與奴隸制相聯繫的。古代世界（埃及，雅典

巴比倫，希臘，羅馬）的一切財富，都由奴隸的勞動所創造的，所謂封建的中世紀制度，最主要的是很簡單地重複了過去奴隸所有者時代所創造過的東西。

由於根基在剝削工人勞動之資本主義的發生，社會發展便達到了完全意料不到的規模。

假使，現在從社會發展之具體的歷史形式加以抽象，并把問題弄成一般的公式，那便得到下面的意見：生產力的發展和與牠相聯繫的生產關係（社會的基底），應從牠的內部矛盾出發來說明；超越於社會和自然界之間的矛盾，不會起着決絕的用。

基底發展之辯證法的模範公式，我們可在馬克思處找到的：

「某些勞動過程，只是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過程，牠的社會發展一般的和一切的形式之單純的諸成分；但是，這個過程之每一一定的歷史形式，更要發展牠的物質基礎（圈點是我們加的——著者）和牠的社會形式。特定的歷史形式既達到

了成熟的一定階段，便脫落起來，而向着更高的形式讓位」。

馬克思的意思，完全明顯的，經濟的形式會發展自身物質的內容，就是說，會發展生產力。然而，既達到了一定程度的生產力，不可避免地會引起舊形式的破毀；并代以牠的新形式。所以，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統一的系統中，終竟前者在後者的關係中是居首位，就是說，有優越的意義。

往往有人質問說，當共產主義制度之下，那時階級對抗失去作用，社會生產力的發，屢將由什麼來決定呢？對於這個問題，是不能給與正確無訛科學的答案，因為共產主義制度，無論什麼地方還沒有存在過的。但無論如何，總可以相信一件事，即在共產主義的條件下，生產力的增高，不僅不至停頓，并且依其速度，達到絕大的限度。其實，那時不會有戰爭的結果，積累的財富之不聰明的濫費，危機。有組織的人們，一切精力都趨向於為社會利益，去制服盲目的自然力，與疾病鬥爭等等。

這樣，人類活動的推動力，並沒有消滅。反之，牠成爲更大的，因爲在人類面前，已戰勝了自己發展之階級的段落，可說發現了，我們在睡中夢裏所不至放棄的那些可能性和遠景。

從來社會，都是必不可免地分裂爲各階級。這個不需在偏面的意義上來理解，似乎階級社會，是『純粹的』對立性之總量。假使事體只是這樣，那末，社會卽一天之內也不會存在，牠將至於崩潰了的。

各階級利益的對立，社會的各別部分與整個的對立，不但互相排斥，反而可假定牠的相互依賴，牠的相對一致。

譬如說，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無產階級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直接相對立的。然而，假使資產階級想把工人摧殘，那末，他使把自己本身生存的深根掘壞。也可以反過來說，假使在資本主義發展原始的階段上，無產階級由某種形式，得以撲滅了資產階級，這個情形自身便引起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崩壞，把牠向後拋擲到

中世紀制度上去。無產階級之爲階級也會沒落的。

再則，城市和鄉村是相互對立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城市是剝削鄉村。然而，若把鄉村破壞，他自己不能不有害處。把鄉村毀壞了，沒落便在城市的生活上反映出來。歷史上有過許多這類的例子（古代世界的沒落）。

已發展的階級社會，并不消滅包含於其中的對立性，而祇是創造牠的運動之更新更新的形式，最後，牠還沒有達到階級消滅的地步；依馬克思的話說，那時……完成了……人類社會歷史的序幕』。并開始牠的本來歷史。

我們既說明了社會基底之辯證法。然而，關於這個社會發展之辯證法的問題，在整個中并没有說得完盡。除基底之外，尙有上層建築物。我們需要在社會發展中估計牠的作用，不然便會發生歷史唯物論之深刻的庸俗化。

第二十五節 何謂上層建築物

社會的基底，自然要樹立牠的上層築物。國家便是社會之最重要的上層築物，隨後便是家族，和一切種類的觀念形態。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國家首先便是階級鬥爭之必要的形式。歷史上若沒有過一個階級的社會，那裏也不會有什麼國家。國家永遠是在統治的剝削者階級手中，為無情的鎮壓被剝削者階級的一切反抗的工具，同時也是對於特定社會之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的生活調節影響之強有力的手段。

家族是個社會形式，在家族內部完成了，生物學上的個體之人們的再生產行程。雖然，人們的蕃殖乃是社會自身存在和發展之天然的前提，同樣家族在其社會形式的本質看來，也要依賴於經濟條件。歷史上證明，家族形式的發展，就是依賴於生產形式發展，就是說，依賴於經濟條件發展之生產的現象。

在國家的關係上，我們可觀察到同樣的畫圖，與牠的暴力機關（警察，法定，軍隊）并存的。譬如，在充分與奴隸和他們的統治者之間階級關係性質相適

庭，監應的奴隸所有者國家，乃是專制的，官僚的和集中化的國家。牠即以保障了奴隸所有者的利益外不能有好處，如對待新奴隸，迅速地和無情地鎮壓後者的反抗。封建的國家與奴隸所有者的國家之差別，是非常之少，因為在奴隸和農奴制的時期內，多少表現了階級鬥爭之相同的條件。

資產階級已經另一樣地來建立自己的國家，一開始便滲入實際上為自己，并爲着欺騙在他壓迫下的羣衆之民主主義。這個更利便於他剝削工人。

還有一個例子。我們把資產階級國家和蘇維埃的國家比較一下。一下子我們便可指出有重大的差別。前者關心於資本家階級的利潤，與他掠奪市場，鎮撫工人和殖民地的奴隸；簡單說一句，就是資本家的僕役。後者自己活動的主要視線，不在於提到利潤和市場，而是在於唯一重要的爲無產階級利益生產之最大限度的有計劃發展，隨後，顧到一切勞動者，并無情的鎮壓從前剝削者想回復自己失去的地位之一切企圖。

上述的幾個例子，便把關於上層建築的問題加以具體化，而指出上層建築之所以稱爲『上層建築』，從因果律的立場看來，上層建築是依賴於基礎，由於基礎來決定的。

諸上層建築物與上層建築是不同的。牠可以在嚴格的特點上分割爲兩個集團：A。（客觀的上層建築物（家族，國家）和B。）主觀的上層建築物（宗教，哲學，道德，歷史科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唯物論等等）。主觀的上層建築物，這個卽是很顯着地稱爲觀念形態。

此地，完全必要地預先說到兩種可能的誤解。前一種的上層建築物，假使有客觀的關係，那末，這還不是說，這些上層建築物，同時不會在人們的頭腦中有自己的表現。譬如說，若是束縛於一定經濟結構之財產關係，在人們的意識中反映出來，那這些財產關係，便成爲主觀的法權；並且在客觀的上層建築物的關係中，同樣也有地位的。後一種的上層建築物，觀念形態，往往與牠的物質象徵混合起

來；譬如說，宗教首先就是在社會發展一定水平線上所發生之信念，感覺的系統。但是，教堂，法衣，偶像，旛旗，這些是什麼呢？一定的觀念形態之物質的象徵，再多沒有的。

『基底』決定『上層建築物』。但是，恰恰所發生的上層建築物，本來會反戾地影響於基底。於是便發生相互影響。

第二十六節 論上層建築物對於基底發展的影響

上層建築物的影響可能更進一步麼？譬如說，政治暴力的行爲，能在基底內造成質量的變化，把一個經濟形式『毀壞』，而創造新的其他形式來代替牠麼？假使有這麼一回事，那末，馬克思的一句話：『一個社會形狀，當一切生產力在牠裏面尚有充分發展的餘地之先，決不至於沒落；又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其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胸懷裏尚未成熟以前，也決不會出現』的話，又怎樣去

理解呢？

馬克思的這個意思，最屢被人提出來對多數派的非難，似乎那些多數派人，『違反馬克思』而完成了十月革命的，以為牠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的。

假使多數派開始便肯定說，社會的經濟結構，在社會發展之任何時會，都可以『毀壞』和建立另一結構，那末，這個實際上是極充分的忘記了馬克思的話，是直截的社會革命黨。

然而，他們所說的絕沒有一些另外的意見。他們認為，當着經濟結構從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轉變為牠的桎梏或開倒車的時候，可以假手於政治暴力把牠根本『毀壞』。這個意思，另外的說法是這樣：在社會基底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牠的經濟形式與內容陷於不可調和的矛盾時，并且這個結果，便成為歷史上無效力的東西或最低限度可說，處於這個成立的過程中；那時，牠只有破壞起來。

從這個立場看，來假使現在我們要爭論，十月革命前夜，俄國資產階級地主

的生產制度，在歷史上是否失去效力，或最低限度，處於這個成立的過程中，那也只能有一個答案。過去已經是這樣。多數派的答案便是這樣。

我們甯可來一說，答案的具體內容。在前面有一章中我們看到了，俄國資本之集中和積聚，不消說，在外國資本生產中之最積極的擁護和直接的參與之下得了相當成效。在大企業中（冶金業，鑛業，開採石油等等）後者，就是說，外國資本同樣也高抬到第一位。俄國的資產階級與沙皇和地主有強固的聯繫，不夠能創造俄國生產力發展之無障礙的條件。他們一開始便『窒塞着』沙氏俄國之地主資產階級的經濟條件。戰爭便加速了危機的發展。

此地，我們須很聰明地來辨別，曾被好些馬克思主義作家所擁護的一個觀點，依照那種觀點，基底的質量，只有主要在於牠的內部矛盾纔會變化的，而上層建築物，僅僅在數量的關係上影響於基底。

在所有上述的界說，中的一個界說是不能反駁的，即：從因果律的立場看

來，上層築物和基底不是同等價值的。基底決定上層築物；基底是支配的，上層築物是從屬的。但是，從這裏一些也不會產生基底和上層築物間之相互影響的『偏面論』。

爲要識別這個問題，必要把幾個基底和上層築物之發展的進化（就是說，數量的）和革命（就是說，質量的）的例子來考察一下。譬如說，一八二五年十二月暴動的『前夜』，在這時候先進人們的理性中，便發生了一種『激動』，增高了對於現存事物秩序的不滿。這個『激動』由於什麼基礎來決定呢？由沙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來決定。法國的進攻，便給與了這個運動得力的推動。所以，是基底在數量上影響於上層築物。但是，這裏俄國士官中之深切的激動（數量的變化）便注入於意識的一定形式之中，嚴密的組織便發生了（觀念形態的革命）。基底之數量影響，終竟引起了上層築物中之質量的變化。

現在舉我們舉蘇維埃政府的活動來說。牠給與一個上層築物對基底影響之輝

煌的例子。目下著名的『剪刀危機』（城市和鄉村生產的生產物間價格的分歧）由於政權的增大，幾乎完全取消了的。不錯，城市和鄉村間已破壞的經濟平衡之回復，蘇維埃政權對這個還沒有創造新的基底。然而，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平衡，便是在農民經濟條件的改造中，在質量上新的社會主義根基上之得力的因素。

工人運動，主要地在於資本主義經濟條件矛盾的發展而發生。在經濟因素壓迫之下，便萌芽和發展工人之階級鬥爭，組成工黨，形成工人的階級的觀念形態。工人的階級鬥爭，重大地加速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接近於革命的終局。當着主要的許多情形一致時候，便發生無產階級革命。暴動者和勝利者的工人階級，便組織自己國家政權的機關，并在牠的幫助之下，把舊的經濟聯繫切斷（上層建築物之『戰勝』），就是說，在質量上把基底的形式改變）。

這樣，從相互影響之『數量上的質量』的理論出發，是不適應於實際的。牠是不正確的。此外，這種理論還有政治上的禍害，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上，

來養育宿命論的觀點。牠好像向工人階級說：『自己的政治鬥爭，縱使是最堅決的，你也只能在數量上對於資本主義關係的影響。質量上的變化，就是說，變為社會主義的關係，這些關係，僅僅在於主要的基底之內部矛盾始可能』。

第二十七節 論社會內部的革命

a. 革命的諸原因

一切社會發展，都由於兩重的方式來完成：進化和革命。不應只把進化和革命看做彼此孤立的和不相依賴的。這樣的立場，是很深刻的錯誤。進化是對於革命的準備；革命是進化之一定階段的完成。

假使對社會進化發展的理解，是十分容易，那末，對革命的理解，業已極大困難。并且要指出一定階級利益中對牠的影響還要困難些。在革命條件自身的分析中，我們主要的是根據於近代的材料。

社會革命，在這句話自身之深刻的意義來說，是個規律性的現象。若已從年代學的立場看來，我們便可指出在社會之進化和革命時期的變替中之一定的周期性。研究過一八三〇年，四八年和七〇年革命之恩格爾斯曾指出，每經十五年到十八年之革命的復演性。依這個論據，我們在列甯處會發現絕好的意思：『恩格爾斯這個預言，曾根據於對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之上。在社會中，充滿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各階級間之一切的競爭和衝突，結局必然要引到有力的政治搖動，政治革命方面去。不同的社會階級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便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不能夠和平地調解得了，不是修正派先生們所感興趣的社會改良奇術可以消除得了的。在自發的發展的自由意志所允許的這些衝突，當着還沒有達到這樣酷烈和重大的，祇能由於政治革命的道路來解決的；那些：社會階級的衝突，是增長和尖銳化的』（全集第六卷P. 203）。

研究了革命的諸原因，我們便發現，在每次革命中所複演的這些原因之嚴格

決定的整個系統。

依這些原因的意義，把原因的系統分做各部分，我們在革命中便找到：

1 『終局』的原因。牠即如馬克思所決定的社會物質生產力和牠的生產關係或經濟結構之間的矛盾

2 『最近』的原因。經濟條件自身主要的在自己內部的矛盾不會爆裂。另一方面，革命階級，比方，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剝去』繁重的資產階級的經濟結構。無產階級生產手段所有權所束縛。在所有權『背後』站着受了，有產者之階級的一切權力，即統治階級的組織；伴着軍隊，法庭，監獄，警察等等的國家政權。

爲要搖動統治階級的固定性，便必要有『最近』原因的動作。這裏我們可認有產者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危機，和工人階級的增長勢力來說。完全明白地，革命之『最近』的原因，不能與『終局』的原因相隔絕的。這些原因，都依賴於

基本的矛盾。這是經濟的，政治的和另外的勢力之異常複雜的圓球，那些勢力，是聯結在對抗的基礎上面的。革命之『最近』的原因總和，列甯他在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分析中，很明顯說明過的。

『沒有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三年的偉大的，階級搏戰和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毅力，要加速（在幾天之內，革命的第一階級之完成的意義上來說）第二次革命是不可能的。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深深地掘下了根基，拔去了永久的偏見，喚醒了千百萬工，農，加入政治生活和政治鬥爭；向他們彼此之間和全世界指出了，俄國社會一切階級（和一切主要政黨）之他們的真實本性，他們的利益之真正的相關，他們的力量，他們的行動方法，他們的切近的和未來的目的』……

『但是，假使一九〇五年之第一次大革命，即由統治者古茨可夫和米留可夫及其食客們所定讞的『大叛亂』，經過十二年而引起了『輝煌』而『光榮』的革

命」，因為革命（還）給與了他們以政權，那末，還是必要個偉大的，強力的，全能的支配者，那個支配者，從一方面能夠在宏大的限度內，加速全世界歷史的經歷，而另一方面，發育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國際的之全世界危機的意料不到的勢力。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便是這個全能的「支配者」，這個強力的「督促者」，（全集第六卷，P 5—6）。

此地，在這個有價值的引證中，可以從二月革命的「最近」原因總和中抓住三個特殊成分：A。有組織的和團結的俄國工人階級之從前階級鬥爭的經驗；B。危機之整個的圓球；C。戰爭，即異常加速上述危機經歷的因素。

3 「直接」的原因。我們可看到，為直接奪取國家政權之武裝暴動準備行動的總和。

b. 革命的段落和局面

革命的性質由於社會關係的成熟和成爲革命動力的階級性質來決定。從這裏便產生用以完成革命的那些方法，革命所要實現的那些任務和目的。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階級鬥爭的經驗，證明了在其上昇發展中的革命運動依賴於三種主要勢力：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而發生三個段落。

革命的第一段落，是對於獨斷主義的限制，因爲充分地與資產階級以滿足；第二段落，是滿足『民衆』，就是說，一般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之共和制度的戰勝；第三段落，是滿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變革，與這三個段落相適應的，我們在歷史中已看到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革命。

不能把事體只認爲是這樣，似乎當着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時候，其餘各階級的勢力沒有作用；後來小資產階級突然間開始動作，便發生民主主義的革命等等。實際上在革命中，所有三個階級同時進行鬥爭；并且其中有某一階級有這個革命段落之革命的領導權。

我們拿一七八九年法國的大革命來說，牠進到了兩個段落：一開始是資產階級革命，後來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當時那各黨派成爲運動的主腦；於是革命政黨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在胚胎中的巴布夫的祕密結社，便標明了第三段落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一切都依賴於階級鬥爭的和階級的各階級關係力量的發展的。

即社會主義一類的革命，也不是一下子便把社會關係之整個總和改造的。我們來觀察一下，革命局面之一定的次序。社會主義革命，自身便包含四種局面，茨利克曼和布哈林已經指出過的。

第一種局面——觀念形態的革命。這個是生產力和有資產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之間衝突的『第一燕』。工人階級，自己自覺是一個階級，而成爲『自爲階級』。共產主義革命的觀念形態。之戰勝

第二種局面——政治革命。此地要破壞資產階級的政治機關。把牠變做無產革命專政的制度，工農代表蘇維埃的系統。

第三種局面——經濟革命。『組織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集中權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用作經濟變革之強有力的棒杆。撕毀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舊的經濟結構不再存在。過去安全的連繫強制破壞（『對剝削者的剝削』）……樹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

第四種局面——技術革命。牠的擴張，在本質上需要自身新社會形狀之一定強固性的前提。十月革命的經驗，在一般和整個上確定上述局面之順序的正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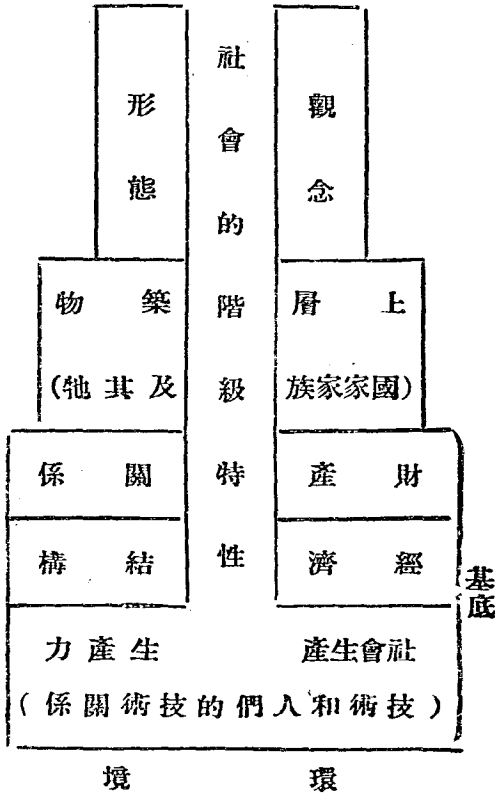
若說到資產階級革命，那必需指出，牠的局面之幾些特殊性。觀念形態和政治革命的次序，也和在社會主義變革之下一樣。但是，這裏經濟革命已不甚緊張地，并在別種形式中產出的。牠的特色是帶着法律上的性質。在前面有一章中，我們已曾指出，有產者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在封建農奴制社會的胸懷內，具體地樹立了基本的特點（『城市生產部門』）。革命的資產階級，主要的是破壞封建的法權形式。

不言而喻的，封建法權，就是封建經濟條件和封建農奴制剝削的條件。封建法權的搗毀，便不能不震動舊社會的經濟結構。達到了貴族和國家土地之全部的沒收；并把私有者地主的土地局部沒收，後來爲着貨幣，便把那些土地出賣給農民。土地的沒收和把牠次第賣盡，便引起了所有權的重新分配。

末了，革命的第四種局面（技術革命），是跟着所有其餘的局面而來的。卽如法國，代替復古時代廣佈手工業和手工工廠業之機器的生產方式。

第二十八節 社會構造和發展的圖解

圖解(一) (社會的構造)



圖解 (二) (社會的發展)

<p>人們的性畜十 征服水力，畜 力的開端，風 時與一切技 機關。手工作 織</p>	<p>人們的牲畜與 工具和與一切 技術機關。</p>	<p>人們與他們的 工具</p>	<p>生 產 力</p>
<p>較完備的耕稼 ，牧畜的技術 。手工業的農 。奴隸和農奴 。人的苦役在 。城市的開始發 。十分高度的手 工業技術。</p>	<p>原始的耕稼， 牧畜。</p>	<p>最原始的技術 。現成品的開採</p>	<p>生 產 性 質</p>
<p>有剩餘生產物</p>	<p>剩餘生產物開 始出現。</p>	<p>沒有剩餘生產 物。</p>	<p>勞 動 生 產 性</p>
<p>隊，武士，農 。奴隸和農奴 。小商人的交 。度的，自由的 。工業者和農 民</p>	<p>在家族中是處 。產主義。家 。解體。家 。種族共產主 。不能剝削。</p>	<p>原始種族的共 。主義剝削。</p>	<p>社 會 制 度</p>
<p>封建領地，已 統一幾千人。 城市公社和周 圍已統一幾萬 人。</p>	<p>到300—500人 的公社。</p>	<p>3—50人之不 。甚大的人羣和 集團。</p>	<p>共 同 生 活 幅 員</p>

第三編

歷史唯物論的考證即社會

現象研究的方法

第七章 歷史唯物論對於觀念形態研究的應用

第二十九節 何謂觀念形態

社會心理本是人們社會各種關係（經濟的，政治的，法權的，以及技術的關係）的反映。有人往往把人們之個別心理和社會心理加以區別。兩種心理之間的差別，即因人的個別心理是單一的現象，人的社會心理是羣衆的現象。我們舉這樣一個「個別心理」的例子來說。農民把自己的馬牽到種荳菜田場上去飼養；在

這裏他推斷說：『富有的地主剝削我們農民，爲什麼我不能享受這種境遇？惟是得不到的！』現在舉另一例子來說。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時候，由於這樣的意識，即『土地誰都不給』，牧場却應歸給農民的意識所領導，掀起了一切村落，并對『自己的』地主規掠的秩序中刪除了一切牧場。

在前一種情形之下，我們是說，個別心理；在後一種情形之下，我們是說，社會心理。但是，難道我們農民的『個別心理』不受社會原因所拘束麼？難道他的上述判斷，不是從他的貧困和蜘蛛樣的地主之『捧腹』而坐的事實而產生的麼？當然，是的。

因此，我們以爲把心理之劃分爲個別的和社會的是不適宜的。後者在實踐的研究目的中，應當分作這樣的兩部分：A。『單一的』心理現象；B。『羣衆的』心理現象。『單一的』永遠不會與『個別的』相一致，并依賴現象的範圍。譬如說，關於一九一七年夏天，在某個卜各洛茨克郡中，土爾斯克縣中侵掠地主財產之農民

的情緒，可說，對於同年秋天在幾十縣中，農民所具有的「侵掠情緒」的關係中，恰如單一的現象。這個已是羣衆的現象了。

人們的社會心理，在他們的社會鬥爭中，即當做這個鬥爭之特種的工具。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個意思。這裏，在我們面前舉個農奴制的宗教心理來說。總說一句，這個心理的發展，便加強了牠的一切教化，僧侶是輔助地主對於農奴的統治。僧侶是履行爲地主階級的利益，并爲自己本身的利益之「精神上」憲兵的作用。農奴制俄國的道院和教堂，同樣是在另一樣的「神祇酒醬」底下之地主的佔有物。現時僧侶和道士都丟了土地，所得及其牠，并也不斷地開始丟去對於無知人們之自己精神上威權的殘跡。

我們舉另一例子來說。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的愛好自由心理，是在社會鬥爭中牠的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成績之一個條件。個別自由的苦悶，便把壞處都搬到小資產階級的社會生活方面去。即在現時蘇聯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依據出版

「自由」的破壞等等而憤憤不平，新興資產階級對他們極竭力地唱和。

最後，我們再舉第三個例子來說，在工人階級中和他的布爾塞維克政黨中的堅定而無條件一致的心理情緒，即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勝利和在資本主義「包圍」狀況下，保障蘇聯之一個重要的條件。

我們現在接着進而說到何謂觀念形態的問題。這個名詞在尼古拉一世時候，曾被一位完全不重要的學者所拋棄，而得到了普遍的美名。說一句嚴格的話，牠是極端失敗的。直譯為俄文是表示，「說明觀念之詞」，就是說，「說明觀念的科學」。實際上『Ideology』并不表示說明觀念的科學，而是人們之一定的政黨，階級，集團之觀念自身的總和。譬如說，有工人階級的觀念形態，資產階級的觀念形態，知識分子的觀念形態。

觀念形態是社會心理的一部分。譬如說，宗教便是各別鬥爭階級的觀念形態，忽而統治者的，忽而被壓迫者的（原始基督教，改革派，俄國教派）。廣大

羣衆的宗教心理，在一般上是無系統的，混沌的，宗教的觀念形態是另一會事。牠與更系統化，更固定性的社會心理都有差別的。宗教觀念形態，其系統化，其完成，首先要歸功於僧人的。在階級鬥爭史上所考究和證明過的聯邦共產黨，一羣人的綱領上，政策上和組織上的總和，即是工人階級觀念形態的雛形。我們所說的，「工人階級」同時要說政黨，便是在工人運動歷史發展一定階段上之這個觀念形態的具體表現。

把觀念形態當做社會心理的一部分來理解，比之把牠當做這個心理的「凝積物」來理解較為充分些。假使「凝積物」表示特別更系統化，那時從這個名詞來爭論，便沒有意義的。但是，事情即在於就「凝積物」而言，也會連續不斷地理解為某些完全別種的東西。假設，以為觀念形態形成的過程，就是在人們頭腦中從混沌的社會心理界中之顯著的新「觀念上」要素之「合攏」的特種過程，這是一種錯誤；在人們的頭腦中，一些也不會發生類似的東西。

第三十節 觀念形態對於社會關係之依賴性。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中，很久以前便已創立了一種觀點，即以爲觀念不是獨立的。換句話說，人們的信念具有存在於他們頭腦以外的原因。這個意思之最完善的，或可說，最模範的說法，可以在我們已追述的馬克思『經濟學批評』的序言中找到。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生存形式，恰恰相反，而是社會的生存決定他們的意識形式』。

我們想在很簡單的例子上來說明，馬克思之關於觀點之依賴性的意思，就是說，觀念之依賴於人類社會生存的意思。在莫斯科的連絡點之道路鐵道工場中，用了一個女工某氏，在資格上看來，是個簡單的苦工，手中有三個小孩子的寡婦。當革命之年，她的宗教信仰完全『化作一曲清風了』。女工不再進去教堂，并

成就的，便是從房間中把偶像拋棄了，連帶地還要與自己隣居的祈禱者口角。她的生活有些順着新的，『無神的』生活。

但是，新經濟政策開始了。聯邦縮小起來，我們的工女發現失職，沒有工作。何處逃生，怎樣同三個嬰兒生活呢？於是朝夕給貴人僱用，洗地板。極端的需要，飢餓，漸漸使工女們開始窺伺貴人的東西。而貴人還要盡量催促說：『你不信上帝，爲着這個，他就來徵誠你。爲什麼把偶像棄去？你想想看，我們還是乘着天良將你僱用』！

工女於是便細想：『委實生活變爲煩難的，不可能的生活。無甯死；也許做到，還有別的什麼呢？』經過一個月，便從另一方面着想，她『翻悔了』，并且重新相信上帝！供奉偶像，開始進去教堂。

另有一種情形。很少教育的老信徒，有一次爲登上飛機而滿意。想高高地飛上了『天庭』。這個一降落到地下，便這樣驚愕了他，他最後就相信了永遠要與

上帝絕緣，而承認了宗教是理智的誤謬。

或者我們舉這樣的事實來說，盡人皆知的，所謂庶民不問政事。他從何處得到了這種情緒，并且這種情緒是否永遠有呢？可說不是永遠有的。獲得資本的『庶民』，會失丟自己的不問政事的情緒。反之，他現在非常激烈地在政治的事變上反應出來，進而擁護一定的政黨。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候，便失去了房子和資本的，在一切生活上還是作威作福的君主主義的我們從前『庶民』。

當着這樣小的『庶民』瓦解了（在舊制度之下），過渡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來，最後進到工廠上是工人；并且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會失去自己不問政事的情緒，但是，業已是另一種傾向的。

初看來依社會生存的觀念之簡單和明白的依賴性，當着對這個問題之切近的考究時，便不見得複雜和混亂的。事實上，知識很少和多兒子的女工某氏『重新立誓了』信仰上帝，那末，其他幾十個同樣知識很少和多兒子的女工，不管職務

的縮小，而可不向上帝跪求。所以，當着以朦朧和兒子的負擔之下的飢餓一件事實，來理解女工迴轉到宗教方面去，是不充分的。我們着手對事體深刻地來省察一下，並且會發問，爲什麼女工不能抱定在革命之年，所創立的她的無神教觀點中的固定性。並且在調查上證明了，在大戰和革命以前，她是個比較很好工資行的女人，在生產勞動中，和社會生活中是不曾參與過的。就是說，在充分庶民的，老百姓的情形之中生活的。這怎樣的造成了這一羣人的品性呢？

我們只是從社會生存中，拿女工『精神上』行動（回復到宗教方面去）之複雜依賴性的一個變態（偶然）來說。實際生活是異常各種各式的。不管在自已過去生活中，或在原來的『生存』中，在本質上看來，是『不生產的附加物』的這樣東家的婦人，最後，不管自己的宗教性和很少知識，始終歸根結底，是從牽連於社會生活中之老百姓的環境中決裂出來，幷成爲在一切生活上之無神教的人羣。

但是，從實際社會生活中的情形，無論如何，總有個導綫通過於所有一般的

規律，即社會生存對於社會意識有決絕的意義。

第三十一節 論資產階級之唯物論的世界觀

在我們的著作界中，存在一種幾乎成爲一種偏見的觀點，即以爲唯物論的世界觀永遠是革命的。爲要答覆這種觀點之正確與否，便必需把問題自身的提出改變一下。在一般上，抽象地是不能夠解決什麼的。唯物論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可概括說：『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遠是具體的』，爲要把特定的唯物論世界觀確定爲革命的或反動的，便必要預先解兩個問題：第一，特定的學說，是何種階級的觀念形態？第二，在所研究的期間之內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特定階級的客觀（就是說，不依賴於主觀的判斷）作用怎樣？

我們要舉十八世紀古典的法國唯物論爲例來說。絕不至懷疑的，牠是當時法國資產階級的觀念形態。後者在這時代是革命的。生產力的發展進到了與王國的

法蘭西一切社會制度起激烈的衝突；只有資產階級能夠保證生產力之進一步的發展。所以，後者之居於反對舊社會運動的主腦，乃是歷史的客觀過程。唯物論用作與宗教和封建特權鬥爭中之觀念上的武器。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完全大膽地申言，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的古典唯物論，在當時是革命的。

但是，假使我們拿一八四八年以後之伊壁鳩魯的唯物論，或斯塔渥士的唯物論來說，那末；便已經得到另外的畫圖和結論的。伊壁鳩魯的唯物論世界觀，不能稱為革命的，只因牠僅僅是個唯物論的罷了。不錯，伊壁鳩魯搗毀了天上和地下之神祇；然而，在一般上所抱定的反抗宗教進攻見解，而不依賴於時間和位置的情況，在一般上說來，是把唯物論的革命性補足了非常動搖的論證，因為宗教有時也起過革命的作用（很顯著地，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在宗教的旗幟之下完成了的。隨後，改革時代的一切革命運動，從觀念方面都掩覆着宗教的「外衣」）。

因此，在伊壁鳩魯或斯塔渥士之唯物論的社會評價中，不應從抽象的尺度來

考究，而特別從階級的立場來考究，其實完全明顯地，關於特定的學說，是革命的或反動的之一問題，特別是個社會問題，關於在階級鬥爭中特定世界觀之意義的問題，而不是關於牠之真實或虛偽的問題。

伊壁鳩魯之唯物論的觀念形態，表現了古代社會沒落階級的心理。在其中沒有遠大的革命前途；沒有傾向於社會改造的戰鬥的氣質。伊壁鳩魯的唯物論不是革命的。牠的批評精神受着懷疑論（疑惑）一貫地滋育。伊壁鳩魯的唯物論，依其本質來說，主要的是追求道德上的目的（把精神從疑惑，懸念，肅靜的表現，明顯安甯的靈魂中解放出來）之庸俗唯物論。

與基督，即神人絕緣的唯物論者斯塔渥士，絕不是個革命階級的觀念學家。一八四八年前，德國斯塔渥士的唯物論理想是在野派的；他們相當地撕毀了宗教的和一部分普魯士封建制度的權威。但是斯塔渥士業已在自己革命中，勾結了擁護貴族，反對向左壓抑之當時德國資產階級的保守一翼。

從他的唯物論世界觀中，會脫却這個裂縫嗎？依我們的意見是沒有的。在這點上，完全要論列一八七二年出版之斯塔渥士的一本書。在「我們怎樣建立我們生活」的問題上，他答覆道：「我是個有產者，并以此自豪」。這裏爲要創立資產階級制度，并凌辱到社會主義的理想，他對那種社會主義理想，是處不公開侮蔑的態度；斯塔渥士要想轉移對唯物論和達爾文主義的視線，又以這種方法企圖證明，人與人間平等理想之完全無生氣的細屑小事。

「一切代遷，一切變化」。今天是革命的，那明天在較好的情形之下，只可我爲在野派的，而後者會變做反動的。一切觀念形態，即是社會現象，必雷從階級的立場和在具體的歷史狀況中來估量的。

我們要更詳細地描寫，把十八世紀革命的法國資產階級之古典唯物論爲充實的一幅畫圖來說；牠在與宗教相對立中，企圖給與自然界和社會現象以純天然的解釋；在一切的基礎上都堆集着，存在於我們外部，和影響到引起各別感覺和心

念的我們感官之物質。十八世紀法國革命唯物論的精髓，在黑列維齊的『自然體系之真義』一書中，其實是對霍勒巴黑著名著作『自然體系』之簡略研究，很輝煌地說了如下的話：

『我們要與經驗相符應，我們要研究大千世界；牠對我們所表示的，只有物質和運動』。

『除去造成我們各器官間的關係，和存在於我們內部或外部的實體之運動以外，別無牠物』。

『體怎樣地對於我們的影響，我們知道，只依這種變化的體，纔產生影響到我們的』。

『我們只有依動作來判斷，關於內部運動，關於思想，關於行動，關於其他感觸。人當奔逃時，我們可作結論說，他由於恐怖』。

『自然界之這個運動，是自作自受的，因為牠本是偉大的整個兒，超出那整

個兒之外，什麼也不能存在的。這個運動，是依存於物質的本質。牠由於固有的精力而轉動。在物質中有個實在的屬性，牠追尋着那種屬性而動作的。』。

「爲要表示引起物質到運動的那種原因，便必要假定，牠一開始便能夠存在的，而這是不可能。因爲，假使物質不能整個兒地破壞或停止存在，那又怎樣理解牠會有某種開始呢？」

「物質從何而產生的呢？牠是永遠轉動着；運動是牠存在的，牠的本質之結果，而存在可假定爲存在於事物中的屬性。」

「那末，什麼稱爲與我們共同轉動的心靈……心靈同樣是依着對於牠的某些機能的關係上來考究的體」。

這個法國革命資產階級之「福音」的意思和意義，是多限性的。唯物論很徹底地爲自然科學和正確科學之有力的發展掃清了道路，沒有那些科學機器工業便不能走進一步的。這樣，牠便是在資產階級所處置中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十

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即是傾向於反抗上帝和宗教之自身「社會的」鋒芒。所以，牠撕碎了，在觀念戰綫上堆在「兩碗骨頭上面」之仇敵的封建觀念形態。

唯物論推翻了國王和封建主之超自然的天賦權利的理想，同時牠提出了當時在生活，自由，幸福中各個人之天然權利的著名理想。

從自然界之特種理想化所產生出來的天然權利的原理，乃是革命資產階級的意識，承認了自然界公律充分是調和的，社會禍害乃是人們損壞這些公律所產生的結果。因此。改良家的改務，就在於糾正對天然秩序的破壞和損害，并開始按照天然公律而生活。英國資產階級還要拋棄了「自然界中真理」的口號，也非偶然的事；他表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方針的本質。

不管資產階級之唯物論世界觀自身的革命性已苦有一個實在的缺陷；牠是不澈底的和非歷史的。即法國唯物論者在社會現象的解釋中，都會捲到唯心論方面去。蒲列哈諾夫在自己著作「史的一元論」中，對他們這個不澈底性，曾有過輝煌

的揭發。我們僅僅指出最主要的部分。法國唯物論者從一方面曾肯定說，人類是環境的產物。這個是從人類之一切心理活動，不外是感覺的變相的界說而來的完全澈底的結論。感覺從何得到呢？是從外部環境來的，正確些說，牠是在人類頭腦上之外部環境的產物。

法國唯物論者曾申言，人類就自身的觀點和感觸而言，乃是從他的外圍於他的『環境』所造成；那種環境，應當做自然界和社會來理解。從這裏充分澈底地產生了改造社會環境，改造『原因』，和自然而然已經會變化的『結果』（人的心理）之資產階級的革命要求。

從另一方面，法國唯物論者同樣指示過，『環境』，『境界』（就是說，人們的社會關係），就自身所有的屬性來說，乃是意見的成果。有一位法國唯物論者照這種情形而說道：

『在國民中所傳佈的真理和錯誤之總量的後果，我稱爲意見；受自己所拘束

的他的判斷，他的尊敬或侮辱，他的愛好或憎惡，他的偏向和習慣，他的缺點和充分，一言以蔽之，他的品性。這類意見也會統御世間』（蘇那爾）。

我們可以指出進化論者（孔德，斯賓塞爾等等）之半唯物論的世界觀，譬如說，對於社會現象解釋之歷史的接觸。在孔德和斯賓塞爾之歷史主義，實際上是有的，但這個是虛偽的歷史主義。照這兩位著作家的見解，社會發展由於資產階級的好心和理智的……構造而完成。有產者的資本主義社會形狀之過渡性質，他們並沒有看到。私有權，自由，個性——資產階級的精神中的一切——依本質上看來，孔德和斯賓塞就在那些基礎上費盡心力。

我們既說明了革命資產階級唯物論世界觀之一般點，便想對牠的社會根源問題與以答覆，就是說，關於那些在一定階級人們的頭腦中，必然而不可避免地產生和引起的唯物論世界觀之客觀的社會關係怎樣一問題，與以答覆。人們的生產活動，乃是唯物論的『永久基礎』。不管處於社會發展之任何階段上，人們之一定

等級，永遠應該勞動的，就是說，對自然界影響之一定的形式，爲要在自然界中割取社會生存之物質的條件（勞動工具，食品，衣著，住所等等）。

但是，即因爲人類的生產活動，就是唯物論世界觀之「永久基礎」，牠便不足資我們說明唯物論之具體形式。事實上，任何人都不認爲，相信上帝是唯物論。至於宗教同樣也從「唯物論的永久基礎」——人們的生產活動——中生長出來。很公道地說，在宗教中是有唯物論特性的要素。在宗教中唯物論的要素固定化了，就是說，把生產活動中所汲取的人們，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經驗固定化了。但是，牠是在宗教的形式中固定化了的，在那些形式中的一切本質，都應加以說明。

唯物論之著名的資產階級歷史家郎革，這樣說明唯物論的必然性：

「但是，在希臘事體就在於一般上要把視綫從奇妙的濃霧中解放出來；并從理性領域內之宗教的駁雜傳說世界和政治信念及正當見解中解放出來，而轉到宇

宙直觀方面去。這個只有在唯物論的形式中始可完成的，因為接近於自然界認識的外部對象，從前固有的『我』，是的，并這個『我』的自身，在原始人民的心念中，與肉體較有聯繫的；從前半所幻想的，所想像的東西相聯繫，一半與他們所已安置在肉體中的那個思索的心靈本質相聯繫』。

我們從嚴正的資產階級著作家的著作中舉出了這個引證，即始終是唯物論之簇新的和庸俗的解釋之雛形。外部對象永遠是『接近於自然界的認識』，然而，這個『自然界的認識』，在其存在之各別歷史時代中，要完全各樣地來說明這些認識。自然界的認識，忽以爲他（外部對象，就說是，自然界），由神的高超勢力所創造（宗教）；自然界的認識，忽把這些外部對象看做某些不須任何上帝幫助而自行存在的東西（唯物論）；自然界的認識，忽而假定，外部世界僅是人類意識的產物和『外現』（唯識論，主觀唯心論，自欺論）。郎革並沒有說明到正要說明的東西。

失却了自己生產意義的資產階級，就是說，已不再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因素的資產階級，便會脫離唯物論。譬如說，在復古時期的法國資產階級，并以後完全拋棄了過去的戰鬥唯物論的根基，且不斷地走到宗教，唯心論或簡單的折衷論的根基上去。孔德——資產階級的觀念學家——便是個傑出的折衷論者。就是說，資產階級在生產中的積極意義便是他的唯物論思維之不易的條件。

但會發生一種意見，以為資產階級在生產中之積極作用，會走到革命，而自己的觀念上表徵，也全不是唯物論，譬如說，十七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所以，要開始注目到下列的一因素，即是：階級鬥爭，沒有那個鬥爭，便沒有一個唯物論體系可以說明得了的。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唯物論世界觀之明確性和徹底性，由於當時法國尖銳的階級鬥爭來說明。

一七八九年革命前之法國僧侶，為有自己的財富對於境內的組織和聯繫得甚莫大的影響。由這些僧侶所宣傳的宗教，便首創了法國的封建制度，用一切力量

來反抗那種制度，應推於資產階級。所以，在觀念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傾注於反對宗教的鬥爭。法國資產階級便應當選擇唯物論，即是要採擇與自己階級敵人鬥爭中之最激進的觀念武器。

最後，爲要對資產階級哲學唯物論之正確理解，完全必要估計到自然科學和正確的附加科學，如機械學的影響。譬如說，孔德發揮了關於社會中平衡公律的理想，探索了從萊忽蘭捷之解說關於物體數質之實際平衡公律的古典機械學方面，是有得力的影響。

第三十二節 論無產階級之唯物論的世界觀

資產階級之唯物論的思想，不能夠把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與社會哲學的唯物論相聯繫起來。換句話說，在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體系中，自然界的哲學和社會哲學是處於彼此互相擯斥的矛盾。矛盾之暫時的調和，所得到的，或有自然界和折衷

論之「神學化」的價值，或有社會庸俗化的價值。我們在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的例子中，會考察到第一種情形。

孔德和斯賓塞爾的體系，可以用作社會庸俗化的例子。他們對於社會發展的觀點之高卓的聰明，歸根結底，就在於他們把人們的本能，需要都變為歷史之一切說明的因素，曾企圖從生物學的公律出發來說明歷史。

以少數統治被壓迫的多數之資產階級的客觀階級地位，歸結到以為科學的客觀，會抹殺自行損壞的階級主觀性。

只有無產階級能夠把自然科學之澈底的唯物論與社會科學之同樣澈底的唯物論相連結起來。只有無產階級能夠看到，在自然界和社會中之實際矛盾；并與此相適應地去配合自己之革命的和積極的活動。

同時，從這裏便有個這樣的確信，即無產階級能夠在客觀上對自然界和社會發展的省察，尤其是對後者發展的省察；其實，無產階級同樣是謀走到他可得到

的統治的那種階級。

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即同是謀走到政權的階級的地位中，是有莫大原則上的差別。

從一定的立場看來，人類的歷史可劃分為三個大時期。

第一時期。即所謂人類的原始狀態，當時生產力是依賴於地理上和生物學上的條件（氣候，地帶，海，河，山，植物，動物，人口增加，飢餓等等）而發展。

第二時期。人類的階級狀態，當時生產力是由於把大多數的人們轉變為生產工具的方法而發展（并且，在特定的時間之內，還是繼續發展）。

第三時期。人類的無階級狀態，那時在生產過程中，整個地機器化和自動我化，那時便實現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這時階級狀況，不會推翻對自然界和社會公律之客觀的認識。

無產階級便把自己帶到第三時期社會的胚胎中來，主要的在有產者資本主義社會中之自己客觀的地位。他不能夠從一切剝削的形式中解放出來，同時其他的勞動人類也不能解放的。這種普遍解除的條件，由於生產力和階級鬥爭的發展而準備了的。重要的無產階級思維的這些情況，是不受狹隘的階級利益所顛倒的那種客觀情況。

資產階級之革命的唯物論，是個體的（原子論），不澈底的和直覺的。無產階級之唯物論的世界觀，反之，是集體的，最澈底的，積極的，和掃清一切宗教的殘跡的，就是說，十分科學的。

只有上述的界說，是需要證明和解釋的。我們首先依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論據來說。譬如說，德謨克里特曾承認，只有原子和空虛的空間之存在；各原子完全孤立的和彼此不相依賴的。絕對不可分的探索，在資產階級意識看來，是非常特色的（當然，是在一般和整個來說；在特殊的說來，會有偏差的）。無疑地

，這些都反映着資產階級生存，即商品生產者彼此孤立生存之『個體主義』。不解』爲許多電子不可分說的死亡，也是受了資產階級學者毀壞的結果。原子『會瓦錯，關於原子了。但是，所指出的資產階級學者的傾向，始終便以爲電子即是最後的，不可分的，特種的『個體主義』的自欺始終是保留着的，不過把原子『深深地』更推動一點罷了。

無產階級之唯物論的世界觀，類似的自欺并不具有的。在原則上，要認識世界到盡頭，就是說，要認識到無止境，更進到已往科學所不能走到的那個限界。科學的運動是無停息的。但事體就在於，關於這個『盡頭』自身，我們並沒有什麼表象足資暢快的計算。因此，理性所認識的世界本是無窮盡的意思，是完全正確的。

原子，電子，僅是兩個階段，科學在自身的世界認識中，依那種階段而開步走的。原子，電子并非『單體』，而是一種關係，就是說；在不依賴於人類意識而

存在的認識中，僅僅產出一定相近的那些屬性的總和（很明瞭地，是客觀的屬性）。所指出的界說，只有在無產階級之集體唯物論的世界觀中，簡言之，在馬克思主義中，始完全充分地有自己的地位。

我們已曾看到了資產階級唯物論之不徹底性。馬克思主義思維的徹底性，祇因牠是正確的，而不存在任何結論前面受着限制，這是無需證明的了。這裏，在直覺和積極性上，便當自限起來。這個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唯物論思維之間分歧的中心點。

對於唯物論從前形式的批評，馬克思曾寫道：「素來唯物論之主要缺陷——包括費兒巴黑的唯物論——就在於牠觀察事物，觀察實際，觀察感覺世界，僅在客觀或直觀的形式之下；而不在具體人類活動的形式之下，不在實踐的形式之下，不看作是主觀的」。

無產階級之唯物論的世界觀，依其本性來說，是積極的和革命的。所指出的

成分，由馬克思所列為公式，便是唯一明顯而決定的。這樣我們要來一讀費爾巴黑論綱：

「唯物論的學說認為，人們本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所以，人們的變化，便是環境和教育變化的結果，却忘記了，正是人來改變環境，而教育者自己也應受過教育」。

「環境的變化和人類活動的變化之同時發生，我們只有把牠看成革命的實踐，纔能正確地理解」。

無產階級唯物論思維的積極性和革命性，畢竟是根源於他的生產活動的特性之中。機器技術，工人共同組織的勞動，都是拘束社會生活之自覺調節的可能性。

第三十三節 論宗教的觀念形態

馬克思『在黑智爾的法律哲學批評導言』中，論及宗教曾寫如下的話：「這個

宗教是被壓迫人物的呻吟，這個是冷酷世界的情調，這個是生活之無情條件的精神。牠是民衆之幸福的鴉片」。馬克思的後一句話，已雋在莫斯科的克里母城牆上面，恰恰就對着伊伯爾聖母像的禮拜堂。「宗教是民衆的鴉片」。由馬思克主義所揭破的關於宗教的真理，就是這樣。

近代關於信仰上帝的問題，被我們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界（斯澈羅洛夫，蒲列哈洛夫，布哈林，蒲格丹洛夫等等的著作）有過極好地啓發。我們還只是重複說說最實在的和最重要的部分罷了。在各種宗教中，從野蠻人的迷信起以至於最文明的人們之宗教的心念止，我們都可以看出一個共通點，就是承認在個別狀態的形式中，在個別人物的形式中，所摸擬的某些超絕的勢力，人類與那些超絕勢力的必要處於多少的依賴關係。

我們的二十世紀，乃是電氣，飛機，無綫的空中交通的世紀，這時自然科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成爲物質力量的世紀，因爲這些理論「爲羣衆所佔有」，

即是很奇怪地從事於邏輯上的駁難，來證明上帝生涯（本體論，創世說，神學，道德學）。到這時候，這些東西都是盲目和蠢笨的。然而，許多人還是完全注意到這樣的問題。何處可找到關於上帝，關於靈魂的意義呢？爲什麼人們不從當時，不從這時而突然間開始對於看不見的勢力跪求，祈禱，害怕，等等呢？什麼使這樣澎湃，並爲什麼這樣困難把牠破除呢？這裏對這類問題是必需給與答案的，因爲這些問題，都是很嚴重的，並且對於近代生活也有直接的關係的問題。

宗教的根源也和一切觀念形態一樣，首先應在人們的生產活動中去找尋。原始人類之社會生活史所啓示的關於宗教心念的端倪，便溶鑄於奴隸所有者制度和農奴制度下之完成一定形式之中去的。所以，在宗教心念的形成中，階級成分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原始制度中，生產力發展的微弱，很明瞭地，因爲原始人類對於自然界影響的微弱，便表示着人類的無援。但是，從這裏應否以爲，這個客觀的無援，就

拘束了主觀的無援感覺，感覺之依賴於不明白的勢力，以爲業已有個宗教麼？這樣推論，就是說，要把我們自己近代生活，很不明顯地插進到原始人類方面去，『無援的感覺』是個非常不一定的概念。假使實際上把宗教人類的自覺和無神論者的自覺來比較一下，那末，可說，前者比後者在上帝媒介之下，在自身力量的意義中，和對於宇宙運動影響的意義中，較自信些，那後者很客氣地要折扣技術和科學的力量；知道和相信自己對自然力之實際的影響，並沒有過分估量對宇宙有部分『領導』的可能性。

有人會反駁說，宗教的人是錯誤的。事體也就在這點，因爲他不自覺自己的錯誤，反之，却確信了自己的公明。宗教并不是由無援的感覺來決定的。

人類對自然界之生產影響的微弱，在宗教方面看來，便是消極的條件，就是說，用以說明爲什麼生長在社會關係根基上之宗教見解，會移轉到整個自然界上來的條件。所指出的宗教之移轉到自然界上的過程，是經過人們的生產活動而完

成的，就是說，蒙着對人們的勞動有種種關係的那些對象和現象而達到宗教說明。這裏就是宗教收集了自己原始人們一切勞動經驗的緣故。如：醫術（法師），打獵，捕魚。看管動，植物的生活。在猶太，慕罕穆德等等的宗教中，有的那些依食品，攝生各別工作時間，之各部分指令上充分地指出，足以證明上誠意思的正確。

從人們之一種生產活動中不能舉出什麼上帝，什麼靈魂，什麼祭祀來的。這個是非常複雜的社會過程，那個過程的具體形式，尙不會充分地研究過的。無疑地，關於上帝的心念，是從靈魂的心念而發展出來的。但是，後者的心念，怎樣和爲什麼會發生呢？在科學中存在幾個特定現象的解釋。依外觀上看來，靈魂的理想，是在原始神人同形同性心念的根基上發生出來的，當時人類不能把自己和他的外圍自然界相區別，當時他所知路的自然界動作，好像也和自己本身的動作一樣。

好些學者（依優越來說，是資產階級的學者）都假定，把原始人類的做夢，用作人類靈魂概念形式的原因。譬如說，野蠻人睡覺，並且在睡眠中也會看見他狩獵，交戰，殺戮，捕獲戰利品。醒來了，也把他所做的什麼向周圍的人細說。我們對他担保，在過去類似的情形是一些沒有的，因為他整夜都在帳幕裏俺臥着。是的，野蠻人自己也會見得，在其中所捕獲的戰利品是沒有的。我們以為這是不適當的。而各種各樣的做夢，從一代到一代是有幾千種的。這樣說關於靈魂心念的產生，也像說關於人類二重性心念的產生一樣。

在我們的觀點上看來，這個假設之根本的缺陷，就在於牠完成是人為地和唯心論上構造的。野蠻人「曾注意過了」，野蠻人「曾驚愕過了」，野蠻人「曾默想過了」，「曾解釋過了」和「曾攻擊過了」關於靈魂——二重性的思想；很靠不住地，似乎原始人類對自然界的，對自己的相像「曾驚嘆過了」和「有哲理的推究了的」。

思想是生存競爭中的武器，爲要把牠解釋，就必需找到客觀的根據。

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關於靈魂理想之客觀說明的兩種論調，用得最爲流行。

第一種論調就是，人類在自己心念中『會打碎』爲兩份：肉體和靈魂，在社會瓦解的事實影響之下，便分爲兩種階級：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靈魂的理想，是表現着剝削者之領導階級的原則，肉體的理想，是表現着被剝削者，被壓迫階級的原則。靈魂『管理』肉體，『組織』肉體，我們可說，很類似於奴隸所有者者管理和組織奴隸的勞動一樣。於是發生了一種意見，以爲觀念形態，好像社會階級生存之相當正確的抄本一樣。

第二種論調就是，關於『管理的』靈魂之心念，是在生產的直接條件影響之下，在原始人類的頭腦中產生的。譬如說，原始人類以石斧去工作。他用自己的手把牠推動。人類停止工作和斧頭放下，便是『死的』，不動。這裏，這個情形也就是關於靈魂概念形成的基礎了。於是便發生一種意見，以爲『靈魂』對肉體

的關係，同樣是人類對工具的關係。

『靈魂』解釋的兩種論調，都是安置在人類的生產活動上面，第一種是間接的，第二種是直接的。換句話說，第一種論調，首先便把階級的出現（縱然在胚胎中）與生產活動相聯結着，并且這裏業已從社會階級分野的事實中，引出靈魂的理想；第二種論調，把靈魂的理想直截地和直接地與人類的生產活動相聯結着。

不消說，在兩種論調中，也會以最嚴格的方法把其他因素的意義減少了的，如：人們之做夢，沈思，死，傷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在靈魂的理想之發生的關係上，并不起基本的和決定的作用；而是在辯證法相互影響的序程序中起從屬的作用。

我們必要辨別這兩種論調中，那種較適合於真理。對問題之這樣的提出，及與一定答覆之困難，是由於兩種情形：A。關於原始人民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之純粹事實上統計的缺乏；B。直接地證實種種科學假設之完全不可能；因為現今原

始的人們是沒有的，而加倍了。近代野蠻人之宗教意識，便是他們的社會生活異長常產期的物。在這種材料上業已不足證實關於「靈魂」的假設。即嬰孩的意識，當他還不會說話時，不能給與正確的說明；當着他已學習說話時，在我們面前又是近代文化之複雜的產物。這種材料始終是絕不適當的。

同樣，從馬克思主義方法之一般基礎上，對於我們所引出各別觀念形態之形態腦成的一定歷史的現象，我們便決定甯願放棄第一種論調，換句話說，在人們中所發生靈魂理想之主要的原因，我們認為，就是本來要受原始「社會」之生產力發展所拘束的人們階級分化。人之內部的倒置（肉體和靈魂的倒置），是在人們彼此社會對待的根基上，即統治者和服從者的根基上而完成的。從靈魂的理想中，也有與這些理想聯繫的祖先祭祀，在已發展的社會關係影響之下，便生長了基本的宗教觀念，就是說，統治靈魂之上帝的觀念和一切宗教祭祀。

任何宗教，沒有祭祀都是不可能的，那種祭祀，就在於祈禱，跪求、奉牲。

祭在祀中，便包含了宗教之最積極的部分。祭祀的出發點，是對死者的供養。

爲着什麼要做這個呢？因爲堅固了關於人們來世生活的意識，於是在死者的活着的血屬中，對於這個便應當各種各式地去實行。其實，在死者的生時，始終都會取得了家庭和種族之勞動總和生產物的自己的部分。并且在死後他同樣要食，飲，打獵等等；因爲依原始人們的見解，靈魂與活着的尋常人幾乎沒有什麼區別的（難道祇有過去是較活動的，較機巧的構造）。你若不把死者的份下交還他，便會盡力的要來拿去。

這裏還需要估計到一個重要的情形。卽關於靈魂的心念，由於社會內階級分化的開始而形成，於是公社便開始依賴於族長，侯爺。後者自己收集了剩餘生產物，有了政治政權，可以發號施令，一言以蔽之，居於統治地位了的。

自然地，族長，侯爺的死後，同樣也有所要求的。他們很可能在死前，命令公社和自己的繼承者應當掛念他們。不執行便有懲罰。侯爺的屍骸對於活侯爺的

壓迫，就是祭祀增加和發展之極端重要的來源。

然而，所有這個還不過是祭祀的端倪罷了，牠之更進一步發展，便與整個的宗教發展相聯繫起來；同樣也與社會關係相聯繫起來。我們要指出主要的成分。在生產力發展的後果中，便出現了耕稼，牧畜和手工業。外界對人類的影響，比之當他只是在現成的天然形式中採集食品的時候，是異常擴大的。同時社會組織也複雜起來了，國家便出現了。

耕稼的人民，應當着目於這類的自然力，即雨，雹，颶風，洪水和這類的現象，即歲時，太陽的和星宿的運動。游牧民族便與別種現象，尤其是，牲畜的缺乏饑餓，傳染病等等相衝突。就一切上述的現象來說，必有種種式式的鬥爭來影響。這些現象，為要影響，便必需有種種式式的理解和說明。

現在便可以對於為麼什人類把上帝安置在天上的問題給與答覆。耕稼人民之經濟上的進步，所以，一切他們的生活也就憑藉於物理的『天』，就是說，憑藉於

雨，太陽，風。耕稼的人民，若在階級分化社會的條件之下生活，則在其宗教說明中，牠便以我們所明白的方法，把物理的『天』二重化了，於是便發生第二個玄想的天。然而，後者當這個時候，在人們眼中認爲比之看得見的天更爲實際。

於是天上的上帝便極快與地下的皇帝聯絡，編綴起來。從奴隸制度的推理立場看來，這個是很充分地存在於事物秩序之中。跪求，獻牲於天上的上帝也和跪求，獻牲於地下的上帝，就是說，皇帝一樣。如奉送貢稅，爲他們而戰（『爲皇帝與祖國』）。這就是我們有權斷定說，宗教乃是從地下移轉到天上之奴隸和農奴制度的本質。（很特別地，非耕稼的民族，便把自己的上帝安置在適應於他們生活來源之另一地方；譬如說，漁夫的上帝，便是住在水中等等）。

對於宗教祭祀之莫大保守的影響，可說是階級鬥爭的成分。由於對地下皇帝聽從的標誌，來勘驗對於天上皇帝的聽從。可說，在這裏便包含了宗教之一切階級真相。譬如說，從埃及的文字中，我們會看到成千的天帝之罪人和叛逆的倉庫。

（在奉牲等等的關係上之怠慢）。在實際上，埃及皇帝與農奴和奴隸之最兇猛的階級鬥爭，是在宗教的旗幟之下實現了的。

是的，要在什麼地方會找出埃及的例子呢？我們舉俄國來說，沙皇政府與宗教分派者，聖靈否認派，稽古派和其他教派他們以殘酷的徵罰；似乎就是與「背教者」以徵罰，事實上無非是表現，由於提高自己對階級敵人——農民——進行鬥爭之地主的徵罰。只是不需要用奇異的宗教鬥爭形式來隱瞞，而一切都是很瞭然的罷了。

對於祭祀和宗教之另一保守影響，在一般上說，應當在疾病，死亡面前的畏怖中看到；並且在一般上說來，應當在原始（當然，不僅原始的）人類所絕不能與以征服的那些不幸中看到的。

承認爲死亡的畏怖在宗教上，特別是祭祀的發生中，有決絕的意義，像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伊壁鳩魯，盧克列齊，霍布士）所曾着想的，是不可以的。死

亡的畏怖，始終是主觀的成分，而不是客觀的成分；並且在宗教中。不是永遠都起過某種明顯的作用。譬如，就埃及歷史的特定部分來說，不在於說到，生活於血族制度下的古代埃及人畏悚死亡，並且在一般上，也畏悚來世生活。依考資基之著名的註解來說，當時死亡還不是睡眠的姊妹，睡眠乃是死亡的兄弟。

像我們已看到的，在歷史的綿延上，宗教見解會起過各別的社會政治的作用：經濟的，政治的以及生物學的（治療，來世生活的設備）作用。在中世紀，宗教用作掠奪者政策的工具（轉到「異端的」基督教）。在改革時期和俄國農奴制法權時代，宗教見解便轉變為與舊制度鬥爭的革命旗幟。但是，在一般和整個說來，宗教是個觀念形態，即統治階級「手中」之一種對勞動羣衆剝削和壓迫的武器。

假使拿簡單的勞動人民對宗教的關係來說，那也可說，牠是非常辯證法的。在科勃林之著名的物語『Listrigon』一書內，曾用很明顯的顏色來描寫巴爾克拉

夫漁民之宗教習慣的一種情形。當着他們要捕漁而出發於汪洋的大海中去時，那便預先很虔心地向着一定的神靈祈禱，請求他的幫助，而把牠的肖像設置在小舟上。這樣，所捕的魚也要『供奉』神靈去吃。打得一網，便有新的祈禱和供獻；但是，航海若不成功，便向着神靈訴苦。至於在『低窪地方』的偶像，是不會殘留的。

埃西克摩斯人和其他野蠻人以及半開化的民族中，不只一度可觀察到類似的情形。在困難和危險的事業（獵取龐大的野獸。交戰等等）之前，野蠻人通常都很虔心地在神像面前祈禱，供獻豐富的牲品。但是，在計畫失敗的情形之下，往往把神像破壞或無情地撕毀。

我們的時代民衆中的宗教殘餘，就是說，在農民中會朽腐和通風的。這個過程，在我們蘇聯內部走得特別快。許多教堂，在農村中一樣，都禁閉了，並轉到俱樂部下面來僧。侶們漸漸失去自己的高位。各種的原因，很簡單是沒有什麼，

即因為誰也不過問到教堂；那便表示，這類對於宗教和僧侶凌辱的舉動，盡量擴大和加深地抓住勞動大眾；那突然間使僧侶在自己可恥的手工業中『處於』完全破除迷信的地位，並且他也來歌唱着，以尊嚴的勞動去安慰自己的良心。隨後，便由音樂家而不要僧侶參加了農村中公民送葬。

不必動問地，若看到了宗教崩潰和腐敗的事實始終會把自己提醒的。宗教的芒果還有許多壞處足以招致愚昧的人們。我們根據左力士投『到真理報』（一九二四年三月）稱為『卡林洛克的奇蹟』一文引作例子來說。

『卡林洛克的奇蹟』之來歷，可簡略地歸結到下面的話來說。在波多利亞之沙林力克鄉村附近，在十字街頭上幾十年都站着十字架和金屬的基督和聖母的肖像。在南方局部內戰的時候（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偶然的砲彈竟落到十字架上面。其中有一個砲彈打壞了基督的胸部（在肖像上）。由於側面的雨，便把孔隙填滿了水。在鐵釘和錫板中，便產生了紅焰色的鏽。一次有個走過田野的農

民，發現了這一漏口，把牠當做基督的血，奔馳到鄉村中去以驚擾村夫和俗婦……「卡林洛克的奇蹟」之來歷也就發生了。於是整個地方都聚集到奇異的十字架方面來。整晝一晝夜間，便有一羣人包圍着十字架，並且這一羣人傾刻間可算出成千成萬人。傾刻間便出現了，指出以後有流寇和連梅毒者之善男，信女的「預言家」。他們都吐露了無量的咀咒，曾預言世界的沒落……並呼喊誰個有能做到的。一切人都要把真金和外國錢放在救主的足上。預先看到所設置的箱子，很快地會被民衆財帛所填滿，而夜間便祕密地來偷取去的。

在村夫的貢稅之下，懣滿了教會的倉庫和高利貸者的積穀倉；「奇蹟」的組織者和剝削者業已決定了着手建築爲人們通行之堆棧和房子，當時事體便干犯了當局，而由於大雪十字架便沈沒了的。當着看到了自己所害怕的，所有地方會遭遇野蠻的強盜，梅毒之流行性的瘟疫；當着各羣的民衆巡行了許多郡邑，不斷地踏踏了播種期；並預定了近隣の鄉村會到普遍的飢饉和貧困之時，農民自己便會把

牠搗毀了的。

這裏一點滴的事實中便找到了，還是在宗教因果培育之下的鄉村生涯之愚昧的魔鬼方面的反映。這個就是說，在鄉村中要反對宗教的偏見，便必需進行最冷酷的鬥爭。馬克思說得對：「對於民衆所幻想的幸福，即宗教的廢除，這是對於的實際幸福的要求」。

第三十四節 唯心論是宗教的親兄弟。

在那裏包含着唯心論世界觀的本質呢？就在於以宇宙的基本動因來說明，精神，意識：不是各個人的意識也不是上帝的意識，而是一般的意識，「無誰的」意識。古代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十九世紀初葉德國哲學家著名的黑智兒，都是唯心論之最顯明的代表者。譬如說，後者以最深造的確信，所謂「絕對精神」，即沒有一切肉體的純粹精神，便是自然界和社會的本質。依黑智兒的意見，所伸張

的，運動的，一言以蔽之，感覺上所攝受的物質世界，這僅僅是絕對精神之非實是最後的原在，牠的現象罷了。宇宙之實際的發展，不外是精神的思維。絕對思維會思想，這因，歸根結底來說，從那種原因出發，也必需很確切地說明一切：恆星，行星和彗星的運動，在地球上之有機體的生活和全人類的歷史。

生存於二十世紀，受過達爾文和馬克思以及一切近代科學所培育的我們，幾乎不能夠理解，這個天才的人，怎樣會進到這樣玄虛的思想，譬如說，以為地球的走動，歸根結底，會由於設置於宇宙基礎內的思想之思維來說明。但是，假使迴想到，在宗教的人們還有較玄虛的心念，在那些人眼中的上帝（也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之他們理性的親屬），有充分絕對權地處理世界，那也可說，黑智兒的確信，並非屬於不可理解的東西。

我們不難指出，宗教和唯心論之間的內部親屬關係。唯心論者的「精神」，不外是合理化的上帝罷了。其實，後者同樣所表現的，即是主宰世間之無肉體的精

神。差別僅僅這上帝精神由於神祕的和萬能的當權者來表現，那個當權者隨意地（奇妙地）能夠改變自己的創造物——土地，人們；同時，那個當權者自身與物質世界沒有一些共通點。無肉體的上帝和肉體世界之間有個鴻溝（我們主要的可看，基督教的上帝）。唯心論者的『精神』，是對這種意義中的理解，即對於牠已不是超乎世界的神祕勢力的意義之某些較接近的理解。牠與肉體世界相聯繫起來，深入於肉體世界；並消除了上帝怎樣所給與的人們自由意志的標誌。

當然，唯心論與宗教之切近的親屬關係，有自身社會的解釋。世界觀之內部理論上的雷同，便是反映着在生存中某種階級的吻合。我們看到了宗教在牠的以上帝為『主腦』的發展形式中，依其特色來說，便是資本主義制度前期之統治階級形態，就是說，奴隸所有者和封建主的觀念形態。當着宗教在牠的直接形式之中級的觀念（就是說，宗教即是這樣的宗教）在商品的關係影響之下而開始瓦解時，當着這個結局資產階級的唯物論（德謨克里特）開始發展時，封建主的宗教觀念形

態（從希臘歷史所舉出的例子），也應當發生變化。無疑地，哲學家唯心論者的柏拉圖便表現了，已失掉自己絕對統治權的封建主階級之反動的觀念形態。

有人會質問道，統治階級的宗教封建思維之被哲學唯心論思維所代替，又怎樣的發生呢？柏拉圖會申言，理想之彼岸的世界，乃是本來的真實世界。在世界上也有下凡的，就是說，尋常的物質世界，他視如幻想之感覺上所攝受的世界。這樣的見解，即不能更適應於當時封建階級的社會生活，即柏拉圖在肉體上和精神上所屬於那種階級的社會生活。封建主失掉了在社會中居統治地位的權力，就是說，失掉了在下凡世界中的權力，也因此便以柏拉圖的嘴來報告今天世界的幽幻。『社會生存決定了社會意識』。

但是，爲什麼柏拉圖不造成自己憑藉於宗教的供狀呢？爲什麼他把上帝和宗教，改裝在哲學的根基上面呢？這類事實，應當由於資產階級的影響，商品『世界』的影響和在其中生長的觀念形態的影響來說明。一階級的社會生活和觀念形

態對於社會生活的影響，所以，其他階級的觀念形態便是社會的事實。譬如說，工人階級在自己發展的晨曦中，在思維的意義上，政治鬥爭的形式來說，是處於資產階級囚禁之中。

現在我們提出，關於唯心論之社會根源的一般問題來說。唯心論與唯物論世界觀的差別，僅僅是間接地依賴於生產關係，依賴於生產。受唯心論所貫通的某種階級，並非由於自身生產活動之過分，而是由於生產活動的缺乏，所以，也可說，由於一般社會活動的缺乏。假使從社會的立場，把柏拉圖的唯心論和黑智兒的唯心論來比較一下，那就，十分明白地，社會活動的缺乏，即是在理想界中思想逃脫的原因。一個差別，就在於當時拘束柏拉圖唯心論的社會『生活』走到山下（衰落），生育黑智兒唯心論的社會『生活』已走到山頭，最少限度，也在這種傾向之下。黑智兒的唯心論，乃是在野派的德國資產階級的表徵；柏拉圖的唯心論，乃是反動的封建主的表徵。

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最初二十五年中，德國資產階級在生產關係中是虛弱的。封建主在『社會』中無區別地居了統治的地位。在德國資產階級與社會生活之這個隔離中，在牠的階級軟弱中，並也隱伏着當時黑智兒唯心論和其他德國哲學家唯心論的根源。

現在我們可以想對於屢屢所質問的，爲什麼德國資產階級有古典唯心論的體系，用作自己觀念上的表徵，而法國資產階級，有古典唯物論的體系，用作自己觀念上的表徵之問題與以答覆。第一種原因，就在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和十九世紀初年的德國之生產力發展程度之不同。第二種原因，階級矛盾之尖銳程度的不同。法國資產階級是深切革命的，德國資產階級只是在野派的，就是說，半革命的。德國資產階級即是相對軟弱的階級，所以，德國封建主即是相對有力和優越的階級，這個情形便『阻止了』德國資產階級的觀念學家，把宗教樹立在思維的基礎之上。至於資產階級關係的『效用』，便表現於，宗教採取了牠的哲學上客觀

唯心論之非常的面目。換言之，黑智兒或賽林格的「絕對精神」，這同樣是基督教的上帝，不過是合理化的上帝，就是說，轉變為世界之哲學唯對論構造的手段罷了。

不管德國古典唯心論僅是在野派資產階級所有的表徵，不管在其玄虛的形式之中，從方法論的立場看來，牠始終應置在法國資產階級古典唯物論之上的。德國唯心論者完成了辯證法，這個依考察自然界和社會之思維的革命方法的本真來說，即是唯一的過程，在那個過程中，事物和現象不會居於停滯的狀況，而陷於永遠變化和突變式的從一個形式過渡到另一形式。此外，辯證法，縱然在玄虛的形式中和不是完全澈底地發展了，在法國唯心論中祇有些微程度之主觀成分，人類積極性的成分。

以什麼來解釋這個情形，即德國唯心論與法國唯物論的比較中，會提高到思維之高級階段上面呢？照這個問題，我們在馬克思處會找到極有趣的思想。

「在哲學中我們是真正的同時人，並不是牠的歷史上的同時人。德國哲學乃是德國歷史之理想的延續」。

「你們要求，由出發點而抓住了生活之實際胚胎，但你們却忘記，德國國民生活之真正的嫩芽，從來只是在他的腦蓋骨底下生長了的」。

「殘存於日耳曼人的思想領域內之政治問題，即其他國民在事業上所已實現過的那些問題。德意志便是他們的理論上的良心」。（『黑智爾法律哲學批評的導言』）。

在前面兩種引證中，便表現了這種思想，即德國資產階級社會性的運動是向前進的，在主要的特殊客觀條件中，「在德國國民的腦蓋骨底下」，就是說，在哲學中找到了自身最充分和最明顯的表現，很類似於十九世紀的俄國「社會」進步的趨勢，在文學中找到了最明顯的表現。

馬克思的第二種引證中，是說關於當時的先進國對於德國哲學的影響，主要

的是英國和法國。德國的哲學思想是從英，法的先進社會生活中汲引了供自己精神工作的材料。

除上述的諸因素之外，德國唯心論之理論上的卓越，還要由於十九世紀初葉的科學狀況來說明，那些科學狀況，與十八世紀初葉和中葉，即當着法國唯物論已發展時的科學狀況相比較，便已造成了巨大的突變。

第三十五節 近代小資產階級——孟雪維克和社會革

命黨的觀念形態

理論上的不固定性和積極性的缺乏。很充分地足以說明小資產階級思維的實質。假使可以這樣說法，那思考之玄妙的，褊狹的懷疑論，便是理論上不固定性的裏面。

在某種情形之下，我們要說明理論上不固定性，懷疑論之社會的背景，在萬

有中對這些不正確性，無能力，進一步一看，不過是直接的，有限的。無疑地，必需在有產者的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之小商品生產者的特種地位中去找尋牠。很顯著地，這個地位，是把小有產者緊緊於今天利益上之居間的，不固定的地位。在這些東西底下堅固的「基底」是沒有的。歸根結底，這些便足以解釋主觀的上層築物就是說，觀念形態的特性。

在小有產者堅固的，固定的「基底」之缺乏，他的居間地位，便養育着他的政治上的不固定性，不正確性，便把他從客觀主義的一個極端，拋到主觀主義的另一個極端去。這個純粹是為一切有產者所特具的小資產階級的特質。

我們一來說明這個意思，批評「經濟派」（孟雪維克之精神上的生父）和恐怖主義者或社會革命黨人的列甯曾寫道：「在經濟派和現時的恐怖主義者，有一個共通的根性，這個，即是我們在前章所已說過的，那個在混沌狀態面前的向前傾」。

「經濟派和恐怖主義者，是拜倒於混沌思潮各極之前的；經濟派拜倒於『純粹工人運動』的混沌性之前，恐怖主義者便拜倒於沒有瞭解，或沒有可能在整個革命工作中與工人運動相連繫之知識分子之最熱烈蠢動的混沌性之前」（全集第五卷P.179）。

崩潰了的農民，手工業者便成爲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抓住了這個情緒，並注入於個人恐怖的政治形式中去，小有產者，工人貴族，在自己生活上有多少物質上保證的，在客觀上便依賴於資產階級，他們對於現存制度培養了『順應』的情緒，『經濟派』，孟雪維克僅僅把這些情緒在客觀的形式中加以理論化罷了，於是便表示了在革命鬥爭中的被動性。

孟雪維克根據自己虛偽唯物論的主張，很熱心地引證了馬克思的意見，以爲一切都證明了，他們在他們的一方面。工人階級的政黨——布爾塞維克——開始費着不少的努力，爲要澈底地揭破孟雪維克，指出並證明他們的機會主義，因爲

他們根本曲解馬克思的革命唯物論的學說。列甯完全正確地說，布爾塞維克和孟雪維克之爭論，即屬於『混純成分和自覺有計劃成分的比較意義的各別估量之較深刻的根源，估量的根源。這個提綱有達到這樣程度，是很有意義的，牠達到這樣程度，便啓示着現時不一致的一切實質！』因爲『對於自覺成分的作用，社會民主黨（舊時黨的名稱——著者）的作用之盡量減少，同樣表示完全不依賴於願意把這個減少與否，資產階級的觀念形態對工人影響的增加，因此對社會主義的拒絕也是完全平允的，假使著者們能夠把他們所說的話細想一下，那怕一些也不至於『把無用的兩手放在空虛的胸膛』。

馬克思列甯主義之深造而有效的革命學說，同樣與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的黨之虛偽的革命學說，沒有一些共通點。

初看來似乎社會革命黨人對於歷史進程中個人之積極干涉，對於這種干涉的革命意義等等有嚴格地解說。但事實却在於，依他們的意見，在歷史進程中，自

覺的個人的干涉是自由地，並且是外來的，爲理想而鬥爭，那些理想也許是有的。我們在一個例子上來說明這個意思。民粹派以爲前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由於人爲的，強迫的，因爲是不正確的，同樣也是不道德的。從其自己方面看來，社會歷史發展的目的，他們便提出了十全的和個人之調和發展的理想。一切人對於這種理想都不會滿意，於是便認爲是禍害的，不進步的和不道德的，有批評思考力的個人，便需要與那些鬥爭。信仰理想之知識份子批評情緒，要很迫切的在爲着壞實際的改造的成績上得到，始可說有十分充分的保證。

現在我們來考究，布爾塞維克對於同樣關於實際改造問題的接觸。假便是適當地，布爾塞維克自身便包含一種理想，這個理想就是社會主義。但是，理想在任何場合之下，絕不能看作自由精神之創造力的後果。不是的，他是矛盾的實際發展之必然的後果。

民粹派永遠不能瞭解實際生活的矛盾性。他們照例斷定說：「或者只有一個，或者只有別個，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恰恰是必然的，就是說，飯館的開張，工廠和作坊之建造等等是必然的。但是，這個資本主義的實際性是矛盾的，因為牠『會發展』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民粹派也和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一樣，是不會瞭解的。」

布爾塞維克爲社會主義的鬥爭上，曾看做並且現在要看做爲無產者，即一階級一般的和長期的利益之必然的鬥爭；巨大多數被迫的勞動人類的利益，是與那種利益相一致的。所以，不是單獨的自覺個人或這類的集團去鬥爭，而是階級和政黨去鬥爭；並且不是自由地去鬥爭，而是必然地去鬥爭。必然地並不在於這個意思，似乎誰個都要爲他們的一根毫毛去進行鬥爭，而在於受從前社會發展一切進程所拘束的內部必然性的意思。

依布爾塞維克的意見，並非信仰社會主義理想，同樣也並非準備鬥爭，而是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由這些發展所拘束的階級鬥爭，乃是社會主義之實在的保證。資產階級好意地不離開，甚至將來也不離開舞台，因為他們需要沈溺於兇的猛鬥爭。因此列甯很正確地指出：「最後，要在階級鬥爭的最尖銳的形式中，即在內戰的形式中，始會解決階級鬥爭之社會生活諸問題」。

因此，對於社會生活改造問題之物質生產的，而不是道德理想的；客觀必然的，而不是主觀自由的；階級積極的，而不是社會消極的接觸，這裏便是個原則上的路線，那個路線，便劃分出布爾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革命的馬克主義者和反動的主觀主義者；實際的唯物論者和折衷論者。

第三十六節 結論

在本章的結論中，我們對於這種方法要說幾句話，即在那種方法幫之下助會揭發各種各式觀念形態和心理之客觀基礎。社會現象依賴性的一般圖解之絕好的

公式，我們在蒲列哈洛夫的意見中會找到的：

(一) 生產力的狀況；

(二) 受生產力所拘束的經濟關係；

(三) 在特定經濟「基礎」上面所生長的社會政治制度；

(四) 一部分直接由於經濟，一部分由經濟上所生長的，由一切社會政治制

度所決定的社會人類的心理。

(五) 由這種心理屬性自身所反映的各別觀念形態。

爲要具體地說到社會關係有怎樣地拘束了特定的觀念形態，并不需指出這種圖解之不充分。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考究家是利用研究之特種方法的總和，在特定社會之顯明的階級矛盾的基礎上那些方法，會幫助陳述觀念形態與「生活」之具體的聯繫。馬克思主義者最常用的有兩個方法：A。均合法，B。比較法。我們在一個例子上來說明這些方法。這裏在我們面前拿柏拉圖的唯心論來說，怎樣（方

法)曾找到了牠的階級根源呢？由於把他的哲學基點劃分的道路(爲擁護感覺世界而否認實際性的特質，爲擁護理想世界而承認實際性的特質)，並條陳這類事實，即這些事實是適應於封建主階級社會「生活」，這就是說應用了「均合」法。然而，「均合」法依着所找尋的聯繫之必然性的問題，尙存着許多懷疑。也許牠是偶然的，就是說，最終會成爲不正確的嗎？爲要證實，便要引用比較法。把柏拉圖的唯心論和黑智兒的唯心論比較一下，我們便可發見，在社會關係中之雷同和差別；且當然地也會達到一定程度深信，依「均合」法所找尋的柏拉圖的唯心論與他的階級之社會生活的具體聯繫，在一般上是可靠的。

比較法有時，並且極尋常地起着獨立的作用。這裏我們會陳述過，復古即是拘束歷史主義理想之最重要的因素。這個從何處看到呢？從發生於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復古條件下之歷史理想的比較中看到的。從這裏我們可作結論說，復古即是重要的因素，那個因素，依其特色來說，「揭開了」在過去以爲不能夠考察到

第三編 歷史唯物論的考證即社會現象研究的方法

三三四

錯誤和誤解的成果之那些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眼睛。

第八章 歷史唯物論對於蘇維埃制度研究的應用

第三十七節 蘇維埃制度的基點

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結局，便確立了社會的新形式——蘇維埃制度，個制度，便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形式。在十月革命的實例上社會發展之那辯證法，從自己生活方面看來，是得到了其輝煌的認定。

十月革命的一天列甯在自己所講演的話中，有一句會說：「從現刻開始俄國

歷史的新篇幅並與三次俄國革命在最後的總結中，應當進到社會主義的勝利」。

蘇維埃制度的基礎怎樣，新的生產的和社會政治的關係之總和怎樣呢？十月革命，是個新制度在質量上與舊制分離的『突變』。但是一切新的關係，僅僅是在端倪的形式之中，那個形式應當會發育，堅固和擴大的，一些也不是在完成的形勢之中。

目擊得到的，蘇維埃社會之第一個特點，就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說，在社會中之政權，在其中的領導作用，是屬諸工人階級。蘇維埃便是在俄國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他的國家政權的那個形式。

像我們所知道的，最初蘇維埃，是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出現了的。從一九一七年二月，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便得到了巨大的廣佈。平行地便開始發生農民代表蘇維埃。

列甯不斷地指出過，蘇維埃即是勞動者國家政權的胚胎。我們可舉列甯的

『四月提綱』中兩段精粹的話來說：

『向羣衆解釋，工人代表蘇維埃，乃是革命政府之唯一可能的形式』，……
『不是議會制的共和國——若從工人代表蘇維埃回復到議會制的共和國，那是向後退一步，而是依國全從下到上之工人，雇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全集十四卷，第一部，P. 18）。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說，要與他的同盟者，與農民在一塊兒專政。這個聯盟，並不是工人和農民間之偶然的協商行爲；不是的，牠是工人和農民與自己的壓迫者——資本家和地主之許多年的階級鬥爭的產物。

但是很簡的事實，聯盟是深深的根據在，一定條件之下勞動者的農民，由自己的便利，可以與工人共同來推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至於在這個運動中的領導作用（領導權），便屬諸無產階級。

在蘇聯憲法中所約束的工人階級的領導權，絕不是說，在農民處被工人佔據

有什麼特權。問題應當完全是另一樣的。階級鬥爭之歷史的經驗，很透澈地證明了，能夠保持國家政權以反抗敵人進攻的，只有社會的基本階級，那個階級，在政治的關係上，很明白地知道他所希望的什麼，在鬥爭中所鍛鍊的階級。經驗同樣證明，農民在主要自己的暴躁性上，永遠不能有長久地把政權保持自己手中。

「從無產階級的立場看來，在戰爭中的領導權，是屬於誰個最努力於鬥爭的人，誰個會利用民衆一切的動機給敵人以打擊的人，誰個是言行一致，因此誰個便是批評一切半段性之德謨克拉西的理想領袖（全集，第六卷，p. 511）」。

蘇維埃社會之第二個基點，這個就是所謂無產階級之經濟上的指導最高權：國有的工業和運輸。從法學的立場看來，「最高權」由於在這些（國有化）上面所廢除的私有權和社會所有權的創立，就是說，蘇維埃國家的所有權的創立來說明。由於生產手段私有權的破壞，即是破壞了對工人階級之資本主義的剝削。

在國家工廠中的工人，並沒有得到自己勞動的全部生產物，但是剝削是；沒

有的；因爲工人的剩餘勞動，不是爲資本家的敵人階級所利用，而爲統治的工人階級和全社會所利用。

再則，從經濟的立場看來，無產階級之『指導的最高權』由於有計劃來說明。在大機器工業和運輸中之無產階級的有計劃，應當與資產階級的『有計劃』分別來說。資產階級的『有計劃』，依其本性來說，並不能有一些限度足以制勝資本主義經濟的混沌性。資產階級到底怎樣去計劃生產呢？就是，關閉虧本的企業，齎款於有利的企業，縮定價格，居奇商品，組織托拉斯，新狄嘉，同樣要在生產上攫取壟斷權和銷售一定種類的商品，如石油的壟斷，鐵的壟斷等等。然而，這樣的『計劃』，並不會廢除剝削者的商品生產者一階級；經濟混沌之商品的基礎，是保持着的；危機的必然性並不會有一些微的減少，危機雖成爲較少，因而浩劫更甚，破壞更烈。

可是，在生產中，由於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的計劃事情，到底怎樣呢？社會

主義的有計劃，是整個的按生產中實際自覺佔有的標準，使進到混沌性不斷地在根本上消滅，商品成爲生產物。假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的生產物是支配了人類，那末，社會主義制度下，恰恰相反，人們却是支配自己勞動的生產物。交換價值的法則，便爲社會主義社會生活之物質條件的生產和再生產計劃所代替。

蘇維埃的社會，還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而是達到社會主義制度之過渡，僅僅在地球上完成了六分之一。所以，我們若說生產中充分有計劃，以生產物的分配來代替商業，未免太早。但是，在蘇聯境內，始終有無產階級的『指導最高權』（大機器工業和運輸），無限量地蒙着有計劃的領導和管理，不至傾向於獲得最大的利潤，而是傾向於生產力的回復和更向前發展。在勞動機器化和合理化的基礎上的蘇聯已發展的生產力，便是我們社會主義經濟條件諸成分未來長大和堅固之主要的保證。

無產階級的『指導最高權』，這是蘇維埃社會之實際的根基。此處我們很值得

把兩種社會形式（有產者的資本主義和蘇維埃）的根基之形成的歷史過程來比較一下，可說在外貌上所表現的，資產階級僅僅在封建制度「法律的胸懷」內發展出來，在經濟上好像與封建制度成爲相「鄰接」。在事實上，封建農奴制度即樹立在「鄉村」上面的。鄉村的生產部門，在根本上完全是原始的和遲滯的技術，這就是奴農制的根基。資產階級的「根基」是在城市中，在商業中便已發展了的，不過要遵守封建的法權罷了。

本來無產階級的「根基」，不僅在資資階級「法律的」胸懷裏發展出來，並且在資產階級「經濟的」胸懷裏發展出來。無產階級沒有照資產階級樣之「自己的」生產部門。無產階級的「根基」自身，便表現着機器技術達到高度水平綫，同時不能在資產階級圍柵內擴張；並且不能在攫取資產階級政權之前，百分之百都操在他們手中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新條件。

在事實上，主要的兩個標誌（在生產中的有組織和所有剩餘生產物爲全體利

益而消費），便足說明無產階級的『根基』。這些標誌，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已發展到若何程度呢？有組織的諸成分，是在集中和積聚的形式中，由資本自身所創造了的。這是生產力發展之必然的結果。但是若有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即誰個擁護『有組織的成分』，而把『資本主義的主動者』看做遵循於價值法則之生產的商品混沌性，完全是盲目的。

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並不消除後者的內部矛盾，而僅僅把牠愈擴愈大的基礎上再發生，只要最後的歐洲大戰，便是這個最明顯的證明。

在一般上，比較了社會的各別形狀，我們便有權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的深淵和力量，是無量大於資產階級和封建主或地主之間矛盾的深淵和力量。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會看到矛盾特性中之原則上的差別。

第三十八節 『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牠的歷史必然

性。錯誤。

跟着十月革命之後，在蘇維埃國家面前，全部都在回復經濟的問題。當時列甯曾說過：『在經濟域內存着主要的困難：要實現極嚴格的和普遍的計算和監督生產物的生產和分配，提高勞動生產性，在事實上使生產的社會化』（全集，第十五卷，P.195）。

在一切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只從事於破壞的工作。現在在俄國，創造工作，便成爲他的主要任務，即創造包括着爲千萬人生產物的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關係的新的和複雜的系統。

但是，從最初自己的創造工作上看來，俄國無產階級便碰見了莫大的障礙物，很長久地阻礙他有規矩地去建設經濟，延長三年（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初）的內戰，便是這個障礙物。

很顯然的事體，在煙火底下，把影響俄國經濟的這類方法，即在別種條件之下沒有地位的那些方法，引進到事業上去。我們會看到，糧食的分割，飢餓的給

養和小生產與小商業的國有化。從農民經濟條件的立場看來，過於分割是很壞的：牠戕害了農民，小私有者達到自己的利益。但是，牠給與了很快地得到麵包的可能，若沒有那些麵包，紅軍便不能作戰的。紅軍作戰反對地主，謀交回由農夫處所強奪的土地，反對資本家，謀歸還自己工廠和作坊。

飢餓的給養是依賴貧乏的手段，由那些手段，當時便設置了蘇維埃國家。小工業，小商業的國有化，一部分是依政治上的幻想，看見城市小資產階級反革命方面對蘇維埃進攻的增大而發生的了。

但是，與上面所計算的特殊方法相併而來的，從『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內戰爭狀況所發生的，我們又看到了，某些較嚴重的其他方法。對蘇維埃制度，（即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形式）之基礎的創立，絕不是由於糧食分割，飢餓給和養小生產的國有化所能完盡的。

現時（新經濟政策時期），許多人，同樣有共產主義情緒的人們，完全曖昧和

無根據地把『軍事共產主義』時期，想像如本當的軍事的共產主義，就是說，消費的共產主義。照這個理論，會得出一個意見，以為蘇維埃政府一切經濟活動的內容，祇在於在飢餓的包圍中，在各國的封鎖中，對某種已生產的生產物之多少的均合的分配。我們必要來消除這虛偽的心念。

我們對『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省察，從蘇維埃的基點方面來說，在那個時期內，便存在有蘇維埃社會。在勝利的結局，無產階級專政便澈底地確立了的。蘇維埃政權，在最廣泛億萬俄國勞動羣衆中，獲得着聲譽和未曾有的權威。牠的權威并在國外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中，殖民地的奴隸中，一部分的歐美農民中，都成爲很宏大的。

由工，農的血所締結的，在軍事上所探險的與農民聯盟，還要開始更堅固些和牢不可破些。

『軍事共產主義』的時期內，無產階級便在自己的『指導最高權』上澈底地

強固起來。

大機器工業，大商業和銀行之國有化。運輸操在國家手裏，土地國有化。這也就是對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之實在基礎的創立。很坦白地說是不正確的，以為在『軍事共產主義』之下，並沒有提出過，和沒有解決過蘇維埃俄國生產力發展的任務。

過去很草率地改造了莫大的組織上工作，過去依無產階級之『經濟上指導最高權』的管理而創造了機關。

與『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估量相連帶的，可以聽到關於這個時期的錯誤之各別意見。

一個說，『軍事共產主義』，是連續不斷的錯誤，另一個反之，認為一些錯誤也沒有，因為『軍事共產主義』的特性，是不可避免地要從當時的狀況中產生出來。我們要來解說一下。

首先要來一個方法論上的註釋，在這個根據上來否認錯誤，即以為軍『事共

產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說，受一定原因所拘束，就表示着否認一般上的錯誤，依本質看來，就表示着站在宿命論的道路上。

我們來說『軍事共產主義』的錯誤，在糧食的事業中，在小買賣的條例等等的意義上，我們『把棒子屈折了一下』，在民衆教育的領域內，許多都是漂亮話，那些漂亮話並沒有跟着適當的事業。在一般上說，是把俄國實際改造的速度，從國際和國內狀況的一定估量中來看，從鬥爭的各階級力量相互關係的一定估量中看來，都看得太快。經驗指出了，在牠的已指出的決定性中之這種估量的錯誤。布爾塞維克黨是犯了錯誤的，即過分估量革命發展的速率，和沒有估量到站在道途上之莫大的障礙。

當時我們是說，這個錯誤不是絕對的，連續不斷的錯誤，這就是說，黨在一般和整個上對階級鬥爭所估量的是正確的，正確地預見了革命之不可避免的發展。所發生的是數量的，錯誤，而不是質量的錯誤。

第三十九節 『新經濟政策』時期

『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特點過去了，過渡時代的基點便樹立起來。這些基點，業已在另外的特殊性之下，依達到社會主義的趨勢而堅固和『長大』的。在兩個時期的比較之下，便得到了這樣的印象，即蘇維埃社會，要經過那兩個時期——『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和『新經濟政策』時期。

在『新經濟政策』上，蘇維埃國家過渡之基本原因，就是農民。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內戰的疲憊，和由於過分分割的憤懣，農民民衆便很愚昧地起了不平。一九二一年春天，克郎斯達特的暴動，便告訴了共產黨，需要迅速地改變工人與農民之經濟關係的形式。這個，在實踐上便表現了以食糧稅來代替過分的分割。

累進稅首先便表示了，農民在他的經濟中可剩下多餘的東西，這些多餘的東西，他可以自由地來處置：在家內消費，運到市場上出賣給國家，私有商人或者

最後出賣給其他農民。「嚴重和長久」地所建立之「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基本實質，就在這裏。若果是允許了農民商品交換的自由，那末，從這裏也會產生了局部的資本主義的復活，主要的是商業資本主義的復活。列甯在一九二二年聯共的大會上，依這個問題，曾指出如下的話：「當然，我們是允許資本主義的，但是，必要允許給農民的那個界限以內的資本主義」。

局部的資本主義的復活，并不受農民市場的範圍所限制。牠也和城市的生產有關係，至於城市商業自不用說的。在國有化以前之各單個小的和中等的企業而不能工作或在虧本中工作，於是便開始租借給資本家。後者經過相當時間，也進到私有企業獨立造作的地步。

除去混沌的局部資本主義的復活之外，必需一說，對於在國際範圍內階級鬥爭狀態所指使的那些資本的讓步。國際資產階級對蘇聯造成了有力的壓迫，要求償還沙皇的債務，以國有化的財產來代償。從另一方面，我們必要與國外進行買

易。蘇維埃政府不能很簡地『愚弄』資產階級或與他以『輕蔑』。當着他還不會勝利時，我們與他要從事於談判，有些因為我們要回復自己的經濟，而應當進行貿易。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很適當地進到對國際資產階級，給與他以在牢固的保證之下，在聯邦領土內決定貿易的許可，同時，要壟斷對外貿易。所以，這樣狀況，『或且迅速地對一切資產階級的勝別，或且要支付貢物』（列寧共產國際三次大會講演）。

蘇聯內部私人資本相當的地『擺動』，就表示着在特定時間之內，業已給革命的根本戰勝以直接的威嚇。牠很特別地在商業中盛開了複瓣之花。爲要證明起見，我們舉一九二三年末，關於商業狀況的一表來看。

	在批發和零售的城市商業中操作的人數。	三個月內商業的週轉，以一千金盧布為單位。
國家的……………	24,365	52,030
協作社的……………	15,154	14,325
私人的……………	13,857	67,308

上面所舉出的數字，是十分嚴重的。這些數字，就告訴私人的商業資本，不僅在數量上，甚至於在質量上優越於國家和協作社的資本。假使回想一下，小的鄉村商業，在整個90%的地方，操在私有的商人手中，那末，應說，鬥爭會先碰着十分困難。

現在我們要考察「新經濟政策的功績」之另一方面，即從我們的立場看來的積極方面。在『新經濟政策』之下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是堅固了呢，抑是剝弱呢？一切人都會回答說，是堅固了的。英國，意大利，斯坦的納維安等國

家，承認我們爲『合法』的事實，便可作蘇維埃制度強固之較好的證明。

蘇維埃俄國的生產力，造成了向前走一大步，這裏舉些數字便足以證明。

	1920—21 的經營年	1921—22 的經營年	1922—23 的經營年
批發的生產物（依戰前價格—— 一以百萬盧布爲單位）：			
農業經濟……………	—	3500	4500
工業……………	—	1400	1900
純粹的生產物（依戰前價格——以 百萬盧布爲單位）：			
農業經濟……………	—	3200	4200
工業……………	—	520	700

鐵道幹綫的載量（依一晝夜平均的車輛）	10942	9740	11822
境內全部流通貨量的價值（每年平均以百萬戰前盧布爲單位）	55,7	59,6	1200
產業工人工資之平均水平綫（每月所販賣的盧布）	3,02	696	11,53
勞動生產率（與1913年的百分比）	29,7	51,0	59,9

業已在表上很敏銳的，看便可指出，在『新經濟政策』之年（1921—1923）所完成的境內生產力發展之一定的序幕。假使拿一九二三年的生產物與戰前的關係來說，那末，我們便得出如下的結論：工業已恢復到戰前水平綫的35—40%，農業經濟已恢復到戰前水平綫的75%。工業恢復的速度，無比地快於農業經濟的速度。這樣，在一九二〇年工業，只給與了戰前標準之20%。

所以，在任兩年中生產物都增加兩倍。在這個時間內，農業經濟的生產物，便提高了10—15%。假使生產力的增長進到這樣的速度，那末，不必經過3—4年，蘇聯的經濟，便可走到戰前的水平綫；并且以同樣的速度前進。

我們必需指出，在蘇聯勞動機械化和合理化的領域內之很大的成績。勞動科學化，開始深入於最廣大的工人羣衆；并造成自己改良生產，完成他的方法之宏大的事業。境內的電氣化，便獲得愈發重大的實踐意義。在數量上越發張大的電棧，便推動了俄國農民最矇昧的眼睛。在我們出版物中的篇幅上，極常可以遇見這樣的記載，即在不甚大的電棧建造事業中之單一地方的工人，會直接表現着克己的和勞動緊張的奇事。

從社會經濟的立場，我們觀察到了蘇聯的生產界，便應指出「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很大成績。蘇維埃社會的「基點」——我們生產之自覺的計劃——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已實現了的，要定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只有在另外的形式之中。

我們要比較詳細一些來考究這個問題。當然，生產之有計劃，可說是「指導的最高權」；大機器工業和運輸。在一千六百萬的小農經濟關係上，問題當另外的提出；此處關於生產之有計劃，還是談不到的。

怎樣進行大工業的計劃，此處怎樣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條件的諸成分？

組織在國家政權中的無產階級，盡一切力量操縱自己勞動生產物的運動。暫時虧本的企業，若我們經濟的一般系統中是需要的，便不該停閉，要採取一切辦法，爲要把牠安置在應當的高位上。企業不是從牠的獲利的立場去補助，而是從生產力發展的立場去補助的。對私人資本提出一個界限，使牠不能夠越過那個界限的。

工業管理新方式之一切總和，就在於在蘇聯領土內的經濟危機，在很快的時間內越出於讓與的領域。在現時（一九二四年初）還不能說，在我們這裏將不會有一度的產業危機。這樣的申言，便是冒險的和很少根據的；因爲工業管理的機

關，還是太弱，在境內的破壞性還是太大，以及對農民經濟調節影響的薄弱；爲要得到保證，就在於使我們經濟不至危機。然而，在國有化生產界中之生產關係的傾向中，要歸結到這樣，即使勞動生產物對生產者的支配要告結束。

當然，在蘇聯經濟中，對工業危機的克服，還不是說，將沒有什麼崎嶇和拗執。依整個經濟各別部分之簡單的原因，國際範圍內之復什的結果，這樣的情形會有的，這很簡地主要的也是對經濟預見的不充分。

我們要做個簡略的總結，從生產力發展的立場看來，造成蘇維埃經濟條件本質的諸原則，自身便證明了是有生氣的。換句話說，「軍事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兩時期的經驗，指示了和證明了蘇維埃的經濟條件並不是生產力的桎梏，而是生產力發展的進步形式。這個在社會主義方面，對於整個社會發展是主要的和基本的。

若以「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工農聯盟來說，到底又怎樣呢？當「軍事共產主

義」時期，那些暴動是部分的，完全停止了。流氓主義，這個是已退化的富農和社會革命黨與蘇維埃國家鬥爭的一形式，已消失了自己的來源。政治上農民在蘇維埃的戰旗底下完全是鎮靖了的。所剩下的只有一個嚴重的經濟上的「但是」。這個「但是」即所謂「剪刀危機」。

「剪刀危機」的現象，就是說，在城市和農村生產的生產物的價格與已建立的平時相互關係中比較，有嚴格的分歧，這是盡人明白的。在「剪刀危機」的基本表現中，是依賴於我們的農業經濟，在破壞的戰爭七年之後，比之工業，運輸，大商業，財政，更爲容易和迅速整頓的。「城市」恢復到35—50%「農村」恢復到75%，於是便發生了很大不相契合。

大工業的恢復，在事實上便表示着，與牠的技術改作并行不背。由於城市生產物價格重擔，便隱伏着後者的情形。到以後的時候（一九二四年初），確定的貨幣單位之缺乏，國家工業和農業經濟之間商業聯繫的不完備，便極端地加劇了

危機。『剪刀危機』便盡量地愈益發動起來。譬如，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月中，工業生產物的價格，幾乎高過農業經濟生產物的價格至三倍半。

蘇維埃政府曾阻止了這種恐慌。過去曾申言，『十字的進攻』以反抗『剪刀危機』。結局很快地便說：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月中『剪刀危機』的溶解物，便由141%的數字表現出來。這就是說，假使農業經濟生產物的價格為100那末，城市生產物的價格要給與141%。於是便發生了巨大的降低。從三倍半降至一倍半。

但是，同樣應當承認，私有商人，在鄉村中利用了自己壟斷的地位，幾乎在從前的水平綫上保持城市生產物的價格。會長久麼？大家想想一下，是不會長久的。事情與死點接近，也會向前進的。確定貨幣單位的進行，在鄉村中國家和協作社小商店密網的擴張，對私人資本以得力的進攻，便使『剪刀危機』引到，受城市生產力恢復需要所拘束之必要的最小限度。工人與農民的結合，便開始在強固的經濟基礎上面，并保證蘇維埃『制度』擴張為社會主義的過程。

第四十節 論蘇維埃國家

我們已考究了『軍事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即那些稱爲走到蘇維埃社會過渡時代和關係的時期，從資本主義走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不能說『新經濟政策』是最後一時期，跟着那個時期，社會主義便會到來。我們一回憶列寧的話，我還在『軍事共產主義』開始時曾說：『走到社會主義，還有多少的過渡階段（時——期是照我們的術語學說的。——著者）我不知道并且也不能知道。這個是依靠於，在現有範圍內，歐洲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以及牠與一切敵人走出社會發展之荆棘道途容易，迅速或緩慢與以證驗』。

有一個事體是無疑地，假使我們以蘇聯生產力恢復和後此發展的基本任務來證驗，那在我們境內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有充分保證的。在這個過程中蘇維埃國家也起莫大的作用。

當然，蘇維埃國家乃是工人階級的政治政權，或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權，要壓迫誰呢？這裏農民是不至涉及的，因為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農民并不受工人階級的壓迫。蘇維埃政權，要壓迫那些不肯拋棄在俄國回復自己特權地位之期望的從前剝削者。『以毒攻毒』。蘇維埃政權的尖端，是傾向於反對那些『不經洗滌，而又熨光』企圖傾覆蘇維埃制度之新經濟政策下的資產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

公開的和直截的承認這個事實，即我們這裏的無產階級專政，有時甚至會引起有蘇維埃情緒的人們間發生誤解。好些人都這樣着想，以為若是專政，就是說，沒有什麼德謨克拉西，武裝的少數人方面的暴力，再多沒有的。這是個蠢笨的誤解。

首先我們必需說，一般的德謨克拉西，是沒有的。有的是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和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在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形式底下便掩庇着資本

之最真實的專政。在這點上，我們堅決地相信一切資產階級國家內，近代階級鬥爭的經驗。

當着被剝削階級的壓抑，使資產階級制度成爲危險時，資產階級也『會允許』社會的被剝削各階級達到政權。但是若以爲『允許』，即我們所說，工人參加到資產階級的國會，城市自治等等，依實質看來，會表示資產階級專政的變化，那便是很大的誤謬。最後還是繼續着壓迫者的少數的統治。

就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或具體地說，以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來說，事體完全另一樣。此處無產階級專政，傾向自己的尖端以反對地主和城市及農村的資產階級，保證工，農（中農和貧農）羣衆最廣泛的和最確實的德謨克拉西，就是說，由自己手中，建造自己生活和自己確實利益之充分自動性和可能性。在蘇聯之德謨克拉西和無產階級專政，彼此并不互相矛盾的。

在蘇維埃中，從下到上都坐着工人和農民，并建立生活的新形式。完全很容

易地指明，農民參加於蘇維埃國家管理的性質，完全不像我們所說，工人參加於資產階級國家的『管理』那樣。工人在資產階級國會中，進行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與敵人的讓步絕緣；全部要準備把牠推翻。農民在蘇維埃中，並不進行這樣反對工人的階級鬥爭，他們由於顧到自己的需要與工人協商。當然，這種現象，不是由於工人或農民之『愛好和平』來解釋，而由於這個事實，即社會主義，并不與在這樣的意義上說，即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之農民的經濟條件相矛盾，正確些說，社會主義并不與牠的敵對的，牠的分解的力量，破產的農民之農民的經濟條件相矛盾這一事實來解釋。

因此，在蘇聯新憲法中很正確地指出，蘇維埃國家是工，農的社會主義國家。農民（中農和貧農）和工人同是蘇維埃境內真正的主人翁。

但是，爲什麼當時不能說，蘇聯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呢？在大學的教室中常常會聽到這樣的問題。

當時若說「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那此刻便應提出一個問題：「對誰專政呢」？答案是：「對資產階級專政」。這裏不也發現了，在現時，就是說，在社會之社會主義改造的條件下，工農專政的口號之不能成立。

由自己不固定性的結果，農民不能實現對資產階級的專政。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動搖。在那裏有動搖，這裏便沒有專政。

當然，農民的不固定性，是受着他的經濟生活，小商品生產者的和暴燥與無組織的小私有財產者的生活所拘束。

只有無產階級能夠實現對資產階級的專政。這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基石。但是，從這裏絕不是說，農民是要由無產階級拉住「繃索上」，推動到社會主義之革命的同路人。

列甯不遲疑地教訓了我們說，農民之社會本性是兩重的，誰不理解這個，那一些也不能理解社會主義，一些也不理會在蘇聯領導社會主義建設。

我們舉一些最顯的引證來。『社會主義是消滅各階級。爲要消滅各階級，第一，必需推翻地主和資本家。這是我們已履行的任務之一部分，但是，這不過是一部，也并不是最困難的一部分。爲要消滅各階級，第二，必需消滅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畛界，製造全體工作者。這個不能一下子製造的。這個是無比地更困難的任務，并且主要的是長期的必要的任務』。

『爲要解決第二個，更困難部分的任務（就是說，『製造全體工作者』——著者），對資產階級勝利的無產階級，應當不屈撓地依照對農民的關係進行自己政策之下列的基本路線：無產階級應當把勞動者的農民與私有者的農民，把工作者的農民與小販的農民，把辛苦者的農民與投機家的農民分開，隔絕。社會主義之一切精髓，就在這個隔絕之中』。

『此地，所指出的隔絕，是非常困難的，因爲在活潑的生活中，『農民』之一切屬性，好像他們都沒有什麼差別的，好像沒有什麼矛盾的，混爲整個兒的』。

把辛苦者的農民與私有者的農民隔絕。這就是說，第一，以正確的政策引誘農民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第二，引率農民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河床上去（經過協作社等等）；第三，以巧妙的鬥爭，來克服農民那些會將他拖到資本主義方面的傾向。蘇聯的經驗證明，所有這個都是可能的并充分實現了的。所以，歷史的事實確定着這個思想，即農民是比同路人要多些什麼的東西。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活躍地參加於照新的，照社會主義的之社會關係的改造。

在上述的一切事實和想像的根據上，我們有權做出這樣的結論說，蘇維埃國家的生活，是德謨克拉西的（依這個字的廣義來說），蘇維埃國家就自身發展的邏輯來說，是引導蘇聯進到無產階級的社會。

第三編 歷史唯物論的考證即社會現象研究的方法

歷史唯物論入門

全一冊：實價一元



著者 畢譎列夫斯基
譯者 嚴靈峯

總發行所 上海海寧路傅斯里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電話：四二九四〇
新生命書局

印刷者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希美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1000

1000

1000